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

中国海军抗战

李 鑫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海军抗战/李鑫著.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5. 7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ISBN 978-7-5162-0934-9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海军—抗日战争—军
事史—中国—青少年读物 IV. ①E296. 6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0330 号

历史不能忘记系列

张量 主编

图书出品人: 刘海涛

出版统筹: 赵卜慧

责任编辑: 吕发成 胡百涛

书名/中国海军抗战

作者/李鑫 著

出版·发行/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63055259 (总编室) 63057714 (发行部)

传真/63056975 63056983

<http://www.npcpub.com>

E-mail: mzfz@npcpub.com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32 开 880 毫米×1230 毫米

印张/6 字数/118 千字

版本/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书号/ISBN 978-7-5162-0934-9

定价/18.00 元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修订版序



中国出版集团旗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修订再版“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我感到非常高兴。当年我参加组织编写了这套丛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杨成武同志为第一版作序后，由我为再版作序。虽然水平有限，然出版社坚持，也只好尽力而为了。

1993年以后，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开始猖獗，日本政局也开始出现右倾化的动向，不时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否定南京大屠杀，为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企图推卸战争责任的闹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要让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牢记这段历史，尤其要让青少年从小就了解、记住这段历史。在我国国内，虽然抗日战争方面的图书资料很多，却难见一套比较系统地对青少年进行抗日战争方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的丛书。1998年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编辑赵卜慧等同志策划了“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受出版社邀请，我组织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研

究》杂志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张海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理事周忠信，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明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主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研究员张量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细菌学专家郭成周以及对抗战史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精心编写了这套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大量的史料和图片，有些是首次公之于众的，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南京大屠杀、日军细菌部队罪行等；讴歌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如八一三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该丛书第一版推出12本，于1999年9月出版。丛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当年就名列共青团中央“中国新世纪读书计划第7期新书推荐榜”，并被列为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图书馆必备书目，荣获第9届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习优秀课外读物三等奖。

近几年，日本政府在右倾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尤其是安倍上台以后，不但矢口否认历史，而且否认对侵略历史表示歉意的“村山谈话”，挑起诸多事端，解禁集体自卫权，对外出售武器，动摇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根基，加快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引起世界各国尤其是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的亚洲邻国的高度警惕。

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2014年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以法律的形式，将每年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4年4月10日，又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国将在纪念日举行空前盛大的阅兵活动，向世界宣示中国维持战后世界秩序的坚定决心。

在此之际，修订再版“历史不能忘记”系列丛书，充分体现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担当意识和责任精神。丛书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挖掘和整理最新史学研究成果和文献资料，由初版12册增加到22册，内容更加丰富，事实更加清晰，范围更加广阔，尤其是把儿童抗战、文化抗战、台湾抗战、空军抗战、海军抗战等鲜为人知的抗战史料呈现在读者面前。不难看出策划者把这套丛书作为精品工程精心来打造的良苦用心。

2014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

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彻底胜利，一雪百年屈辱历史，它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是每一位中华儿女共同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美丽中国梦的实现，许多道理需要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人民会铭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人欺负”的教训，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发奋图强，努力学习和工作，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日益繁荣富强，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央档案馆原馆长

中国档案学会原理事长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原副秘书长

王明哲
2015年5月

► 第一版序



抗日战争，这是个历史性和现实性都很强的话题。

说它具有很强的历史性，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爆发距今毕竟已有 62 年。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日两国正面向未来，致力于建设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至于有关反映抗日战争的文章和书籍，60 多年来则更是难计其数。

说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则是由于：其一，抗日战争毕竟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历次侵华战争中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最坚决并最终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场战争。这场惨绝人寰的侵略战争造成了 3500 万中国人的伤亡，造成了 1000 亿美元的直接财产损失，使千百万中国人流离失所。这么一场空前的民族大灾难，无论如何不应该也无法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其二，抗日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它给我们留下许多血的教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尽管有一时的强弱之别，然而玩火者必自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就会受人欺辱，只有

国家富足强盛，才能人民安居乐业……所有这些，都将犹如警钟长鸣，时时警示着世人。其三，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华儿女在这场民族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浴血奋战、不怕牺牲的抗战精神，作为一种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无论时间再久远，都将永久地熠熠生辉、光芒四射。在和平的年代里，在社会经济建设中，我们仍然需要弘扬这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其四，随着时间的推移，抗日战争渐渐成为历史，年青的一代只能从历史书籍、从教科书中去了解这场战争的真相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日本，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时地挑起事端，他们或在教科书问题上大做文章，或在日军侵华事实上黑白颠倒，企图篡改历史，误导后人。历史霎时间似乎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为此，要不要把这场战争的本来面貌告诉世人特别是年青的一代，显然成了摆在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有鉴于此，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约请了长期从事抗日战争问题研究、占有大量客观资料的专家学者，历时数载，撰写了这套“历史不能忘记”丛书。丛书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严格尊重史实，凭借事实说话，分《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会战》《平型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南京大屠杀》《百团大战》《日军细菌战》《中国空军抗战》《中国海军抗战》《中国抗日远征军》

《抗日英烈民族魂》《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纪实》《国际友人与抗日战争》《华北抗日》《华东抗日》《华南抗日》《抗战中的延安》共19个分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客观地披露和介绍了抗日战争的爆发背景以及发动经过、侵华日军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军民抗击侵略者的著名战役、献身于抗战的民族英烈等。其中，一些材料和观点尚属首次公开发表。

日本的一位首相曾经说过：“我们无论怎样健忘，也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可以学习历史，但不能改变历史。”作为一种民族灾难，抗日战争过后的今天，无论是挑起这场战争的加害国还是遭受侵略的被害国，惟有正视史实，以史为鉴，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防止悲剧再度发生。而再现历史真相又是问题的逻辑前提。我想，这恐怕正是撰写和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所在吧。

作为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者，我愿意把这套丛书推荐给需要了解和应当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们。

杨成武

1999年4月4日

▶ 目 录



修订版序 / 001

第一版序 / 001

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 / 001

 中国海军的建立 / 001

 中国海军的序列建制 / 004

 中国海军的整军备战 / 009

 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 / 016

日本海军的作战实力 / 021

 日本海军的发展壮大 / 021

 日本全面侵华前的海军实力 / 024

 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方针 / 028

中国海军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031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的中国海军 / 031

 社会对中国海军的谴责与国民政府内部的弹劾 / 034

封锁长江作战 / 041

 封锁长江作战决定 / 041

 黄浚泄密案 / 044

 江阴封江 / 047

参加淞沪会战 / 052

建立黄浦江阻塞线 / 052

鱼雷艇奇袭“出云”号 / 054

江阴抗战 / 060

第一阶段的战斗 / 060

第二阶段的战斗 / 069

马当、湖口要塞防御战 / 076

中国海军部队的调整与部署 / 076

马当要塞防御战 / 080

湖口要塞防御战 / 085

田家镇、葛店要塞防守战 / 088

田家镇要塞防守战 / 088

葛店要塞防守战 / 093

中山舰喋血金口 / 097

中山号战舰的光辉历程 / 097

中山舰喋血金口 / 099

荆湘与川江防守战 / 105

荆宣布防作战 / 105

湘北防守战 / 108

川江防卫战 / 111

布雷游击战 / 114

布雷游击战部队的组建 / 114

布雷游击战战绩 / 117

布雷作战行动 / 123

第三、第四舰队作战行动 / 132

第三舰队沉船封锁胶州湾 / 132

浙东防御战与赣江布雷战 /	134
第四舰队作战行动 /	136
闽厦防御作战 /	143
防御战准备 /	143
厦门防御战 /	144
闽江口防御战 /	148
中国海军受降 /	152
投降前夕的日本海军 /	152
接受日本海军投降 /	154
收复台湾、澎湖列岛 /	161
收复南海诸岛 /	165
中国海军抗战评析 /	172

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

◎ 中国海军的建立

中国很早就建立了水师，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18 世纪下半期以来，西方列强凭借着“船坚炮利”的有利条件多次从海上打开中国的大门，大清王朝的帆桨舰船在西方列强的铁甲舰船面前不堪一击，陆上部署的大炮面对西方列强的铁甲舰船也无能为力，列强的舰船可以沿着中国漫长的海岸线耀武扬威，这促使当时的中国有识之士萌发了建立近代海军的思想。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力主改造大清水师，建立新式海军；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也强调要建立强大的新式海军。在这批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和实践下，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一支拥有大小舰船 100 余艘的近代化海军，形成了北洋、南洋、广东、福建四支舰队。

1884 年，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海军舰艇十一艘被击沉，官兵 700 多人殉国。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北洋海军惨败，新式舰艇几乎损失殆尽，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1896 年，清政府下令重建北洋海军，经过数年努力，至 1899 年，重建后的北洋舰队初具规模，列装了一些新式舰船，但在西方列强的舰队面前还是显得十分弱小。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北洋舰队停泊在大沽口的四艘驱逐舰被掠走，近代海军的建设再度经历波折，本来不多的舰船变得更少了。1905年，清政府下令将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合并，统一南北洋海军，计划再次加强海军建设。1909年，清政府任命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把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统一改编，分设为远洋和长江两个舰队，由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沈寿堃任长江舰队统领，萨镇冰任海军总司令，统一海军的指挥体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海军的远洋和长江两个舰队的官兵大都同情革命，11月15日，清政府海军在九江宣布易帜，响应革命。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设海军部，任命黄钟瑛为海军总长，汤芎铭为次长，中华民国海军宣布成立，并开始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不久，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成果，并改组了南京临时政府，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将原海军巡洋舰队、长江舰队与从国外刚刚购买回国的军舰编设为三个舰队，即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共编有舰艇四十余艘，总排水量约4万余吨。在此期间，南京政府对清朝海军学堂进行调整：将江南水师学堂改为南京海军军官学校；福州船政学堂分编为制造学校和马尾海军学校；烟台海军学堂、广东水师学堂分别改为烟台海军学校、广东海军学校；改水师练营为海军练营；将江南船坞、大沽船坞、福州船政局收归海军部管辖。1914年12月，将海军警卫队改为陆战队（营）。1915年，将接收的吴淞商船学校与南京海军军官学校合并，改名为吴淞海军军官学校。设立新式海军学校，推行近代海军教育。袁世凯称帝闹剧结束后，海军先后参加了护法战争、直皖战争和直奉战争等军阀混战，有时也成了军阀混战的筹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宣布易帜，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中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军政部下设立海军署，任命陈绍宽为署长，下设总务处和军衡司、军务司、舰械司、教育司、海政司等五司，国民政府开始组建新的海军。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海军署扩建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海军部，任命杨树庄为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为政务次长，陈季良为常务次长，海军部下设总务厅及军衡司、军务司、舰政司、军械司、海政司、军学司等六司，名义上下辖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第三舰队、第四舰队、练习舰队、鱼雷游击队、海岸巡防队、测量队等海军军事力量。

1932年，杨树庄因与蒋介石在发展海军问题上产生矛盾辞去海军部部长一职，陈绍宽升任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福建闽侯人，毕业于江南水师学堂，历任江亨号战舰副长、肇和号战舰大副、湖鹰号快艇艇长等职。1914年，调任海军总司令部任少校副官、肇和号战舰代理舰长、海容号战舰代理舰长。1916年至1918年，在英、法、意等国考察，先后三次参加英



▲ 抗战时期的海军部部长陈绍宽

国海军对敌作战，获特别劳绩勋章和欧战纪念章。1918年至1920年，任国民政府驻英海军武官。1920年起，任通济号战舰舰长、应瑞号战舰舰长。1926年，任北京政府海军第二舰队司令。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海军署署长。1932年，任海军部部长，领海军上将军衔。

◎ 中国海军的序列建制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9年7月，清政府将海军部队进行重新整编，编设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统由海军衙门指挥调遣，统一指挥权。除此之外，沿海各省还编有地方海军舰队，广东海军拥有七艘炮艇、四艘运输舰、一艘练习舰、十一艘鱼雷艇，苏浙舰队拥有八艘炮舰、十一艘鱼雷艇、一艘练习舰、四艘运输船、四十八艘巡缉兵船，福建舰队拥有三艘运输船、三艘巡缉兵船。

巡洋舰队主要职责是进行外海警戒，编有海圻号、海容号、海筹号、海琛号四艘巡洋舰，通济号训练舰，飞鹰号驱逐舰，保民号运输舰，辰字号、宿字号、列字号、张字号、湖鹏号、湖隼号、湖鄂号、湖鹰号八艘鱼雷艇，总排水量18144吨，舰炮总计186门，鱼雷发射管35具，总兵力2097人。

海圻号巡洋舰是清政府从英国购买的，舰长129.3米，舰宽14.2米，吃水6.1米，排水量4300吨，主机推进功率17000马力，航速24节，舰员476人；舰载武器装备有2门203毫米口径主炮，10门119毫米口径副炮，12门47毫米口径副炮，4门37毫米口径机关炮，鱼雷发射管5具。

海容号、海筹号和海琛号三艘巡洋舰是清政府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造的，各舰舰长95.77米，舰宽12.4米，吃水5.79米，排水量2950吨，主机推进功率7500马力，航速19.5节，舰员263名；舰载武器装备有3门150毫米口径克鲁伯式主炮，8门105毫米口径克鲁伯炮，2门60毫米口径克鲁伯炮，4门37毫米口径哈乞开斯速射炮，5挺8毫米口径马克沁机关枪和1具鱼雷发射管。

通济号战舰为福州船政局于 1894 年开工建造、1896 年竣工的训练舰，舰长 84.33 米，舰宽 11.37 米，舰艏吃水 4.67 米，舰艉吃水 5.33 米，主帆面积 48.88 平方米，风帆面积 977.68 平方米，排水量 1900 吨，煤舱容量为 200 吨，功率虚数 400 马力、实数 1600 马力，标准航速 9 节、最大航速 11.25 节，舰上编制 250 人；舰载武器装备为阿姆斯特朗 6 吋 40 倍口径速射炮 1 门，120 毫米口径克虏伯速射炮 5 门，57 毫米口径哈乞开斯速射炮 7 门，37 毫米口径哈乞开斯速射炮 8 门。

飞鹰号战舰是清政府从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购买的、1895 年竣工的驱逐舰，舰长 79 米，舰宽 8.69 米，吃水 4.15 米，排水量 850 吨，功率 5500 马力，载煤量为 170 吨，航速 22 节；舰载武器装备为 104 毫米口径速射炮 2 门，鱼雷发射管 3 具，可载舰员 145 人。

保民号运输舰由江南制造局制造，1885 年建成下水，舰长 75.1 米，舰宽 18 米，吃水 4.7 米，排水量 1477 吨，功率虚数 475 马力、实数 1900 马力，煤舱容量为 240 吨，标准航速 8 节、最大航速 13 节，舰船编制 280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150 毫米口径克虏伯炮 2 门，120 毫米口径克虏伯速射炮 6 门，37 毫米口径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4 门。

辰字号、宿字号鱼雷艇为德国建造，各舰舰长 48 米，舰宽 5.7 米，吃水 2.3 米，排水量 90 吨，功率 700 马力，航速 18 节，载员 28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37 毫米口径炮 2 门，18 寸鱼雷发射管 3 具。列字号、张字号鱼雷艇由德国建造，各舰舰长 43 米，舰宽 15 米，吃水 2.7 米，排水量 62 吨，功率 600 马力，航速 16 节，载员 30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马克沁机枪 6 挺，18 寸鱼雷发射管 3 具。

湖鹏号、湖隼号、湖鄂号、湖鹰号鱼雷艇是由日本制造

的，各舰舰长 41.18 米，舰宽 4.73 米，吃水 2.29 米，排水量 97 吨，载煤 28 吨，淡水 4.5 吨，功率 1200 马力，最大航速 23 节，载员 34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47 毫米口径速射炮 2 门（或 47 毫米/37 毫米口径速射炮各 1 门），18 英寸鱼雷发射管 3 具。

长江舰队的职责为长江防务，编有镜清号巡洋舰，南琛号、登瀛洲号运输舰，建安号、建威号驱逐舰，江元号、江亨号、江利号、江贞号浅水炮舰，楚有号、楚泰号、楚同号、楚谦号、楚观号、楚豫号、策电号、甘泉号炮舰，总排水量 14425 吨，舰炮总数 140 门，鱼雷发射管 2 具，总兵力 1542 人。

镜清号巡洋舰为福建船政局制造，1885 年 12 月下水，舰长 88.6 米，舰宽 12 米，舱深 8.4 米，吃水 6.1 米，排水量 2200 吨，功率虚数 600 匹马力、实数 2400 匹马力，煤舱容量为 400 吨，标准航速 10 节、最大航速 15 节，可载舰员 213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150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3 门，120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7 门，37 毫米口径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6 门，鱼雷发射管 2 具。

建安号、建威号驱逐舰为福州船政局制造，1899 年 1 月与 1900 年 3 月下水，各舰舰长 86 米，舰宽 8.83 米，吃水 4.5 米，排水量 850 吨，功率 6500 马力，航速 23 节；舰载武器装备有 100 毫米口径主炮 1 门，65 毫米口径火炮 7 门，37 毫米口径炮 6 门，鱼雷发射管 2 具。

江元号、江亨号、江利号、江贞号浅水炮舰是 1907 年到 1909 年清政府从日本川崎船厂购买的，各舰舰长 60 米，舰宽 9.3 米，吃水 2.3 米，排水量 550 吨，载煤量 113 吨，载淡水 15 吨，功率虚数 455 匹马力、实数 950 匹马力，标准航速 10 节、最大航速 13 节，舰上编制 85 人；舰载主要武器装备有 120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1 门，75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1 门，47 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 4 门，马克沁机枪 4 门。

登瀛洲号运输舰 1876 年由福州船政局建造，舰长 68 米，宽 11.2 米，舱深 5.5 米，吃水 4.3 米，排水量 1258 吨，功率 500 马力，航速 10 节，舰船编制 158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1 门 160 毫米口径 70 磅威斯窝斯六角膛炮，副炮 6 门 120 毫米口径法华式后膛炮。

南琛号运输舰由德国制造，1884 年下水，舰长 93.3 米，舰宽 12 米，吃水 5.7 米，排水量 1905 吨，功率 2800 马力，载煤 500 吨，标准航速 10 节、最大航速 13 节，舰上编制 184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203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4 门，120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4 门，37 毫米哈乞开斯 5 管机关炮 2 门、4 管神机炮 4 门，格林炮 1 门。

楚有号、楚泰号、楚同号、楚谦号、楚观号、楚豫号炮舰由日本制造，1906 年、1907 年下水，各舰排水量 752 吨，功率 1350 马力，最大航速 13 节，舰上编制 85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120 毫米口径阿姆斯特朗炮 2 门，6 毫米口径马克沁机枪 2 挺。

策电号炮舰由英国制造，1876 年下水，排水量 319 吨，功率 310 马力，航速 9.5 节，乘员 61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280 毫米口径 26.5 吨主炮。

甘泉号炮舰由江南制造局制造，1908 年下水，排水量 305 吨，功率 300 马力，航速 7.9 节，编制 38 人；舰载武器装备有 1 门 120 毫米口径炮，4 挺机枪。

辛亥革命后，海军部队改旗易帜，国民政府继承了清政府海军的老旧舰艇，在基础弱、底子薄的基础上着手建设发展自己的海军力量。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将中国沿海划分为三大区域，鸭绿江口到烟台为北区，司令部设于秦皇岛；烟台到三都澳为中区，司令部设于崇明岛；三都澳到北昆仑河口为南区，司令部设于海南岛。海军舰队分编第一舰队、第二舰

队和练习舰队三个舰队。

第一舰队编有海圻号、海容号、海筹号、海琛号四艘巡洋舰，永丰号（1925年改名为中山号）、永翔号、永建号、永绩号、联鲸号、舞凤号巡洋炮舰，南琛号、福安号、建康号、豫章号、同安号、飞鹰号驱逐舰，总排水量14910吨。

第二舰队编有楚有号、楚泰号、楚同号、楚谦号、楚观号、楚豫号炮舰，江元号、江享号、江利号、江贞号、江鲲号、江犀号、建中号、永安号、拱辰号浅水炮舰，飞霆号、建安号、建威号驱逐舰，辰号、宿号、列号、张号、湖鹏号、湖隼号、湖鄂号、湖鹰号鱼雷艇，总排水量10316吨。

练习舰队编有肇和号、应瑞号巡洋舰，通济号、飞鸿号练习舰，总计排水量8000吨左右。

经过国民政府几次整编，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大小作战舰艇一百二十余艘，总排水量为68895吨，编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舰队和练习舰队、巡防舰队、测量舰队、电雷学校。

第一舰队编有海容号、海筹号、宁海号、平海号巡洋舰，逸仙号、自强号轻巡洋舰，永绩号、中山号驱逐舰，永健号、大同号炮舰，定安号、克安号运输舰，共十二艘战舰，总排水量20084吨。

第二舰队编有楚有号、楚泰号、楚同号、楚谦号、楚观号、永绥号、民生号、民权号、威宁号、德胜号、威胜号炮舰，建康号驱逐舰，江元号、江贞号、江鲲号、江犀号浅水炮舰，湖鹏号、湖隼号、湖鄂号、湖鹰号鱼雷艇，共二十艘战舰，总排水量为9359吨。

第三舰队编有海圻号、海琛号四艘巡洋舰，定海号、永翔号、楚豫号、江利号、镇海号、同安号、海鸥号、海鹤号、海

燕号、海蓬号、海骏号巡洋舰，共计十三艘战舰，总排水量14717吨。

第四舰队编有肇和号巡洋舰，海虎号、海强号、坚如号、福安号、江大号炮舰，总排水量为7880吨。

练习舰队编有应瑞号巡洋舰，通济号练习舰，总排水量4360吨。

测量舰队编有甘露号、皦日号测量船，青天号、诚胜号、公胜号、景星号、庆云号炮艇，总排水量约3000吨。

巡防舰队编有顺胜号、勇胜号、义胜号、仁胜号、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宁号、泰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正宁号、长宁号、肃宁号炮艇，总排水量约4270吨。

电雷学校编有自由中国号练习舰，同心号、同德号炮艇，总排水量约2000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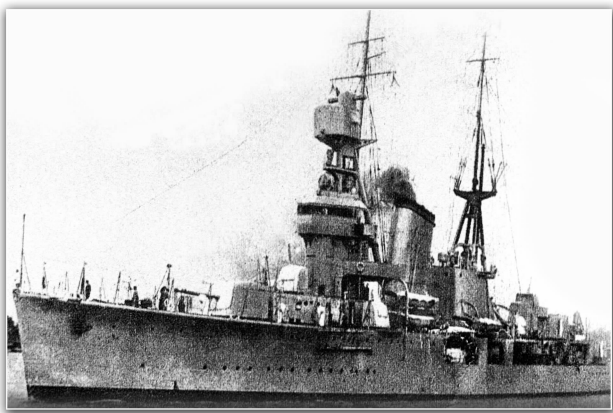
部分舰艇未编入舰队，如公胜号测量船、武胜号炮舰、普安号运输舰和辰号、宿号鱼雷艇。1931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海军制造飞机处先后制造出高级教练侦察机江鹤号、江凤号，水陆两用侦察机江鹄号、江鹞号，船载水上侦察机宁海2号，水陆两用教练侦察机江鸮号、江鹠号及十二架弗力提式教练机，全部列装了海军部队。

◎ 中国海军的整军备战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曾一度设想扩充海军力量。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整理军事案》，该案曾构想加强海军力量建设，案中称：“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吾国海岸线既长，版图又大，现在海军实力微弱，空军尚无基础。今后之国防计划

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8月16日，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咸宁号炮舰下水，蒋介石出席下水典礼并登上炮舰发表演说，力主建设强大的海军：“从今天起，我们的海军，在建设上须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的海军吨数，至少须达到60万吨以上。我们希望海军各司令长官和士兵，此后不断地奋斗，都如今天一样，才不负今天的建设精神。”^①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制定海军建设六年计划，准备在六年内建造主力战舰10.5万吨、浅水炮舰6800吨、辅助舰船537万吨，推动海军武器装备建设。1932年，国民政府从日本购买了宁海号巡洋舰。1928年，江南造船所制造出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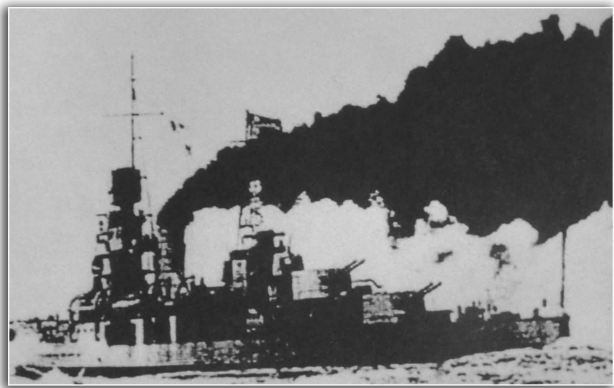


▲ 宁海号军舰

宁号炮舰；1929年，制造出永绥号炮舰；1930年，制造出民权号炮舰；1931年，制造出逸仙号轻巡洋舰和民生号炮舰；1933年至1934年，制造出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宁号、肃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长宁号、正宁号等十艘炮

^① 《咸宁军舰进水纪盛》，载《海军期刊》第1卷第4期“专件”，第12页。

艇；1937年，制造出平海号巡洋舰。1928年至1937年，中国



▲平海号军舰

海军共添置新舰艇十七艘，这些舰船陆续列装了部队；同时，一批老旧舰船也被淘汰，共淘汰超龄的舰艇二十艘。为提高作战能力，中国海军还修理、改装了一些老旧舰艇，共改造舰艇四艘。其中，建威号改装后更名为大同号轻型巡洋舰，排水量由850吨提高到1050吨，舰载武器装备改装后装有120毫米口径主炮2门、76毫米口径炮1门、57毫米口径炮2门、20毫米口径高射炮1门、7.9毫米口径机枪6挺；建威号改装后更名为自强号轻型巡洋舰。

从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至西安事变发生时，“海军共购造了大小军舰七艘，炮艇十艘，改装旧舰十三艘，并将从德国购买的三艘鱼雷快艇和从英国购买的十二艘鱼雷快艇编成了四个快艇中队。中国海军的总吨位由九一八时的3.6万余吨，增至6万吨左右”^①。由于国民政府拨付给海军的经费有限等原因，中

^① 史习基：《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第44页。

国海军制定的六年造船计划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也未能实现。

在建造舰船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在内河流域构筑炮台要塞阵地，加紧了要塞防御阵地的整军备战工作。至全面抗战爆发时，江阴、南通、镇江、南京、宁波、马尾、厦门、连云港等九个江海防要塞整顿完毕，拥有炮台 41 座，各种要塞炮 237 门。^① 全面抗战爆发时，又在长江中游的马当、田家镇、黄（冈）鄂（城）等地紧急构筑了要塞阵地。这些要塞阵地在抗战期间发挥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延缓了日军进攻的步伐。

1932 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明确了日本海军为其假想敌，并积极进行抗战准备，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33 年，中国海军制定了《海军建设及整理计划草案》；1934 年，制定了《海军作战计划》，该作战计划构想：“开战之初，航海舰艇及航江舰艇分别协同海军航空防御队及要塞扑灭扬子江内现驻之敌海军，轻快舰艇则在东海全部及黄海南部距 50 乃至 100 海里以内肆其活动，以攻击敌之军队运输为主，海上商船次之。”

1935 年，国民政府又对作战计划进行了完善，制定了《改定海军作战方案》。该方案构想：“一、海军行动在陆军之先。二、第一次取攻势攻击，肃清长江；第二次取攻势防御，保障江浙沿海；第三次仍取攻势防御，争夺东海与黄海。”1937 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对比了中日海军的作战实力，“中国海军欲求其能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军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军军力共计七十六万三千吨有奇，故吾国应有海军五十四万吨左右，始足以资对抗”。鉴于当时中国海军舰船总吨位仅有 6 万余吨，且舰船老旧，武器装备落后等，海军部重新修订了新的作战方针，“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

① 《全国要塞现状一览表》（1937 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件，第 787 全宗。

意登陆，加强水中防御”^①。海军的作战任务是防御战，阻止日军进入内河并登陆，协同陆军对日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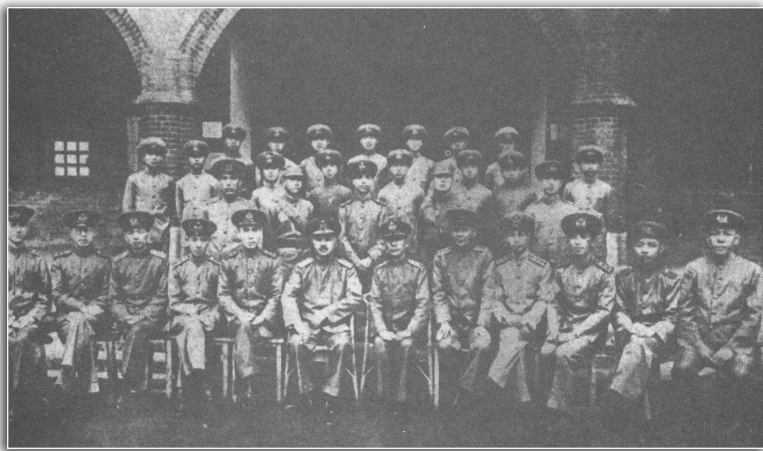
1937年3月，中国海军部进一步完善了防御作战计划，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作战方针为“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存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②。作战方案共分甲乙两案。甲案和乙案构想的海军作战计划基本一致：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海军为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扑灭敌军在长江的舰队，然后封锁长江各要口，并在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阻敌登陆。

作战能力的提高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关系很大，尤其是对于作为技术兵种的海军。国民政府海军部为提高作战能力，还加强了海军人才的培养。1932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的黄埔海军学校、东北海军学校、广东海军学校、电雷学校培养出了大批海军学生，培训出了357名无线电人员，十多名飞行人员，并派不少优秀官兵或毕业生出国深造，了解掌握国外的先进战术战法。国民政府海军学校在教学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实际操作能力。黄埔海军学校在招收海军学员时，首先将学员送到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进行为期七个月的入伍教育，培养军人素质，然后再将其送到军舰上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地学习。实地学习和入伍教育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学员的素质和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能够直接上舰服勤。1932年，中国海军还专门对驻南京的各舰舰长进行

① 史习基：《西安事变对中国海军抗战的推动》，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4期，第44页。

② 《民国二十六年国防作战计划》，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4期，第42—43页。

了为期六个星期的战略战术培训，该培训班6月9日开班，7月22日结束，各舰长们“学习成绩甚佳”^①。



▲ 黄埔海军学校第七届航海学员修业考毕摄影纪念

1935年2月，海军大学在南京开办，为培训高级海军军官，训练军舰舰长，特聘请日本海军大佐寺冈讲授军事学理论，日本海军法律顾问、法学教授信夫讲授国际公法，中国海军官佐讲授其他课程。1937年，两名日本教官被解聘回国。1929年至1937年，海军部留学生考选委员会先后派遣邓兆祥、杨道钊、周宪章、张明萧、周应聪、陈大贤、高光佑、欧阳宝、华国良、陈瑞昌、林祥光、陈赞汤、高如峰、林遵、陈书麟等80多人赴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留学深造。

为演练海军官兵协同作战技能，提高作战能力，国民政府海军部制定了具体的训练操作表，分为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的操作要领，规定每周进行攻防、炮队登

① 《海军部八月份重要工作》，载民国《海军杂志》第5卷第1期“专件”，第9页。

岸、荡舢板等项目操演，每月打枪靶一次，每季用船上大炮打靶一次，每半年演练操放鱼雷一次，每年大小炮实弹打靶一次、参加校阅一次、会操两次。1931年4月，海军部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校阅，海军部代部长陈绍宽任校阅委员长，总务司司长李世甲、军衡司司长杨庆贞、军械司司长林献炘、舰政司司长唐德炘、海政司司长许继祥、经理处处长罗序和、参事任光宇等任校阅委员。校阅从4月开始，到10月结束，历时半年，共校阅舰艇五十一艘，足见海军对校阅工作的重视。^①以后，海军每年都举行一次校阅，主要“考察所属之军纪、教育、训练等成绩，医务卫生之概况，人员服务之勤惰，以及建筑物、舰体、轮机、兵器、军需保管之得失”^②。

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海军针对日本海军的挑衅活动，还加强了有针对性的演习训练活动。1937年1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的命令，宁海号舰长指挥宁海号、大同号、自强号、永绩号、建康号、安定号、江元号、江鲲号、义胜号、肃宁号、湖鹰号、湖隼号、湖鹞号等舰船，在南京八卦洲举行会操，进行协同作战演练；3月，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永绩号、楚有号、楚同号、楚谦号、楚泰号、楚观号、江元号、江贞号等舰船进行了海上作战演练。全面抗战爆发前，练雷舰队司令王寿亭率永绥号、民权号、咸宁号、江鲲号在江西湖州会操，并率建康号、湖鹏号、湖隼号、湖鹞号等舰船进行了鱼雷攻防演练；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大同号、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宁号、肃宁号、咸宁号、义宁号、正宁号、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339页。

② 《海军部二十二年九月份重要工作概况》，载民国《海军杂志》第6卷第2期“专件”，第3页。

长宁号等舰船在浙江海域进行了会操。^①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5月至1937年5月，中国海军举行较大规模的会操演习达35次，每次演练参加的舰艇有几艘到数十艘不等，演练科目主要为攻防、阵法、护航、防潜、火炮射击、鱼雷攻击、航行救生、灯号、旗号、舢板、鱼雷防御、劫船、离船备战、太极拳、塞漏等。演练地点主要在江西湖口、南京八卦洲、大胜关、草鞋峡江面，浙江象山海面、福建沿海、浙东沿海、吴淞口至大通江面，大沽、青岛等地海面。海军的舰队训练，对提高作战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海军官兵在舰上做早操

◎ 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

中国海军的四个作战编队共编有战舰六十六艘，排水量5.9万吨。主力战舰舰龄较长，舰龄超过30年以上的有多艘，

^① 苏小东编著：《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九洲图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8—584页。

除平海号、宁海号、逸仙号、应瑞号四舰以外，其他战舰的武器装备都较差、战斗力较弱。“显然，从舰艇数量、吨位大小、装甲优势、火力强弱、射程远近、速度快慢、舰龄长短等等来比较，中国海军武器装备实力远逊于日本海军。与此同时，日军也对中国海军的战斗作出了较低的评估，认为中国的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①“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近岸和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只能担任警备任务。”^②

中国海军不仅武器装备差，还存在派系问题，对作战指挥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海军由闽系、东北系、粤系、电雷系四个派系组成。闽系海军的形成并非偶然，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位于欧亚大陆东侧边缘，海岸线复杂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山多田少，因此，大多数福建人必须依赖海洋生活。明清时期，即有多人称雄于海上，如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其后的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施琅等。民国初年，海军仍为福建人的天下，福建籍的刘冠雄先后十年出任海军总长，后福建籍李鼎新又连任四年，其后福建籍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他们以中央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闽系海军的势力曾盛极一时。1933年3月，国民政府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142人，约占全数的70%，从中也可以看出闽系势力的强大。

东北系和粤系是从闽系势力中分化出来的，有时也归附于闽系势力。1920年10月，孙中山回广州发起二次护法运动，

①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②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页。

秘密召集护法舰队内山东人温树德、广东人陈策等人商议，决定“驱逐闽系，夺取舰只”。1922年，温树德等发动兵变，捕杀闽人，扣禁了包括海军参谋长在内的千余名闽籍官兵，温自任海军总司令，掌控护法舰队，分化成为后来的东北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败，张作霖率部入关，令其海防舰队总指挥沈鸿烈接收温树德的渤海舰队。1927年，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自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下辖两个舰队，称为东北系。

陈策继温树德后自任海军总司令，因司令部设立于广州黄埔，被称为粤系。至此，闽系把持的中国海军“一分为三，三足鼎立”，分成闽系、粤系、东北系。闽系海军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仍以海军正统自居，与粤系和东北系海军对峙。

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蒋介石为了打破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的局面，于1929年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军队进行统一编制，将海军统一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个舰队，闽系编成第一、第二舰队，东北系编成第三舰队，粤系编成第四舰队，设立海军部，统一掌理全国海军事宜，名义上海军的编制完全统一。但实际上，原海军的三个派系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以舰队的形式存在。这三系海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都有各自的海军学校，培养自己的海军人才，规章制度、薪俸等级、铨叙规则也都不一致，各行其道，各自为政。东北系、闽系的海军经费由蒋介石直接拨给，粤系海军经费主要由广东地方自筹。

20世纪30年代后期，蒋介石又着手建立其嫡系海军，于是海军又横生出一电雷系。蒋介石拨出巨款，派闽系海军死对头原中山舰舰长欧阳格，在江阴构筑船坞、校舍，建立军政部

直属的电雷学校。电雷学校直辖于参谋本部，不接受闽系中央海军的命令，但一切制度、课程、服装均为海军样式。该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欧阳格，教务主任为冯涛，下设教务组和事务组，学生队和学兵队带队军官由桂永清自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调来，教职员主要来自广东的黄埔海校、东北的青岛海校，另有中央海军中一部分对闽系不满的人员。该学校还聘请了德籍顾问劳威等参与学校建设与管理。

全面抗战爆发时，电雷学校编有快艇大队，欧阳格亲自兼任大队长，安其邦任队副。快艇大队下设岳飞中队、史可法中队、文天祥中队、颜杲卿中队四个中队。岳飞中队下辖三艘德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岳 22 号、岳 253 号、岳 371 号。史可法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史 34 号、史 102 号、史 181 号、史 223 号。文天祥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文 42 号、文 88 号、文 93 号、文 171 号。颜杲卿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颜 53 号、颜 92 号、颜 161 号、颜 164 号。电雷学校培养非闽系的海军干部的做法遭到闽系中央海军的暗中阻梗和排挤，陈绍宽对电雷系怀有极大的敌意，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频频给电雷学校制造困难与麻烦。

中国海军作战能力与日本海军作战能力相比较，“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如与敌为大规模之海战，力量固属不逮”^①。中国海军舰船老旧、武器装备差、指挥体系不畅等问题成为影响海军作战能力的短板，直接影响了海军的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规模、作战时间、作战地点的选择。从实力上看，中国海军根本不具备攻势作战的能力，只能选择防御作战，并需

①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88、289 页。

要借助海口、内河等有利地形对日展开作战。另外，中国海军作为一个作战能力较弱的兵种，其作战行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总体对日作战战略，按照国民政府的总体部署对日展开作战行动。

日本海军的作战实力

◎ 日本海军的发展壮大

日本海军是 1872 年海军省设立时才建立发展起来的，但其发展势头迅猛，到 1922 年华盛顿会议时，已确立了其世界海军第三大强国的地位。在只有 50 年的发展时间中，日本海军却走过了建立、发展强大和称霸扩张的全过程，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少见的。

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培育了其特殊的海国国防观念。近代，日本致力于推动海军发展的原因，既是从本国大门被西方列强舰船大炮打开中感到了危机，也是从中国鸦片战争中吸取了教训，并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岛国必须有与岛国相称的军事力量，尤其应重视的是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防御外敌入侵依靠的是海战，而海战的关键又是舰船、大炮和海军。

1854 年，日本在美军军舰和大炮的胁迫下，与美国签订了亲善条约，封闭深锁的国门被打开，日本深深感受到了危机。1868 年 7 月 4 日，崇尚武士道的日本军人开始蠢蠢欲动，兵部省给天皇太政官上书：“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当今各国竞相发展海军，我国则十分落后。因此，他国对我国殊为轻

视，出言不逊，甚至干出不法之事。若我国拥有数百艘军舰，常备精兵数万，那么他国便会对我敬畏起来，哪里还敢有今日之所为？故海陆军装备精良与否，实关系皇国安危荣辱。全国上下发奋努力，兴办海军，加强陆军，建立一支保民卫国之军队，用以压制强敌，扩大我国数千年悠久历史的影响，耀皇威于四海，这才是最紧急最重要的国务……”^①

日本军人呼吁发展强大海军的呼声，引起了日本天皇的重视。1868年10月，日本天皇谕令全国：“海军建设为当今第一急务，应从速奠定基础。”^②明治天皇与明治政府都开始重视海军的发展建设，将海军放在陆军之前，置于首位加强建设。明治天皇将节省的宫廷经费赐给海军，以实际行动来支持日本海军的发展建设。1872年，日本兵部省向太政官申报：“海军和陆军情况迥然不同，其官员不可兼任，须将两种军职分开。故奏请批准废除兵部省，分别创设海军省和陆军省。”随后，明治政府正式废除了兵部省，建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日本海军从此挣脱了羁绊，快速走上发展扩张的道路。日本海军省创立之初，日本海军仅有军舰十四艘、运输船三艘，总计1.3832万吨。海军省建立后，日本海军走上了快速的发展道路。到19世纪80年代，日本海军已初具规模，有了独立自主的造船与制造炮舰的能力，建有十几个大型造船厂，可以制造出炮舰、鱼雷艇及大部分船用导航仪表、舰炮及各种规格的弹药。

伴随着日本海军的发展强大，日本也开始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在日本海军孟春号、日进号、筑波号

①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②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

等军舰掩护下，3000 名日本陆军登陆中国宝岛台湾，台湾高山族人民进行了坚决抵抗。由于日本的军事力量较弱，加上台湾当时正值酷暑，登陆的日军死亡无数，日军完全占领台湾面临极大困难。但因清政府的妥协，中日双方签订了《台事专约》，日本得以“体面退兵”。这一事件助长了日本进一步发展海军和侵略中国的野心。

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三十一艘、鱼雷艇二十四艘，共计 6.047 万吨，还有正在建造的军舰六艘、鱼雷艇两艘。1894 年，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日本海军认为这是天赐良机。6 月，清政府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派 2000 清军前去镇压朝鲜农民起义，在部队到达朝鲜首都汉城西南的牙山县时，日本派出海军 8000 名在仁川登陆。7 月 25 日，日军海军袭击了清政府的运输船高升号，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割地。这次海战的胜利为日本海军又打了一针兴奋剂，天皇内阁增强了对日本海军投入的信心。此后，日本海军发展迅猛异常，到日俄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军舰总数增至 152 艘，总排水量达到 26.468 万余吨，在当时英、法、俄、德、日、美、意等世界七大海军强国中，排名第五，进入海军强国之列。

1904 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海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曾打败过英国舰队、瑞典舰队、土耳其舰队和横行欧洲的沙俄海军舰队，再一次提高了日本海军的声望，世界各国舆论哗然。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助长了日本海军称雄亚洲、独霸世界的野心。日本海军开始了疯狂地扩充大舰巨炮行动，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实施八八舰队计划，“平时必须拥有一支最精锐的舰队，而且至少要有以下兵力：战列舰八艘，共 2 万吨；装甲巡洋舰八艘，共 1.8 万吨。这两种舰是舰队的

主力。为充分发挥其战斗力，还必须拥有巡洋舰和大小驱逐舰若干艘。以上兵力为海军第一线舰队”^①。

1914年8月至11月，在日本海军的配合下，日本陆军在中国山东龙口登陆，击溃德国驻华陆、海军，侵占了山东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海军借助英国的支持，在华盛顿会议上，确定了日本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的地位，美、英、日、德、意等国海军的扩张比例为5：5：3：1.75：1.75。1930年1月21日至4月22日，海军强国在伦敦召开会议，研究各国海军舰船建造发展问题，日美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了《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防条约》，决定按照英美各拥有主力舰十五艘、日本九艘的原则，废弃多余的舰只。这一条约限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日本海军内部对此表示十分不满：“不论是华盛顿会议也好，伦敦会议也好，都是英美两国策划而成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实现英美称霸世界的野心，而当面目标则是扼杀新兴的日本。”^②

此后，日本认为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限制了日本海军的扩张，于1936年毅然退出第二届伦敦会议，撕毁华盛顿、伦敦条约，摆脱束缚日本海军扩张的限定，决定编成由航空母舰十艘、战列舰十二艘、巡洋舰二十八艘、驱逐舰战队六个、潜艇战队七个组成的远洋作战舰队，大力扩张日本海军。

◎ 日本全面侵华前的海军实力

从1872年日本海军省设立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确定日本

①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②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91页。

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日本海军整整走过了 50 个春秋。到 1937 年 6 月，“日本海军共拥有二百八十五艘舰艇，其中包括九艘战列舰、四艘航空母舰、十二艘重巡洋舰、十三艘轻巡洋舰、七十艘驱逐舰、四十四艘潜艇。另外，还有一艘练习战列舰、两艘水上飞机母舰、五艘潜水母舰，总吨位 115.3 吨。同时，正在建造中的军舰有三十七艘，其中包括两艘战舰和两艘航空母舰”^①。此外，日本海军航空兵配有舰载飞机和陆载飞机共 800 余架。编列部队的战舰和战机中，不少舰艇和战机都已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20 世纪 20 年代一位英国海战史权威说过：“谁拥有航母，谁就有权争霸世界。”航空母舰可以说是一个“漂浮在海洋上的小岛”，是现代战争的载体，具有强大攻击力，依靠它既能掌握制海权，又能掌握制空权，是军事、科技、经济实力的象征。日本在 1937 年已拥有四艘航空母舰，还有两艘正在建造当中，可见日本海军当时的军事实力是多么强大。战列舰自风帆时代诞生，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变革，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 世纪 90 年代之间一度断代，19 世纪 90 年代开始复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战略地位被航空母舰和弹道导弹潜艇所取代，不再作为舰队中的主力战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列舰吨位大，装载大口径火炮，配备厚重装甲，其作战能力和防护力较高，能执行远洋作战任务，是各主要海权国家的主力舰种之一，因此受到各海军强国的重视。日本因华盛顿会议限制了海军扩张势力，无法从战列舰的数量上与美国对抗，于是积极筹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战列舰——大

①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一），朝云新闻社 1974 年版，第 230 页。

和号和武藏号，力图从战列舰的综合战斗力上战胜美国。

日本制造潜艇的技术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居于领先地位的。1936年，日本第三次修改帝国方针，制定了十年海军发展目标，计划在十年内“拥有七个潜艇战队，潜艇达七十艘”。1937年实施的制造潜艇计划中包括甲、乙、丙三种型号的潜艇，这些潜艇都是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

海军航空部队是在海洋上空执行作战任务的海军兵种，按照起降基地不同，分为岸基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岸基航空兵以陆上机场和水上机场为基地，通常配备有航程远、续航时间长的轰炸机、侦察机和反潜巡逻机。舰载航空兵以航空母舰和其他舰船为载体，通常配备有歼击机、攻击机、预警机和直升机等。舰载航空兵具有远在母舰火炮和战术导弹射程以外作战的能力，也能借助母舰的续航力，进入各海洋战区活动。日本海军拥有庞大的海军航空队，主要担负对中国华南全部和华中部分作战任务，掩护配合地面陆军、水中舰艇作战。

日本海军在全面侵华前拥有二百八十五艘舰艇、八百架飞机，势力可说是如日中天，号称世界海上第三大强国。中国海军四大舰队和尚存的练习舰队，总舰艇数不过百余艘，总吨位仅5.9万吨，为日本海军实力的二十分之一。中国海军不拥有战机，中日海军航空力量之比可以看作是800：0。

1937年，日本海军编有三个舰队，其舰队编制为：

第一舰队，司令官为海军中将米内光政

下辖：

第一战队，编列长门号、陆奥号、日向号战舰

第三战队，编列榛名号、雾岛号战舰

第八战队，编列鬼怒号、名取号、由良号战舰

第一水雷战队，编列川内号轻型巡洋舰，第九驱逐舰、第二十一驱逐舰

第一潜水战队，编列五十铃号巡洋舰，第七潜水队、第八潜水队

第一航空战队，编列凤翔号、龙骧号战舰，第三十驱逐舰

第二舰队，司令官为海军中将吉田善吾

下辖：

第四战队，编列高雄号、摩耶号战舰

第五战队，编列那智号、羽黑号、足柄号战舰

第二水雷战队，编列神通号战舰，第七驱逐舰、第八驱逐舰、第十九驱逐舰

第二潜水战队，编列述鲸号战舰，第十二潜水队、第二十九潜水队、第三十潜水队

第二航空战队，编列加贺号战舰，第二十二驱逐舰

第十二战队，编列冲岛号、神威号战舰，第二十八驱逐舰

第三舰队，司令官为海军中将长谷川清

下辖：

第十战队，编列出云号、天龙号、龙田号战舰

第十一战队，编列安宅号、鸟羽号、势多号、坚田号、比良号、保津号、热海号、二见号、栗号、拇号、莲号战舰

第五水雷战队，编列夕张号战舰，第十三驱逐舰、第十六驱逐舰

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常驻中国，在中国旅顺、马公设有要港部，在上海设有特别陆战队司令部，第三舰队分散驻泊于中国沿海海域，第十一战队主要在长江流域活动，第十战队和第五水雷战队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活动。全面侵

华战争开始后，日本海军增加了驻泊中国的海军军事实力，向中国增派了作战部队：“第一舰队（留驻日本，必要时赴华支援其他舰队）；第二舰队（驻华北），下辖第四、五、十二战队，第二水雷战队，第二潜水战队，第二联合航空战队；第三舰队（驻华中、华南），下辖第十、十一战队，第五水雷战队，第一潜水战队，第一联合航空队，第一、二航空战队，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航空队；第四舰队（从其他舰队抽调兵力1937年10月20日编成），下辖第九、十四战队，第四、五水雷战队；还有上海特别陆战队。”^①

◎ 日本海军对华作战方针

1936年，日本军队依据日本政府制定的《国策基准》，拟定了1937年的对中国作战计划。日本海军的作战方针是：击灭中国舰队，压制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海军力量，与陆军协力占领要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日本海军根据日本陆军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和日本军令部的要求，立即调整了对中国的作战部署，增加军事力量：（一）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原驻防地；（二）加强警备，以备事件扩大，禁止任意行动；（三）准备好机动兵力，以备对华紧急出兵。^②随后，日本海军进行了兵力调整，制定并下达了《关于对华作战用兵秘密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对中国作战的方针：

①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方面海军作战》（一），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231页。

②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

一、作战指导方针

(一) 以执行自卫权的名义进行作战，不公开宣战。但当对方提出宣战或因战争形势的变化则公开宣战，称之正规战。

(二) 主要是以讨伐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局即限于平津地区。根据情况采取局部战、空战、封锁战等战术，在最短期间内达到保护侨民及惩罚中国之目的。

(三) 陆海军要协同作战。

二、用兵方针

(一) 按时局限制在局部的方针，当前以陆军兵力进入平津地区，达到迅速惩罚第二十九军目的。海军除运送和护卫陆军并在天津方面协助陆军外，要准备全力对华作战（第一阶段作战）。

(二) 战局扩大时大致按下列方针作战（第二阶段作战）。

1. 要确保上海及青岛的地位，使其成为作战基地，同时在现地保护侨民。其他地区的侨民迁至上述两地。

2. 华中作战要调遣确保上海所必要的海军、陆军部队，并主要以海军航空兵扫荡华中敌空中的力量。

3. 华北作战，陆、海军共同努力确保青岛为海军控制，其他地区由陆军控制。

4. 陆军兵力的使用，对平津方面由关东军及朝鲜军增援，并由国内派出三个师团。此外，计划对上海、青岛方面再派两个师团，其分配办法按情况决定。但海军认为有必要派三个师团，已向陆军方面提出要求。

5. 封锁线在扬子江下游、浙江沿岸及其他我方兵力所在地附近，实行局部地区的平时封锁。要以中国船只对象，不要和第三国发生纠纷。但根据战争形势变化，其他地区和内容都将扩大。

6. 对中国海军发出警告，使其大致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及原地不动，否则坚决予以攻击。

7. 初期第三舰队担任对全中国的作战，第二舰队专门担任运输和护卫陆军。

8. 到出兵青岛方面时，第二舰队担任华北作战，华中、华南作战由第三舰队担任之。两舰队的作战境界为海州湾、陇海线（包括华北作战）。

9. 华南方面作战要以很强的指挥官和部队充当之。第三舰队司令部要为专心从事华中作战进行编制。^①

日本海军对中国作战方针是与陆军协同作战，先局部作战，后期根据战场形势发展，增加一个舰队的海军兵力，在运送日本陆军到中国时，确保占领青岛、上海两个基地，划分华北、华南、华中三个作战区域，迫使中国海军中立或原地不动，积极配合日本陆军扩大战争范围。此作战方针既有局部作战的兵力运用指导，又有全面作战的兵力运用指导，显示出日本海军积极准备与陆军一同扩大对中国的战争范围的企图。

^①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1分册），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8—169页。

中国海军与“一·二八”淞沪抗战

◎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的中国海军

“一·二八”事变爆发前，日本海军在中国驻有大批兵力，在台湾驻有日本海军高雄警备府，在长江流域驻有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在旅顺等地驻有日本海军第二遣外舰队。1932年1月初，日本海军舰船开始向上海大量集结，先后有大井号巡洋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夕张号巡洋舰，第十五、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三十驱逐队及陆战队到达上海，截至1月下旬，日本海军共有军舰二十四艘、飞机近二十余架、陆战队1800多人集结在上海地区。与日本海军相比，中国海军舰艇在上海驻防的较少，且布防非常分散，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在上海高昌庙驻有通济号练习舰，华安号、普安号运输舰，景云号测量艇，民生号、咸字号、诚胜号炮艇；在吴淞驻有长风号巡防艇；在崇明驻有宿字号鱼雷艇。还有一些海军机关、兵工厂等部署在上海。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盐泽少将统率的陆战队在上海北四川路西侧突然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十九路军156旅6团当即予以猛烈还击，“一·二八”抗战爆发。上海虹口的枪炮声响起后，时任海军部政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的陈季良和海军部总务司司长、代理常务次长李世甲紧急召开会议，一起

分析研究对策，研究结果为“如果全面抗战，政府当有命令；如果局部冲突，要慎重考虑，不易轻举妄动”^①。是日上午，陈季良收到日本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少将司令官盐泽幸一的一封信件，信件的大意是：“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上海中国驻军发生冲突，纯系地方性质，希望双方海军维持友好，幸勿误会。”^②陈绍宽在南京也收到盐泽幸一和日本海军驻华武官营沼大佐的信各一封，内容大致与给陈季良的信相同，都是希望中国海军勿参加对日作战。为保护上海的中国海军军事装备设施，驻上海的中国海军采取了加强戒备的策略，保护上海海军营地、兵工厂等安全，下令驻防高昌庙的舰艇和海军警卫营（营长叶宝琦）实施戒严。

1月31日，为策应上海方面的进攻，日本海军第二十三驱逐队三艘驱逐舰沿着长江驶至南京江面，会合原在南京的日舰对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威胁恐吓。2月1日晚，日舰集结在南京下关江面，向南京城内开炮。陈绍宽立即打电话给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报告中国海军驻防南京长江江面舰船的部署情况，并请示如何应对日舰的炮击行动：八卦洲江面驻泊有海容号等军舰，军政部所属的南京各要塞炮台是否一致行动，炮击日舰？何应钦在电话里指示陈绍宽，蒋委员长正在考虑，要求听候命令。十多分钟后，日舰停止了炮击。在此期间，陈绍宽未接到蒋介石或何应钦下达的攻击命令。次日上午，日本海军武官营沼到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解释炮击事件称，昨晚炮击之事纯属误会，并表示歉意。2月2日，何应钦急电海军部，要求中国海军各舰立即集结，选择重要地点敷设水雷及障碍

①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②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物等，制止日军军舰在南京附近长江江面的任意活动。陈绍宽据此通令海军各部：扼守各要隘，军舰官佐要维持海防，保护治安等。

2月2日，日本海军下令组成第三舰队专门应对淞沪作战。第三舰队编为第一遣外舰队（舰艇二十艘）、第三战队（巡洋舰三艘）、第一水雷战队（巡洋舰一艘、驱逐舰十余艘）、第一航空战队（加贺号和凤翔号航空母舰）、上海特别陆战队、出云号海防舰（旗舰）、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等部，加强侵略上海的日本海军军事力量。

“2月初的一天，一艘日本商船闯进中国海军的高昌庙江防警戒线，守卫在江南造船所的哨兵开枪自卫，毙其船长福田。日军早图沪南地区，遂趁机向中国海军挑衅。”^①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向中国海军递交最后通牒，要求“惩办凶手，道歉赔偿，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限24小时内答复”^②。陈季良与李世甲研究后，决定通过友人李择一与日本海军驻沪武官北岗大佐进行联系，并答应了日军的道歉和赔偿要求，其中包括赔款2万元。

2月中旬，十九路军官兵和上海民众武装因战争急需，到上海的海军军用物资仓库，要求取用海军仓库中储存的大炮、弹药和钢板，陈季良告以须向上峰请示后才能拨给，当时婉拒了抗日军民的正当要求。十九路军官兵对此十分气愤。

“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时，日本海军在长江流域的舰船有五十余艘，作战中死亡149人，伤700余人；中国海军海岸巡防处设在吴淞的炮台被日军炮火击中，毁于战火。日本海军

①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②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971页。

的猖狂侵略行为与中国海军的置身事外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军民对此强烈不满，纷纷对海军的不抵抗行为进行谴责。

◎ 社会对中国海军的谴责与国民政府内部的弹劾

“一·二八”事变结束后，民众对日本海军的猖狂侵略行为表示愤慨的同时，也对中国海军的置身事外不参战、不支持抗日部队参战的行为进行批评谴责。一个署名为“何煌基”的作者在发行量较大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了《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对中国海军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表现进行批评谴责：“当沪战初发生时，我们的舰长即得到部长的密令，大意为‘准日军司令盐泽来函，谓此次日军所采取的行动，完全自卫，并非两国交战，为维持友谊起见，如中国海军不攻日舰，则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惟日舰如被攻时，则日舰为自卫计，必还击等语，我军此后应确守镇静态度……’据说此函乃我们次长李世甲斡旋之力。次日我们又得舰长命令，谓日舰即炮攻狮子山或南京城市，亦与我军无干，除日舰炮击我舰时，方准还击，同时高昌庙各舰员兵亦奉到相似命令。我们员兵俱悲愤不胜，但以舰长命令，只得容忍。及野村来沪，李世甲更与其往来殷勤，时常同坐汽车往各处战壕参观。在两军血战中，此种举动，是否创闻，让大家来批评吧。”^①

《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一文指出，在“一·二八”事变中，中国海军的官兵们是接到上级不准参战的命令，才容忍日军侵略不参战的，表达了对海军高层的不满，尤其对李世甲与

^① 《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载《生活》第7卷第16期，1932年4月23日出版。

日军来往行为进行谴责，提出让大家对李世甲与日军一同活动的行为进行评判。李世甲与日军来往的具体情况现已无法考证，本文也不便于进行评论。文章接着开始指名道姓地批评陈绍宽：“夸大善吹勇于内战之陈绍宽，自沪战发生后，对员兵训话，每谓日军如何强，我军如何弱，必不堪一战。但以我们所知，暗中可以援助之办法尚多。十九路军以水雷炸敌旗舰，即是一法，难道陈绍宽竟想不到吗？此后十九路军借大炮、借铁板（退却用），均被拒绝。犹可痛心者，日运输舰装载日兵军火等项，搁浅白龙港至二三日之久，海军当局明知之，亦代守秘密！（我们当时不知。）甚至本季士兵应发之毛织榔，亦仍向三菱公司定制，非媚日何至如是？凡此种种，俱有实据可考，非出虚构。”^① 批评陈绍宽以日本海军强大为借口不参战是假，实为媚日、与日本有利益输送关系。文章的作者指责陈绍宽的原因现在无法考证，但文章中也确实反映出了民众对海军不参战行为的不满和指责。

邹韬奋（即“何煌基”）在发表此文时，在文章前写了编者按，也表达了对海军的不满和谴责：“何君这封信所言如数家珍，非局内人莫办。我们不愿意攻击任何私人，但如何君所言果确，则事关国家民族，个个中华民国国民都有顾问的责任，所以把这封信公开出来，虽痛于‘往者不可谏’，仍希望‘来者犹可追’。依我们所知道，当立法院开会讨论与日绝交问题的时候，海军部长陈绍宽氏出席说明海军状况，谓中国海军仅可打三分钟！以月费七十万元养着这样丝毫无补国防的海军，已是国民极痛心的事情，但实力毫无还是另一个问题，而存心媚敌，更是无可恕的丧心病狂的行为。我们到如今才知道

^① 《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载《生活》第7卷第16期，1932年4月23日出版。

一国之所以要海军，非但与国防无关，而且是用来对敌‘维持友谊起见’！”^①对国家花钱供养海军，而海军不参加国防行动、不抗击日军的行为表示强烈的谴责。

对于民众的不满和谴责，陈绍宽和李世甲在私下或公开都作出了回应，陈绍宽向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解释说：“就历来政府所拨海军之经费而论，维持现状尚虞不给，更何足以言巩固国防之设备，横遭指摘，〔实属〕痛心。”“事势威逼，挹注术穷，愧疚难安。”^②将海军未参战原因归结为，与日军相比，中国海军力量弱小，对不参战行为也表示了惭愧难安。

李世甲在《生活》周刊上刊登文章，对《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一文的谴责一一进行回复，对与盐泽榦旋一事回复为，与盐泽“无特别交谊，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即未与之谋面，所指由世甲榦旋，来函之事，全属子虚”。对与野村参观阵地一事回复为：“两军对垒之际，无论何国战区范围以内，岂容敌人窥视？稍有常识者当知绝对不成事实，此节可不辨自明。”对采购日本的军备毛织榔一事回复为：“查毛织榔却由三井公司定制，但在数年以前，而原文指为三菱公司，举此一端，可见其皆属误会。”^③否认了与盐泽的关系和与野村参观海军阵地一事，解释了中国海军向日本三菱公司采购军品为多年以前的事情。

在民众谴责中国海军的同时，国民政府内部也开始对海军官员进行弹劾。1932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丁默村等人在会上提交了《彻底

① 《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载《生活》第7卷第16期，1932年4月23日出版。

②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7页。

③ 《关于〈国难期中的海军当局〉的来函》，载《生活》第7卷第18期，1932年5月7日出版。

改造海军并整饬海防以抗暴日》的提案，以“海军各舰早成废物”“于国家民族久已不生关系，除鸣礼炮外，另无其他效用”等为由，对海军提出八项改造方案：“第一项，请政府于军事委员会下重新设立海军海防建设委员会，现有海军部及所属海军机关、学校、工厂一律取消，万一有须继续存者，亦须彻底改组，不得依循旧规；第二项，现有海军高级负责人员畏缩把持，贻害国家，应请一律罢斥，以谢国人，并期海军得彻底改造；第三项，现有海军中下级人员须经严格考验，并受相当技术及道德训练后，方得重新录用；第四项，请另派遣精干人员赴英美研求海军最新学识，尤其舰艇之制造等特殊技能，但现有海军人员绝对无被派资格，又被派人员之省籍亦须特别注意，不可又蹈以前被某一地方人把持垄断、贻害国家之覆辙；第五项，现有潜艇完全落伍，应全部拍卖，所得价款即以兴建新舰；第六项，现有海军经费每月数十万元，应逐月存储，备为新舰建筑、海防整饬之费；第七项，重新建立海军，整饬海防，绝非细款可办，仅拍卖旧舰，存储现有海军经费，仍不济事，但政府目前绝无此种巨款足资应付，故须另行举办国民自动募集海军海防建筑捐，其数并须至少规定两万万元，由本会发起，并推荐委员负责募集及保管，以备政府大举修造新舰充实海防之需，其募集及保管办法另以章程定之；第八项，政府应于三个月内延请专家编制新海军海防之建筑计划，但其完成期限至多十年，最好五年，并须以其大要不得碍军事者向国人宣布。”^①此提案是在国难会上提出的，是丁默村等人以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提出的，其八项改造方案的内容是要废除旧的海军、建立新的海军。方案对海军的高级人员表示不

^①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82—84页。

满，提出“一律罢斥，以谢国人”。此案在“一·二八”事变后提出，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1932年5月4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周利生、王平政、邵鸿基等四人联名向监察院提交了《弹劾海军案》，列举出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订立互不进攻协议、拒绝出借武器装备给十九路军、李世甲陪同日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参观中国军队战壕、从日本制船造炮中弄虚作假、在福建各地种植烟土所得收入被海军高层中饱私囊等五项罪行，据此要求国民政府“将海军部长陈绍宽、海军部次长李世甲一并交付惩戒，并紧急处分，将陈绍宽、李世甲交付军法会审治罪，以肃军纪而振作士气”，并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废除无用海军，将各舰改作商船行驶外洋，以运货载客，所入之资仍可不失福建人之饭饱，即腾出前项饷精改练潜艇，以固国防而御外侮，不致再蹈淞沪覆辙”。^①同年7月，高友唐又接受记者采访，称“因现在之海军已成世袭罔替之福建人之天下也，余主张将海军根本取消，将舰售与商家作商船，因海军年费百余万等于无海军，何若腾出此数，再加以售舰所得，可购潜水艇二百只。要知中国海军不希望去打人，以二百只小艇防守海口，较胜于无用军舰多多”。^②作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的高友唐对中国海军的态度更直接，要求立即法办海军高级将领，取消海军部队建制，建立潜艇部队。

对丁默村和高友唐在提案中列举的海军罪状和严厉的指责，陈绍宽也积极作出回应，进行辩驳。1932年4月13日，

①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79页。

② 《海军部七月份重要工作》，载《海军期刊》第4卷第12期“专件”，第8—9页。

陈绍宽致电汪精卫，解释称：“海军为历来环境所牵制，以致实力薄弱至此。际兹国难当头，举国上下果有御侮决心，自应一致协助，俾得积极扩展。报端所载立法院某员之谈话如果属实，是不啻摧残海军，漠视国防，影响殊非浅显，敬乞俯赐训示，以正全国之言论，而杜中外之骇疑。”^① 5月13日，陈绍宽再次致电汪精卫，一一驳斥了丁默村等人提出的八项改造海军的方案。6月18日，陈绍宽对《申报》记者谈话，向社会各界解释海军不参战的原因：“沪变后国人对海军之督责，纯出爱国热情，至深感惭。海军非畏暴日，实因未奉命令，不能妄动，而经费困难，亦为最大难关。”^② 以未奉上级命令、经费困难解释海军未参战原因，并表达了惭愧之情。

面对高友唐的提案和指责，7月12日，陈绍宽按照程序，经行政院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了《究办高友唐案》一案，对高友唐等人进行了反驳，并提出“高友唐破坏军誉，摇惑人心，淆乱院章，于犯功令，恳请转呈究办伏查高友唐弹劾海军消息，报端所载已非一次，本部不欲为无谓之争辩，一再容忍。詎该委员变本加厉，益肆咆哮，竟到处发言，污蔑中央各机关，以炫其弹劾之能事，资为谈助。其所云各节，均系蓄意挑拨，侵辱政府。兹专就污蔑海军谈话谨为纠正”^③。以高友唐蛊惑军心之由，要求对其进行法办。

到1934年，还有报纸杂志刊登关于对海军不参战的解释文章，《十日谈》杂志发表一篇题为《海军争气之战》的文章谈道：“闽省事变，因海军之攻克福州，而告一段落。此次海

①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

② 《申报》，1932年6月19日，第2版。

③ 《海军部七月份重要工作》，载《海军期刊》第4卷第12期“专件”，第8页。

军之出力，殊出吾人意料之外，一般人对于海军之印象，以为只会放礼炮而已。忆‘一·二八’事变时，世人指摘海军尤烈，而海军蒙此不白之冤，尤为愤愤不平，而今得机会，一雪前耻。”^①

蒋介石对丁默村和高友唐等人提出的弹劾，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最终这场弹劾案不了了之。目前学者认为，海军不参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海军“在长期积累下来的战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是在国民党蒋介石政府采取的高压政策下不得已而为之”。^②“一·二八”事变前夕，一是中国海军获得的经费捉襟见肘，短时间内无法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致使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与日本海军相差甚远；二是蒋介石对日本主要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大的不抵抗环境下，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差太大，造成了中国海军在“一·二八”事变中采取了不参战的行动。

① 《十日谈》1934年第17期，第1页。

② 马骏杰：《一·二八事变中的中国海军》，载《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1期，第61页。

封锁长江作战

◎ 封锁长江作战决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的第一枪。此时，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正在欧洲各国考察海军情况。7月17日，陈绍宽接到国民政府要求回国的命令，他立即在德国柏林发表通电，表示“率海军人员回国枕戈待命”。7月28日，陈绍宽飞回南京，参与制定中国海军对日作战布署计划。蒋介石、陈绍宽与各军将领，乃至很多中国人心中都清楚地知道：中日海军实力相差很大，中国海军无法与日本海军进行正面作战。8月6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紧急最高国防会议，会上三军将领一致认为，必须在长江下游一带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换取战争的主动权，并决定封锁长江，把长江以内的日本军舰封锁在江阴以上聚而歼之。

日本海军在长江水面上部署了许多炮舰，这些炮舰排水量为400吨—700吨。除炮舰以外，在长江各口岸还航行着大约二十多艘日本商轮。按照封江作战计划，如作战能成功，既可以消灭日本海军的部分实力，瓦解日军斗志，鼓舞中国军队士气，又可迟滞日本舰队溯江西进，保护南京、上海等地区中国地面部队左侧背的安全。

8月6日，最高国防会议确定了封锁长江作战决定后，中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进行抗战部署。

国海军立即展开作战行动。8月7日，陈绍宽部署封锁长江作战行动，召集通济号舰长严寿华进行作战部署：“日前局势万分紧张，国防部决定先把江阴港口予以封锁，阻止敌人来去长江的航路。‘通济’是无武力的旧舰，你先开往江阴，做好准备，何时阻塞，另行通知。”“以后抗战胜利，就会建设新的海军，此时千万不要灰心，这是密令！”^①命令部分舰船开到江阴准备沉船封江。

8月7日，原在拱卫京畿南京的江防舰船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求开达湖口集中。湖口已经集结了江贞号、江元号、楚同号、楚泰号、楚有号、楚观号、湖鹏号、湖隼号等舰，随后的8、9两日，中山号、永绩号、建康号、逸仙号又陆续开到湖口，开始按计划进行作战准备。就在海军将士们准备报仇雪

^① 严寿华：《抗战初期封锁江阴航道纪实》，载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卷，军事政治篇，第1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38页。

耻时，事态却发生了突变。8月9日夜，舰上的海军官兵们，突然发现上游有日舰开来，并迅速地向长江下游驶去，日舰开始撤离长江。面对此情，海军将士们急电南京，并等待南京方面下达攻击撤离日舰的命令。

据一位海军人员回忆：“我们在湖口的舰队，虽然是已经奉到集中之命，在湖口江面警戒，但因为那是八一三之前，距日寇在江南发动隔着四五日，自然还没有奉到向敌人开火追击敌方军舰的命令，而且谁也不会料到：我方如此机密的决定，敌人会迅速得知。所以在九日之夜，我们舰上的官兵，即突然发现上游居然有敌舰开来，而且是全部熄火，放倒栏杆，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作战的准备，迅速地向下游开驶，就感觉到出了意外；然而，我们没有奉命，我们当然不能自由攻击，我们只有惊异，惊异于敌舰的行动何以如是之速，难道已经知道了我们要封锁长江了么？这不能不说是极其奇怪的事。”^①海军官兵对日舰撤离长江感到惊异。

8月9日夜，汉口租界的日本侨民正在举行宴会，日本领事馆官员和海军军官们突然从欢饮中临时退席，即刻作出了撤退留在武汉全体侨民的决定，日军军舰立即升火待发，日侨“扶老携幼，匆匆上船，船上装得像沙丁鱼罐头，甚至老人也难找到坐下的地盘。最后是日本领事，双手捧着日本国旗上船，立即起航，惶惶如丧家之犬，顺流东去”^②。在8月9日夜到10日黎明前，日方所有停泊在长江上游的军舰，包括近万吨的旗舰八重山号，满载着日本侨民，驶过了中国海军的警

① 梁翊周：《海军抗战机密故事》，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19页。

② 湛先治：《在徐家棚拦击日舰的炮阵地上》，载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1985年第4辑，武汉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戒线，向长江下游驶去。所有长江以内的日本军舰，总数二十余艘，都在中国海军封锁长江前驶出了长江，到8月9日为止，侨居长江沿岸的日本侨民29230名全部撤到上海。^①

国民政府如此缜密周详的作战决定，竟然在三日内就被日军获悉。中国军队眼睁睁地看着日舰从眼皮底下撤离，整个作战计划全盘落空。对此蒋介石十分气愤，他命令空军立即出动，追击逃亡的日舰，8月13日午夜，空军第五大队分队长王倬正在值班，“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在长江中的日本五十艘军舰和轮船，正在向东逃跑。你们大队立即带上炸弹，于拂晓前出动追击，加以歼灭，但已经停在黄浦江里的，则不准轰炸。’”^②王倬立即将此情报告给空军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纪徐。丁纪徐命令由中队长刘粹刚带领王倬、董庆祥、姚杰、胡庄如等人驾驶十八架战机执行此次任务。战机起飞后，“越过江阴要塞，沿长江搜索前进，但敌舰都已经跑完了”^③。对于中国海军来说，一次大的作战行动就这样无果而终，令人遗憾。

◎ 黄浚泄密案

日本舰船仓惶地携带侨民连夜撤离长江，使国民党当局打算瓮中捉鳖的封江作战计划功败垂成。国民党当局震惊、气愤之余，也意识到走漏了风声，一定是有人泄露了作战决定。蒋

①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第2分册），齐福霖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② 王倬：《中华战鹰，殊死报国》，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③ 王倬：《中华战鹰，殊死报国》，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4页。

介石对日舰逃离长江致使封锁长江作战计划失败一事十分气愤，那几日他“神色不安，紧锁双眉，不时地倒背双手，怒气冲冲地在房内来回走动，牙床痛得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且时常对部属发脾气”^①。日舰逃离长江后，蒋介石召集了南京市内的军统、中统、宪兵司令部负责人开会，查找封锁长江作战决定泄密原因，研究部署抓捕日本间谍，要求由南京警备司令部专门对付日本间谍的“外事组”负责侦破封锁长江作战决定泄密一案。

根据蒋介石限期破案的命令，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亲自出马对泄密案进行了调查，很快就查出了结果，但结果令人吃惊，原来是给最高国防会议做记录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绝密作战决定泄露给了日本女间谍——南造云子（化名廖雅权）。

黄浚，生于1890年，字秋岳，别号壶舟，福建福州人。1907年，黄浚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毕业，授七品京官，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留日期间，黄浚逐步形成了崇尚日本的心理。回国后，在北京政府陆军、交通、财政等部门任职。1931年，受到同乡、时任国民党主席林森的赏识，调任行政院秘书。1932年，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一职，他对精通日语、崇尚日本的黄浚也颇有好感，两人走得很近，并将黄浚长子黄晟（字济良，毕业于燕京大学）调到外交部任副科长。

南京汤山温泉招待所距离南京城60公里，是国民党时常召开高级会议的地方，又是国民政府高级军政人员的游乐之地，名人汇集，情况复杂，地点重要。黄浚成为国民政府要员后，频频到汤山温泉招待所与美貌的服务员日本女间谍廖雅权联系，被廖雅权策反，成为日本的间谍，当起了廖雅权的帮

^① 钟高玉：《我参与侦破“黄浚案”》，载《纵横》1995年第4期，第45页。

凶，并将自己在外交部任副科长的长子黄晟也拉了进去充当日本间谍。黄浚利用自己的职务和各种机会为廖雅权搜集军政情报，所得情报或由他亲自送往汤山，或由黄晟替父送与廖雅权，致使国民党许多重大机密文件连连失窃，落到了日本特务机关之手。

南京警备司令部专门对付日本间谍的“外事组”经过一段时间调查后，盯上黄浚父子，并严密调查了廖雅权的身世。廖雅权本名南造云子，1909年出生于侨居上海的一个日本间谍家庭，曾在日本间谍学校受过专门训练，17岁时以一个失学青年的身份来到南京，后进入汤山温泉招待所做了一名服务员。黄浚是廖雅权发展的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中的高级间谍之一。廖雅权利用其在温泉招待所做服务员和自身美貌的条件，从国民党军政要员身上窃取了很多重要情报，并秘密地送给日本特务机关。调查中还发现，国民政府的许多重大泄密案件，多是黄浚、黄晟、廖雅权三人合伙所为，偷窃封锁长江作战决定是黄浚对日的最后一件“杰作”，使国民政府损失巨大。

南京警备司令部逮捕了黄浚父子和廖雅权后，廖雅权为了活命，交代了黄浚将情报通过其子黄晟转送给她的全部过程。黄浚父子也承认了此事，并在各自的供词上签字画押。南京国民政府以泄密罪判处黄浚父子死刑，并于1937年8月25日在南京雨花台执行了死刑。依据国际惯例，南造云子被处以无期徒刑，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在黄浚父子被执行死刑的前一天早上，南造云子和一名狱卒从戒备森严的南京老虎桥监狱里逃出，日军迅速地安排她到上海，特别保护起来。一年以后，南造云子在上海百乐门咖啡厅附近被暗枪杀死，最终死于非命。

黄浚泄密案的元凶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它造成的损失永远无法挽回了，在中国海军抗战史上留下了永远令人痛心的一页！

◎ 江阴封江

日军军舰逃出长江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向陈绍宽下达阻塞长江和破除航路标志的作战命令，“着即毁灭通州及通州下游航路标志”，“酌拨军舰数艘，填塞江阴以下航道，其尚需用之船只，则征集商轮拨用”。^① 8月11日，陈绍宽下令由甘露号、鰲日号、青天号测量船和绥宁号、威宁号炮艇执行破除灯标、灯塔、灯桩、测量标杆等航路标志作战任务：甘露号测量船协同绥宁号、威宁号炮艇负责破除从狼山西港至海北港沙沿江的航路标志；青天号测量船负责破除从海北港沙至江阴萧山沿江的航路标志；绥宁号、威宁号炮艇负责破除从溁浦至狼山沿江的航路标志。根据作战任务，甘露号、鰲日号、青天号测量船和绥宁号、威宁号炮艇将西周、浒浦口、铁黄沙、西航道、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到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姜沙等各处的灯标、灯桩、灯塔、灯船及测量标杆破除，“通州下游航路标志，次第毁灭”^②，使日舰暂时失去长江水面的导航标志。

日军发现中国海军在破除长江水面航标后，立即派战机对执行破除航标任务的中国海军舰船实施轰炸，派舰船沿江搜索攻击执行破除航标任务的中国海军舰船，8月27日下午，鰲日

①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②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8页。

号测量船在驶过通州途中遭到了日军扫雷舰八重山号等三艘日舰的攻击，日军战机也对该船实施了轰炸。在日军战机的轰炸中，缴日号测量船虽进行了还击，但因火力太弱，最终被日军炮弹击中后起火沉入江中，“舰上列兵戴贵生、谢仁等阵亡殉国”^①。附近的中国空军知道情况后，立即派战机升空，对追击缴日号测量船的两艘日本战船实施攻击并将其击沉，缴日号测量船是封锁江阴作战中第一艘战沉的中国海军舰船，为中国海军抗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江阴位于南京下游 200 多公里处，距长江口约 100 公里，素有长江咽喉之称。这里江面较窄、水流较急，江水深度不大，便于沉船堵塞。江阴南岸长山一带，设有炮台，可以控制下游水道。江阴江防司令部和电雷学校都设在长山山麓，电雷学校的鱼雷快艇部队和岸上炮台都归江防司令部指挥。江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中国海军沉船阻塞长江的最佳选择地点。

1937 年 8 月 12 日夜，在淞沪会战全面打响的前夜，陈绍宽带着海军的荣辱，带着全民族的重托，下令将在江阴下游长山江面排成预订行列的公私营商轮二十艘和海军废旧舰艇八艘同时打开舱底阀门，灌水下沉。海军沉江的八艘舰船为通济号、大同号、自强号、德胜号、威胜号、武胜号、辰子号、宿字号。商船有国营招商局的嘉禾号、新铭号、同华号、遇顺号、广利号、泰顺号商船，慧海轮船公司回安号商船，天津航业公司通利号商船，宁绍商轮公司宁静号商船，肇兴轮船公司鲲兴号商船，通裕商号新平安商船，茂利轮船局茂利二号商船，中威轮船公司源长号商船，三北轮船公司醒狮号商船，中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 7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4 页。

国合众码头仓库公司母佑号商船，华胜轮船公司华富号商船，中兴煤矿公司大赉号商船，和丰新记轮船公司通和号商船，寿康轮船公司瑞京号商船，华新轮船公司华新号商船。这些舰船在海军官兵的注视下，缓缓沉入江中，海军舰船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建立江阴阻塞线作出了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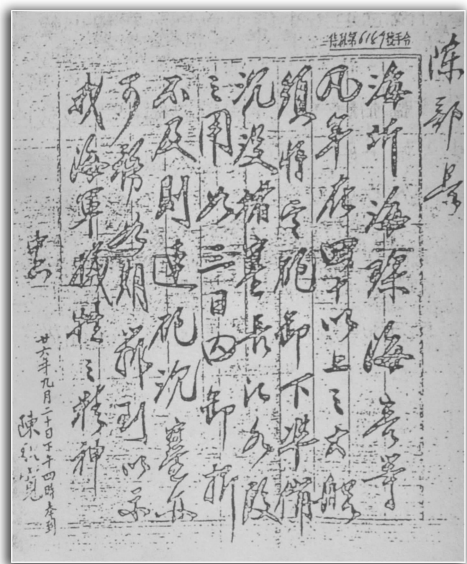
在中国海军沉船建立阻塞线时，为防止日本海军采取破坏行动，中国海军将第二舰队的平海号、宁海号、应瑞号、逸仙号等主力战舰部署在封锁区两侧，设旗舰于平海号巡洋舰上，做好对海和对空防御的火力部署。

商船与战舰沉入江里后，造成江水的阻塞，使江水变得更加湍急，并将部分沉船冲移出原来设定的沉船位置，江心江岸不断出现豁口，形成了较大的缝隙，有些舰船可以通过缝隙沿江上航，阻塞线出现了缺口。为了保持江中阻塞线的完整有效，海军部又征调了国营招商局的公平商船、丁耀东私人的万宰号轮船、大振航业公司的泳吉号商船等三艘商船，长江上游各埠日商的吉安号、贞安号、福安号、汉安号、德安号、泰安号、永清号、沙市号等八艘趸船开赴江阴沉入江中，以堵塞被江水冲破的缝隙，增强江中的阻塞力量。

9月20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正式发布手令：“海圻、海琛、海容等凡年在四十以上之大舰，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堵塞长江各段之用。如三日内拆卸不及，则连炮沉塞亦可，务如期办到，以示我海军牺牲之精神。”^①海圻号战舰因舰上火炮老旧，海军未将舰上的火炮拆下。海容、海筹二舰装备的150毫米口径克虏伯炮，除海容卸下一门外，其余均未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7页。

来得及拆除，二舰的 105 毫米口径克虏伯炮则全部起卸上岸。海容舰装备的维克斯 47 毫米口径机关炮和哈乞开斯 37 毫米口径机关炮各 4 门拆卸交库，维克斯 40 毫米口径高射炮 1 门拆卸后配给永绥舰使用。海筹舰装备的 57 毫米和 37 毫米口径哈乞开斯机关炮各 4 门也都拆卸交库，40 毫米口径高射炮 1 门拆交给楚谦舰使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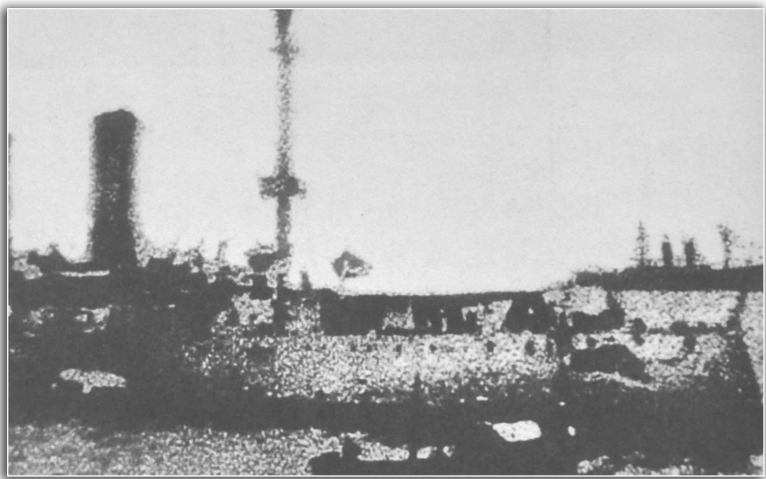


▲ 蒋介石指示海军部长陈绍宽将海圻、海琛、海容等几艘舰龄在四十年以上之军舰沉江准备堵塞长江的手谕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9 月 25 日，中国海军又将海圻号、海琛号、海容号、海筹号四艘具有三十年舰龄的旧巡洋舰沉塞在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 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7 页。

江中较大罅隙上，再次加固江中阻塞线。江阴阻塞线共沉有商轮、趸船、军舰四十三艘，总计 6.4 万吨。此外，征用民船、盐船一百八十五艘，载石近万方。工程浩大，调用民工千余人，前后历时两个月，“造成固若金汤，在国防上深具价值，在历史上空前闻名之江阴伟大阻塞线”^①。



▲即将凿沉的海圻号军舰，远处为海琛号军舰

^①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11—312 页。

参加淞沪会战

◎ 建立黄浦江阻塞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迅速吞并中国，制造七七事变后，立即对中国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面侵占平津，以六个师团兵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华中；一面凭借海上力量的绝对优势，将第二、第三两大舰队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第一、第二航空战队的母舰三十余艘，部署于舟山群岛和马鞍群岛附近，封锁长江口及南北海岸，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并将第三舰队旗舰和第八巡洋舰队各舰派驻黄浦江，意欲攻占上海，进而以陆军沿沪宁线西犯，海军溯长江西上，会合从北方南下的部队，形成水陆并进、南北合攻南京的态势，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险恶用心。

1937年8月9日晚，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军官大山勇夫和司机斋藤二人驾驶一辆汽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进行挑衅，开枪打死中国士兵一名，中国士兵奋起自卫，将大山勇夫、斋藤二人击毙。“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8月11日，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发布作战命令，要求：“一、第一警戒部队，应于8月12日以后，监视警戒在黄浦江内及上海至通州航道水域的中国舰船及飞机。二、第二警戒部队，应在佐世保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及吴镇守府第二特备陆

战队登陆后，暂依下述规定行动：（一）8月12日13时以后，其大部应权且由上海出发，回航吴淞，监视警戒该方面及其下游江口水域的中国舰船及航空机等。（二）一部舰船（以军舰三艘或驱逐舰两队为标准）警戒上海。除协助第一警戒队及陆战队外，应按另外的规定，进行对上海市内地形的侦察、陆战的各项训练及补给。（三）依照特令或经本长官的批准，可派遣一部舰船到马鞍群岛方面，接受教育训练。”^① 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的张治中也十分关注驻上海的日本海军动向，8月13日，张治中向蒋介石和何应钦发密电称：“淞沪一带日舰共三十二艘，其中第三舰队十三艘，任黄浦江作战，现仍泊港内；第二舰队十九艘，任长江上游方面作战，正准备陆续循长江上驶。”^②

中国海军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奉命指挥驻沪海军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为防止日军经黄浦江深入内地，从后路包抄中国地面部队，中国海军首先对上海港汉实施阻塞。8月14日，将普安号运输舰沉塞于董家渡航道。8月17日，又将扣押的日本洛阳丸号、长阳丸号、南阳丸号、襄阳丸号、瑞阳丸号、嵩山丸号等六艘货船沉塞于江南造船厂附近航道。另外，上海市警备局水巡总队将征用的三北轮埠公司的富阳号商船，中兴轮船公司的中兴号商船，远兴轮船公司的福兴号和三江号商船，新长安轮船公司的新华安号商船，直东轮船公司的平济号商船，利平轮船公司的利平号商船，华通轮船公司的中和号商船，兴华渔船局的中华渔号商船，鸿安商轮公司的寿昌号商船，民生实

①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5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页。

业公司的民生2号、民生6号、民生8号、民生9号驳船，共计十六艘船舶在十六浦航道沉塞。由此，几日之内在黄浦江建成三道阻塞线。与此同时又开办水雷制造厂，赶制了一批水雷，将淞沪一带的港口一律布雷实施封锁，再布三道水雷封锁线，以阻止日舰进犯。这些阻塞线和封锁线的设置堵塞了日军溯江西犯的航路，有力地支援了中国陆、空军的对日作战。

◎ 鱼雷艇奇袭“出云”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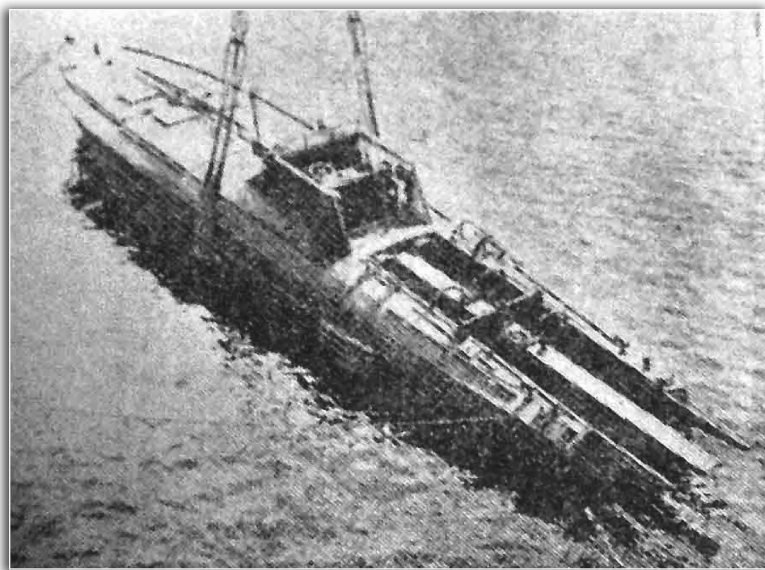
出云号是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主力舰，全长132.28米，宽20.93米，舰载武器装备有300毫米口径的巨炮4门，150毫米舰炮12门，高射炮1门，高射机枪2挺，舰员编制648人。在日本的海上巨无霸大和号、武藏号两艘战列舰下水之前，出云号在整个日本海军中是屈指可数的巨型战舰，堪称海上之王。中国海军官兵深知：要打击日本舰队在海上的嚣张气焰，必须“擒贼”先“擒王”，击沉出云号。

为击沉日本海军出云号战舰，8月14日至17日，中国空军战机对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实施轰炸，日军的“陆战阵地、杨树浦机场工地，‘出云’舰及其他在泊舰船均遭到攻击，但无损失”^①。与此同时，中国海军电雷学校教育长兼江阴区江防司令欧阳格也命令，驻江阴电雷学校所属快艇大队主动出击，奇袭停泊在黄浦江面的日舰出云号。8月14日晚上，快艇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率加以伪装的史102号、文171号两艘鱼雷快艇，采取昼伏夜出的方式沿长江而下，驶往上海，准

^①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20页。

备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实施突袭。

文 171 号鱼雷快艇在驰往上海的途中因故耽搁，史 102 号鱼雷快艇按预定计划于 8 月 15 日傍晚驶抵上海龙华附近。史 102 号鱼雷快艇艇长胡敬端和先期到达的江阴区江防司令欧阳格等人会面并简单研究情况后，决定继续按原计划，由史 102 号鱼雷快艇继续沿长江下驶奇袭日舰出云号。因中国军队已在黄浦江两岸设置了封锁线，史 102 号鱼雷快艇的作战行动事先未与封锁江面的岸上部队进行协调，在该艇 8 月 15 日夜间继续下航时，遭到中国军队岸上部队的枪击，被迫返回龙华。8 月 16 号白天，胡敬端艇长与岸上的封锁部队进行了联系沟通情况后，与随舰指挥的大队长一同由陆上到英租界外滩一带，实地察看日舰出云号的停泊位置及附近水上情况。侦察的结果是，日舰出云号停泊的江面环境极为复杂，日舰出云号不是单



▲ 曾经奇袭日军出云舰的史可法中队史 102 号鱼雷艇

独停泊在黄浦江中，而是和许多商船及其他国家的军舰一起混杂停泊在江中，并且十六浦封锁线外有日军的炮艇在巡逻，日本海军警戒森严。胡敬端回到龙华后，文 171 号鱼雷快艇已经驶出搁浅区赶到了龙华，欧阳格司令决定仍只派史 102 号鱼雷快艇单艇袭击日舰出云号。

“1937 年 8 月 16 日晚，史 102 号鱼雷快艇按时计划由龙华开动副机，悄悄驶出十六浦附近的封锁线，经南京路外滩后即开动两部主机冒着敌舰的炮火全速向下游冲去。由于江面上各国舰船灯光耀眼，驶至外滩陆家嘴附近江面时仍看不清敌舰出云号的具体位置，而如果推迟发射鱼雷，则可能使鱼雷失效从而失去战机，乃向预定方向将一对鱼雷射出。在鱼雷的巨大爆炸声中，鱼雷快艇也被击伤，不得不冲驶搁浅在九江路英租界外滩码头外档。艇上人员将机枪武器等装备卸弃江中后就泅水隐藏在码头下面，候至夜深人静才游上岸，到路口已有事先安排好的接应人员将他们接到英租界内的惠中饭店，一直未暴露身份。之后他们又转移到半仙桥青年会，前后历时月余，才辗转返回江阴，继续参加战斗。”“这次奇袭，虽未能将‘出云’号击沉，但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唯一的一次主动出击的英勇行动。”^① 此次奇袭，“击伤了‘出云’舰的尾部，并且使其暂时失去了航行的能力，应属重伤。‘出云’舰受伤部位在水线以下，属动力系统受损，尽管不能确定是鱼雷的直接命中所致，但鱼雷爆炸的距离必定很近”^②。

日舰出云号遭到攻击后，日本海军在加强对日舰出云号的

① 郭秉衡：《中国海军抗战事迹》，载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 22 辑，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2—33 页。

② 马俊杰：《中国海军长江抗战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57 页。

安保措施同时，还加强了对上海附近的中国海军部队实施攻击。8月17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下令，要求“停泊在苏州河口15号浮标间之舰船，哨戒各地附近，尤其对中国高速鱼雷艇用机雷奇袭，更要严密警戒”。8月18日，日本军令部电令长谷川清司令：“中国海军用鱼雷发射等行动，充满敌意，希速考虑击灭上海方向敌人之海军为要。”^①为防止日舰被袭击，要求攻击上海的中国海军力量。

8月20日起，日本海军派出战机开始对中国海军驻沪各机关和所属单位进行轰炸，海军舰队司令部、江南造船厂、海军军械处、海军制造飞机处、海军巡防处、海军无线电台、上海海军医院、海军警卫营等处，先后被炸毁。正在江南造船厂修理的永健号战舰在遭日机轰炸时，舰长邓则勋指挥船上官兵，利用舰上的高射武器，与江南制造所官兵相互配合，对日军战机实施反击，“永健员兵，协同驻守高昌庙之海军部队尽力防御，相持数日”^②。8月25日，永健号战舰水线处船壳板被日军战机炸中，船体进水搁浅，官兵被迫将船上炮械做了拆卸处理，其中舰首主炮和维克斯高射炮拆交张发奎部陆军第八集团军使用，最终下落不详，其余的75毫米口径尾炮和47毫米口径舷侧炮移交海军部保管。^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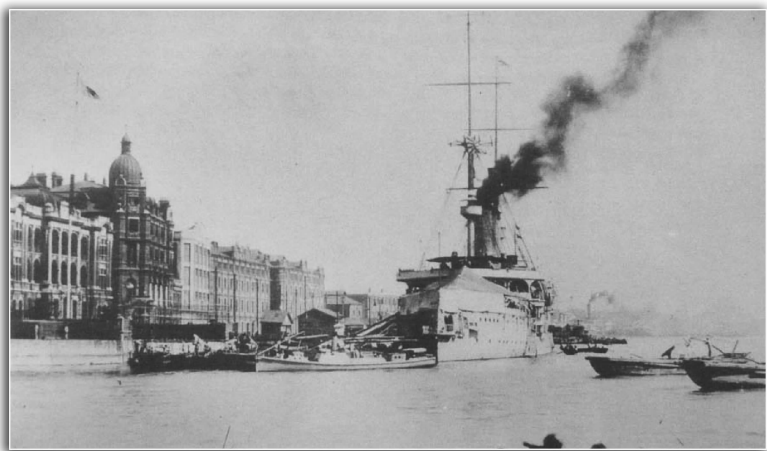
歼灭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是中国军队淞沪会战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国空军战机曾多次前往轰炸，中国海军电雷学校也派出鱼雷快艇进行奇袭，但因出云号装甲甚厚，舰体庞大，其战

① 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版，第1020页。

②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6页。

③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9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188页。

斗力并未丧失。9月28日，中国海军改用水雷开始对日舰出云号进行袭击，海军布雷兵王宜生、陈兰藩悄悄潜水至上海市区附近的春江码头，准备对停泊在该水域的出云号进行袭击。日旗舰出云号在遭中国海军鱼雷快艇袭击后，加强了防卫措施，在四周布下防雷网，并在旁边安放大批铁驳船和轮船，以防再次遭到攻击。当两名布雷兵悄悄靠近鱼雷网，并设法破除鱼雷网时，被日舰出云号上的哨兵发现。日军立即出动汽艇进行搜索。此时，两名布雷兵已经无法靠近日舰出云号了，他们只好断然引爆水雷。因水雷爆炸点距日舰出云号较远，日舰出云号未受损伤，周围四艘铁驳船和一艘小火轮被炸伤。此后，中国海军又实施了两次炸沉日舰出云号的计划，均因日军防范甚严而未获成功。



▲ 出云号舰

11月12日，欧阳格司令为策应上海战事，下令电雷学校总训官马步祥上校率史181号鱼雷快艇从江阴沿长江下驶，前往吴淞口袭击日舰出云号。临行时，马步祥向一名学生交代

说：“请将我的公文包交给吾侄，家书早发，已无他念，此吾报国时也。”^① 10月13日清晨，史181号鱼雷快艇在金鸡港江面与日军三艘驱逐舰相遇。马步祥当即下令实施鱼雷攻击，不料因地形复杂，鱼雷误撞了暗滩，未能击中日舰。但日舰在急忙转头逃避中，两艘相撞。此时，三架日本战机赶到，向史181号鱼雷快艇发起攻击，快艇中弹起火下沉，马步祥与快艇同时殉国，时年44岁。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53页。

江 阴 抗 战

◎ 第一阶段的战斗

江阴阻塞线的建立，破坏了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进犯国民政府首府南京的计划。为了打通日本海军沿长江西上攻击国民政府首府南京的作战线，日军对江阴的中国守军展开了攻击，力图夺占江阴两岸的战略要地，清除江底沉船。守卫在江阴封锁线的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平海号、应瑞号、逸仙号、建康号等战舰与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空大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江阴抗战。江阴抗战也是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与日军作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抗战。

中国海军第一、第二舰队先后参加了江阴抗战，据此，将江阴抗战划分为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两个阶段的战斗，第一阶段战斗以第一舰队抗击日军为主，第二阶段战斗以第二舰队抗击日军为主。

9月22日前，日军主要是派侦察机以及少量战斗机对江阴要塞进行侦察和偷袭。8月16日，日军战机七架飞临江阴要塞上空，慑于中国海军高射炮威力，掷下两枚炸弹后遁去。8月19日，一架日军侦察机对江阴要塞进行侦察后掉头返航，12架战机在中国海军密集火网轰击下，掷下两枚炸弹后返航。8月20日，七架日军战机出现在江阴要塞上空，随即掉头返航。

8月22日，十二架日军战机袭击中国海军江面舰队，被平海号战舰击落一架，击伤两架。据时为海军电雷学校第三期学生的郭秉衡回忆：“这天下午，空袭警报拉响了，我们迅速进入了阵地，在各自岗位上注视着空中。这时，混在学校校舍工地的汉奸将工地上的木料点燃，一时烈焰冲天。十二架敌机正飞临我阵地上空，六架在高空盘旋掩护，其余六架轻轰炸机依次鱼贯向汉奸指引的校舍目标俯冲投弹。在第一架领队敌机俯冲投弹的一瞬间，我们所有阵地上的高射机枪、停泊在港内的鱼雷快艇以及阵地附近炮八团所有的对空火力，一齐向敌机开火。我所在阵地上的一名射手毛却非同学在射击排除故障时，右手被砸得鲜血直流而竟未发觉。当第五架敌机刚刚向下俯冲时，即被我们火力击中，只见一团通红的火球由空中直向地面坠了下来，但飞机上机炮仍在不停地向地面射击。片刻间，敌机坠毁，撞坏了校舍的一角，三具飞行员的尸体烧得模模糊糊。第六架敌机接着向下俯冲时，看见前面那架已经着火，慌忙拉起机头升起，将炸弹投在田野后逃之夭夭。”^① 江阴江防司令欧阳格闻此喜讯后，特意奖励海军电雷学校学生一面绣有“铅刀小试”的三角锦旗。

8月26日清晨，两艘日舰从狼山沿长江向西进犯，到达通州后对天生港码头进行攻击，天生港码头被击毁，两舰未敢向上驶近江阴要塞防线。下午2点，两架日军水上侦察机对江阴要塞防线进行侦察后返回；3点30分，四架日军战机对中国海军第一舰队进行袭击，中国海军军舰对其进行猛烈炮火还击，日军战机投下五枚炸弹后返回，中国海军军舰未受到任何损害。

^① 郭秉衡：《中国海军抗战事迹》，载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4页。



▲中国舰艇在江阴堵塞线上被日机空袭的情形

9月20日，两架日军战机在江阴上空盘旋，中国海军应瑞号战舰观察哨发现后，舰长陈永钦下令实施防空作战，日机投下两枚炸弹落于应瑞号舰首前水中，弹片炸伤了舰上两名士兵，日机盘旋一阵后飞离。两架日机侦察发现平海号、宁海号战舰后，又投下五枚炸弹，落在宁海号、平海号之间，但未对两舰造成较大的损伤。

从8月16日到9月20日，中日双方除了8月22日进行了一场实质性的战斗外，还未进行真正接触，日军仅进行了侦察和骚扰性的轰炸，未对中国海军军舰构成严重的威胁。到了9月中下旬，日军在上海崇明岛新建机场投入使用，大批日军在上海登陆，日海军舰艇和航空兵力量大为增加。长谷川清对江阴阻塞线的战事进展十分不满，于是9月20日晚下达攻击令，要求由以加贺号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第二航空战队（拥有飞机四

十二架)和以上海公大机场为基地的第二联合航空队(拥有飞机六十六架)协同作战,企图以优势的海军航空兵一举歼灭中国海军。21日,因天气状况不好,日军决定顺延攻击计划。

9月20日下午3时,陈绍宽也亲临江阴要塞,鼓励官兵奋勇杀敌。1937年9月22日,江阴海空血战拉开序幕。上午10时多,在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三竝少将的指挥下,日本海军第二航空战队和第二联合航空队的三十多架飞机从上海和加贺航空母舰、龙骧号航空母舰起飞,对第一舰队的平海号、宁海号、应瑞号战舰进行轰炸。上午10时多,应瑞号战舰遭到了从日本海军龙骧号航母起飞的七架战机的轰炸,应瑞号战舰使用40毫米高射炮和轻机枪进行还击,但应瑞号战舰锅炉舱底部双层底还是被弹片击穿进水,左舷的鱼雷发射管和一枚未装药的鱼雷被炸坏。

日机不断分批向平海号战舰轮流俯冲投弹,该舰腰部甲板被击中一弹,同时无数炸弹落在舰旁水中爆炸,弹片洞穿船壳,船体进水。宁海号战舰虽然没有被炸弹直接命中,但被弹片洞穿。

22日,“计平海舰左右舷钢板被弹(击)碎,炸穿数处,并门窗玻璃破碎颇多,应瑞舰左右鱼雷〔管〕炸穿一孔,前桅及左右舷钢板被炸多出。是役,平海舰长高宪申腰部受伤多处,情势颇重,平海舰官员阵亡两人,士兵阵亡三名,士兵伤十八名;应瑞舰官兵伤两人,宁海舰士兵伤两名”^①。舰队官兵在弹雨中奋勇迎敌,击落日军战机五架。

晚上,中国海军加紧修整军械,重整阵容。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严令:平海舰司令旗绝不能因为避免被日军作为重点轰

①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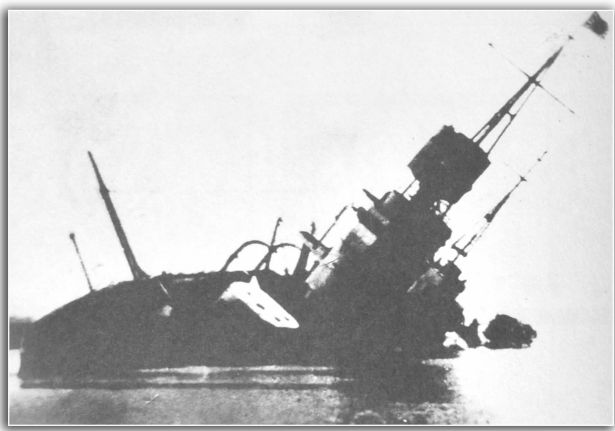
炸目标而降下桅杆，各舰不能为了机动而向黄山和天生港之间的上游航驶。

9月23日上午，两架日军侦察机在江阴江面盘旋侦察一阵后匆匆离去。下午2时，七十二架日军战机飞临江阴上空。此次，日军改变了战术，先以十二架战斗机对海岸炮台进行攻击，然后其余轰炸机分批先后整队压向平海号、宁海号、应瑞号战舰。

平海号战舰舰长高宪申腰伤甚剧，由副舰长叶可钰承担全舰指挥任务。因战舰负伤，行动迟缓，加上日机疯狂的攻击，平海号战舰又多处中弹，被迫采用“之”字形航行来躲避炸弹。平海号战舰的高射机枪指挥刘馥对当时的战争场面曾有过记录：“轰！轰！轰！天崩地裂地在四周炸开，我们的前后左右密丛丛地布着水的山岭，我们恰被包围在山谷中心，这里的山景也有沸腾的白沫，征象着覆顶的白雪，也有剝然的一亮红光，使你想到夕照的红霞，并且也有挣出的黑烟，几成一片连绵的松岭。战的美景！死的歌声！”^①最终因中弹太多，平海号战舰被迫驶向江岸抢滩搁浅。几天后，日机再次攻击，平海号战舰被炸沉。至9月25日，平海号战舰击伤日本战机五架，官兵阵亡五人，负伤十八人。9月25日，应瑞号战舰经过短暂修理后，被派往江阴阻塞线配合沉船封江工作。

宁海号战舰从一开始就被日军战机从三面压住，日军战机在天空中犹如撒下张铺天盖地的弹网，把宁海号战舰层层围住，“十二架自右后方袭来，距离颇远，似作待机姿势。同时左舷正面亦发现有敌机十二架。左后方则陆续有敌机二十余架

^① 刘馥：《摘下来的日记》，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51—25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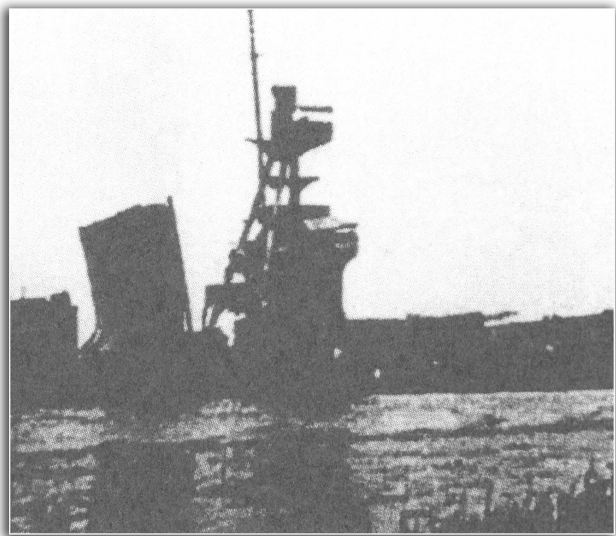


▲“平海”舰卒因伤重倾斜，遂向岸边搁浅，拆下炮械运往南京。后该舰被日本俘获，修理后成为日本轻巡洋舰“八十岛”号，1944年11月25日在菲律宾吕宋岛圣地库鲁兹湾被美机炸沉。

飞来，而舰尾方向更有敌机九架直驱本舰上空”^①。日军战机刚刚进入射程，陈宏泰舰长一声令下，排炮怒吼，机枪齐射，与日军战机展开激战。宁海号战舰军需长陈惠曾对当时激烈的战争场面进行记录：“‘宁海’先后被60公斤炸弹两枚炸中。第一颗炸弹落在烟囱后面，飞机亭被炸起火，锚机受震失灵。当我奔向驾驶室向舰长报告情况时，瞥见驾驶员林人骥已僵卧血泊之中，脑浆溅满驾驶台，舰长陈宏泰亦身负重伤，但仍指挥若定，断然下令‘斩断锚链，扑灭火焰，继续作战’。战斗进行一个多小时，装弹兵向我报告：‘开花弹已所剩无几，怎么办？’为了不让敌机畅所欲为，我下达了‘以穿甲弹继续还

^① 陈宏泰：《江阴抗战纪》，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56页。

击’的命令。乘我对空火炮有所减弱之际，舰桥后面又被击中一弹，附近一名帆缆军士长阵亡。我只觉得一阵热浪冲击，顿时失去了知觉，待苏醒时，敌机已去，战斗已息，而‘宁海’则已搁浅江边，舰上官兵纷纷凫水登岸。”^①



▲被炸搁浅的宁海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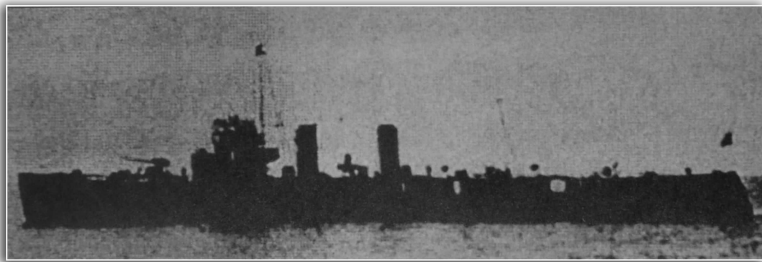
日军战机向宁海号战舰共投弹 150 余枚。中国海军发炮 700 余发，高射机枪子弹 1500 余发，击落日军战机四架。海军将士阵亡十五人，重轻伤四十九人。阵亡将士分别是：航海员林人骥，枪炮副军士长陈耕炳，上士陈金魁，下士任积兴，列兵梁意如、郑迪柏、韩亨端、董小文、何礼育、沈长南、张再裕、郑守钰、陈芝生、江元桂、刘志成。

9 月 22 日和 9 月 23 日两天激战中，仅平海号、宁海号两

^① 陈惠：《记江阴抗战的亲历和见闻》，载政协福建省福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第 147—148 页。

舰消耗的高射炮弹 1300 多发，高射机枪弹 1 万多发。陈绍宽在《纪念伟大的九二三》一文中高度赞扬了海军将士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他说：“江阴的战役在一般意义上可以代表我海军反击敌空军的整个历程，而在江阴的许多战役中，九二三那一天又是最激烈的一次。所以九二三在中国海军抗战史上实是最值得纪念的一页。”^①

平海号、宁海号相继沉没后，中国海军实力虽受到重创，但仍在坚守着江阴阻塞线。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在平海号战舰受重创后移驻逸仙号战舰，继续指挥战斗。9月25日上午，日军战机又对中国海军的其他舰船发起了猛攻，当时逸仙号战舰正在江阴至鱼目洲之间航行执行江防任务，突然日军十六架战机猛扑过来施行轮番轰炸，在两舷附近低飞投弹二十多枚。由于连日激战，该舰高射炮已失去作用，弹药消耗殆尽。全舰官兵一面“之”字形前进躲避炸弹，一面将平射炮的碰炸炮弹用来射击敌机。激战中，逸仙号战舰击落日军战机两架，但因舰体左倾，舵舱进水太多，而不得不搁浅下沉。阵亡上士叶国



▲逸仙号军舰

^① 陈绍宽：《纪念伟大的九二三》，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 1941 年版，第 45 页。

祯，中士董承发、郑美榕，列兵郑云梅、潘小喜、曹得志、林永春、孙顺发、胡冠军、欧阳懿、刘得洪、林友云、杨树林、王文元共十四人，重轻伤者八名。

同日，受命驰援逸仙号战舰的建康号战舰也被日军战机炸沉。建康号战舰接到驰援逸仙号战舰的任务后，立即从南京下关驰往江阴，在途中龙梢港与日军战机相遇，全舰官兵用高射机枪和步枪对日军战机进行猛烈射击。日军战机分前后两队对建康号战舰实行夹击，最终建康号战舰舰体被日军战机击中，因而进水倾斜下沉，舰长齐粹英、副舰长严文彬，航海员孟维洸受重伤；枪炮副军士长钱维铿、雷机副军士长张铸黄、帆缆中士徐孝发、列兵任礼华、陈贞铭、陈森应、林森深、郑龙昌、丁步高均阵亡，重轻伤者二十八人。航海员孟维洸回忆战斗后的情形是：“机关枪已停放了，只有水进舱的声音，左舷给炸穿了，船渐渐倾斜向江心，水爬到甲板上来了。”^①

在9月25日逸仙号战舰沉没前的一系列战斗中，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共击落日军战机十余架，击伤三十余架，中国海军第一舰队的战舰几乎所剩无几。9月26日，蒋介石给予参战的海军官兵高度评价，29日发出奖励海军指示：“慰问海军受伤将士，又勉励海军陈部长、次长与各官兵。此次不惜牺牲一切，为国奋斗，而且自愿拆除余炮位，巩固两岸防务，此种破釜沉舟之决心，殊为可贵，特此奖勉。”^②

① 孟维洸：《血洒长江》，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75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20页。

◎ 第二阶段的战斗

第一舰队遭受重大损失后，江阴阻塞线防守薄弱，要塞防卫危急，南京面临重大威胁。国民政府在部署南京防卫作战时，还是将江阴防线作为防卫南京的一个重要环节。1937年9月25日，海军部命令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第二舰队战舰前往江阴，接替受伤的陈季良指挥江阴防御作战，全力巩固江阴阻塞工事。

曾以鼎，字省三，生于1892年，祖居福州。毕业于烟台水师学堂第二期，曾任海圻号战舰见习，随舰驶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后赴英留学，回国后，历任应瑞号练习舰舰课教练官、江利号战舰舰长、永健号战舰舰长、海容号战舰舰长、鱼雷游击舰队司令和第二舰队司令兼江阴江防副司令。

曾以鼎接到驰援江阴命令，率第二舰队部分官兵立即起程，坐镇旗舰楚有号战舰，穿过枪林弹雨，成功地抵达了江阴。9月28日，日军战机集中火力对楚有号这艘900吨级的舰艇展开了轰炸。楚有号战舰跟平海号、宁海号战舰相比，装备较差，战斗力弱。全舰官兵虽奋力反击，但经历了28、29两日日军战机的连续四次轰炸，终被炸中要害部位。曾以鼎急令驶抵八圩港外抢修，但日军战机还是不断追踪轰炸，10月1日，日本空军针对楚有号发起第五次空袭，至此“各舱破坏无余”^①。第二舰队旗舰楚有号战舰被日军炸沉长眠江底。从此，江阴中国海军大型主力战舰丧失殆尽。陈绍宽连忙发电将楚有舰被炸沉一事向蒋介石汇报：“敌机数架来袭江阴，向楚有舰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

掷弹。经该舰抗战约历一小时，被弹炸伤，舰底进水不已，拖至搁浅处，拆卸炮械。正在工作间，艳晨八时许，敌机复来掷弹，该舰又被炸中，遂致下沉，员兵重伤者两人，轻伤者十六人，尚有失踪者，恐系漂流，正在调查中。”^①

10月2日，日军开始分批出动沿江搜索中国海军剩余的舰艇，湖鹏号鱼雷艇在目鱼沙被日军战机炸沉。湖鹏号鱼雷艇在奉命拆除建康号战舰武器装备任务返航途中，遭到日军战机三波次的攻击。在日军战机第一、第二波次攻击中，湖鹏号鱼雷艇用机枪进行了还击，并未造成较大的损失。不幸的是，在日军第三波次攻击中，湖鹏号鱼雷艇首尾均被炸毁并迅速下沉，鱼雷艇上士张依法阵亡，艇长梁序昭带兵撤离了湖鹏号鱼雷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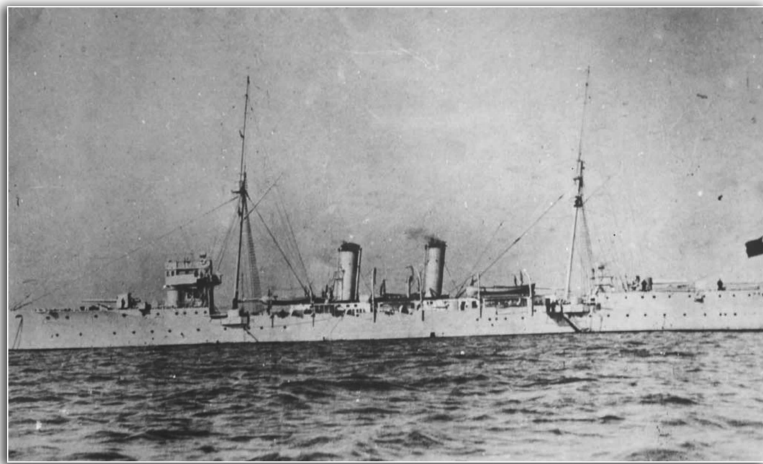
10月7日，江宁号炮艇在炮子洲被炸沉。10月5日至7日，驻泊在炮子洲办理江阴要塞增加填塞任务的江宁号炮艇遭到日军战机多波次的攻击，最终因受损太重而沉没于江中。

10月8日，湖鄂号鱼雷艇在六圩港遭到日军战机轰炸，烟囱、舢板多处被洞穿，“战至日暮，日机退去后，艇长贾珂见军舰已无从挽救，只得指挥官兵迅速搬运物资弃艇”^②。最终该艇在江水涨潮中各舱进水而沉没。

10月23日，应瑞号战舰在采石矶被炸沉。在前几日的战斗中负伤的应瑞号战舰奉命从江阴退到采石矶拆卸炮械，主炮拆卸完毕后，上午9时许，遭到七架日军战机袭击。官兵奋力抗敌，用仅剩的两门高射炮对日军战机实施还击，轰炸中，应瑞号战舰的舰首左舷煤舱首先中弹，接着司令塔旁露天甲板中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2页。

②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4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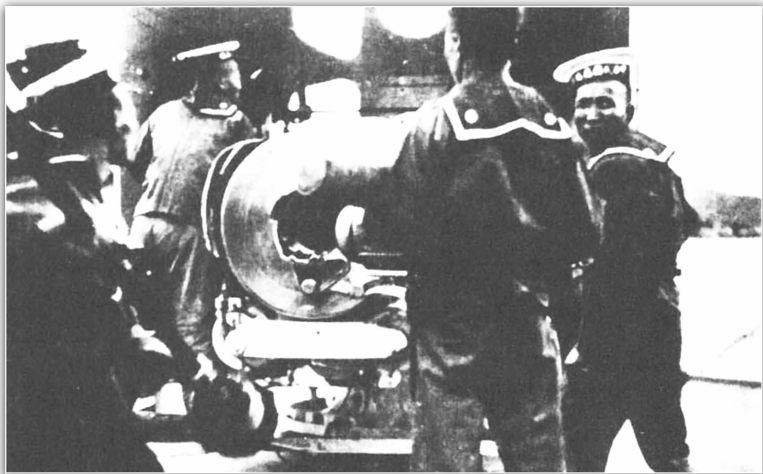


▲应瑞舰

弹，然后舰首右侧中弹，总水管炸裂，右舷破口处开始涌入江水。“至下午5时30分完全翻倒在江中，为国殉难。舰上共阵亡官兵十七人，受伤五十九人。”^①此战是各舰官兵伤亡最多的一次。阵亡将士分别是：枪炮官赵秉献，鱼雷官许仁镐，帆缆军士长谢如藻，上士郑一新，中士林鸿雄，下士江依三、沈良科、柳瑞波，列兵郑济禄、郑能通、廖得云、王贤、梁周斌、陈幼昌、林良平、林永庆、江其淦等。在此期间，绥宁号、江贞号、顺胜号等战舰也被日军战机炸伤。

经过多次大战，中国海军作战部队的兵力已所剩无几，丧失了机动作战的能力，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防御江阴封锁要塞了。但江阴要塞的战斗，并没有因中国海军主力战舰的沉没而结束，海军陆战队、海军江防炮台的战斗还在继续。10月15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页。



▲应瑞舰官兵操纵 153 毫米口径主炮

日，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重新调整了江防作战任务，要求“扬子江两岸江防部队，应严密江阴之封锁，并担任江阴之守备”。蒋介石严令：“各要塞守备部队官兵，虽至炮毁弹尽，亦不得擅退，须与要塞共存亡。”^① 中国海军改变作战策略，由舰艇守卫阻塞线转向用岸炮护卫阻塞线，将舰炮卸置岸上组建炮队，对日军战舰实施拦击。曾以鼎接防江阴要塞，积极勘察陆上地理形势，选定南岸山麓，修筑、加强巫山、萧山、黄山等处炮台，命令各舰艇紧急从事拆炮、卸运、安装工作，拟以江阴之巫山、长山、六助港等处要塞阵地组成第一道防线，以镇江之大梁、岷凉两山为要塞阵地组成第二道防线。构筑炮台，组成江阴海军炮队，协同陆军江防部队守备江防。10 月，又成立了太湖区炮队；并扩充了江阴炮队，改名为江阴海军总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04 页。

炮台，下设第一、第二炮队。由陈秉清兼任第一炮队队长，邓则勉（原永健号战舰舰长）担任第二炮队队长，驻防地分别在巫山和六助港。

巫山炮台因炮台架设在江阴阻塞线后面的巫山上而得名，形势险要，是江阴天然咽喉，中国海军在山上派驻了一支炮兵部队并构建了临时的炮台。逸仙号战舰舰长陈秉清调任负责固守巫山炮台，炮台配备炮兵数十人，装有从战舰上卸下的射程为8000米的大炮四尊。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和江阴江防副司令的曾以鼎常来视察并督导炮台演习工作，训话中，多次勉励官兵保卫江防，杀敌报国。1937年10月1日拂晓，日本舰队二十四分队的驱逐舰三艘鱼贯上驶，巫山瞭望台发现敌情后，陈秉清立即下令射击，四尊大炮同时开火，其中一尊因安装不久，炮座尚未坚固，一经震动，突然翻塌，炮位官兵幸未受伤。其他三尊发炮，一炮落空，两炮击中中间敌舰，顿时烟火弥漫，舰身倾斜，首尾两舰见势不妙，只得紧靠伤舰，挟同逃窜。巫山炮台给日本海军以相当大的压力。

11月5日，日军从防守薄弱的金山卫登陆，中国上海守军侧背受敌。南京政府被迫下令中国军队全部撤离淞沪地区，退守南京。11月11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兵分三路直扑南京。南京防卫告急，江防总司令刘兴决定将江阴要塞部分海军舰炮调到南京以加强南京的防卫力量，除留下四门120毫米口径炮装设于巫山炮台外，其余一门150毫米口径炮、四门120毫米口径炮、十一门小口径炮，均由曾以鼎派军舰运抵镇江，然后由镇江接运南京，听后分配装置。^① 中国海军根据当时的战场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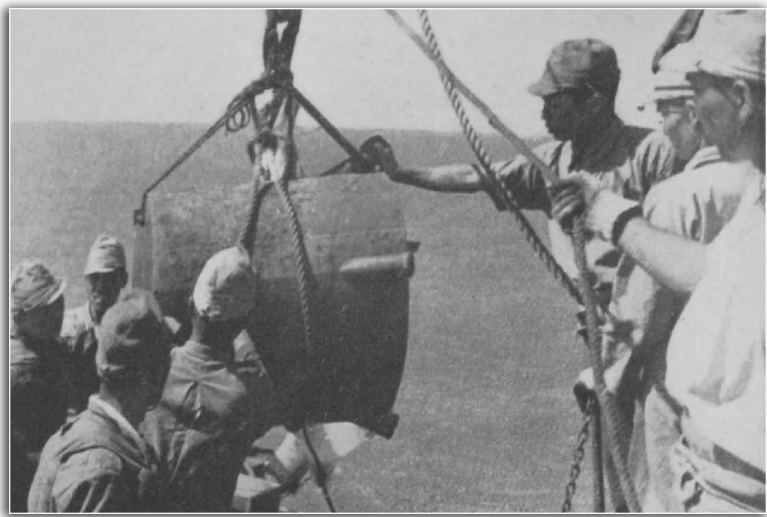
形势和兵力配备情况，作出紧急决定，坚守巫山炮台以保卫江阴阻塞线，加紧修筑、安装巫山炮台与大炮。经海军官兵昼夜施工赶筑，共安装了口径为120毫米的舰炮四门，配备官兵七十七人，暂停其他几处炮台的修筑、安装工作，在镇江组建第二道防线计划宣告破产。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无锡、常州先后陷落，日军向江阴要塞进逼，江阴阻塞线陷于孤立。12月1日，日军先头部队突破江阴要塞防御阵地，刘兴奉命放弃江阴要塞，向镇江方向转移，中国海军也于12月3日撤出了防御阵地。江阴区江防司令欧阳格率大部队撤出防御阵地时，将部分海军士兵留下看守阻塞线上部署的水雷。留守士兵以水雷作武器继续坚守江阴防线，阻止日舰通过驶向长江上游。据留守士兵向欧阳格的报告称，12月5日，“日舰一艘，触雷未返；8日午前，日军汽艇一艘触雷沉没，午后又有铁驳船七艘，满载日军士兵到达布雷位置，留守中国士兵立即激发水雷两排（12枚），似有炸毁日军船只模样，日船仓皇退返”^①。

在中国海军主力战舰基本被日军战机摧毁后，日本海军为配合陆军进攻南京，亟须打通长江通道，为此，江阴阻塞线扫雷和清障工作成为日本海军的重点。11月20日，长谷川清下令重新配备日本海军长江上的舰艇部队：第一警戒部队（第十一战队，严岛号战舰）配置于黄浦江，第二警戒部队（第三水雷战队、第十一水雷队、第十一扫雷队）配置于七了口上游，第三警戒部队（第十二战队）配置于七了口下游，第四警戒部队（特设炮艇队、小鹰号战舰）配置于太湖方面内河。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页。

日军海军开始加强对长江的扫雷工作，长谷川清 29 日下令，派遣第二警戒部队打通江阴附近航路。日军占领江阴要塞后，开始了扫雷工作，日海军动用全部扫雷和排障碍部队力量，费了七天时间，勉强将封锁线打开一道缺口。日舰队通过了封锁线，溯江西上，突破了镇江和乌龙山封锁线，进抵南京下关。日军占领江阴封锁线后，调集了大批工程船和军舰对江阴航道进行清理，并从日本国内专门调来潜水打捞部队，打捞大型沉船和兵舰，耗时半年，才将航道基本清理完毕。



▲日军在打捞中国海军布设的水雷

江阴抗战是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战斗中，中国海军共击落日军战机九架，击伤多架；击沉日舰两艘，击伤三艘。中国海军舰艇被炸毁十一艘，自沉十二艘，主力舰丧失殆尽。江阴抗战是中国海军史上最壮烈、最辉煌的一页，有力地配合了淞沪作战，延缓了日本海军沿江西进的时间，破坏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为中国重新布置江防争取了时间。

马当、湖口要塞防御战

◎ 中国海军部队的调整与部署

日军占领南京后，部署重兵准备沿长江而上，将汉口作为下一个重要攻击目标。日本海军的作战任务分工明确为，“长江作为庞大的军队及军需品的运输线，而提高了其价值，只有制霸长江，才是攻略汉口的捷径，此点成了海军当局的最大任务”^①。

中国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后，对日军夺取武汉的战略意图已作出了判断。1937年12月，军事委员会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确定了防御长江的作战任务：“湖口以西，武汉以东之各要塞，应力事增强，并统一指挥，以江防总司令统兵守备之，并加封锁。”^② 关于长江要塞国防建设的问题，国民政府很早就考虑到了，1932年2月，蒋介石要求“长江沿岸各要塞，如马当、田家镇、武穴各处，不仅派兵必须构筑防御工事，希派妥员指导分路进行，然后再派大员检查”^③。随后，蒋介石对长江要

① [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6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36页。

③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295页。

塞国防建设又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但是因为政局较为混乱，除了对江宁、江阴、镇江、镇海等少数要塞进行修筑并增设炮台外，其余的长江要塞建设进展较为缓慢。1936年，因中日关系十分紧张，蒋介石考虑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又催促参谋总长程潜切实派员调查首当其冲的东西梁山、马当、湖口、田家镇等各要塞的建设情况，并要求编写第二期工事建设计划。^① 1937年8月31日，蒋介石下令给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部长黄绍竑：“镇江、采石、马当、田家镇各处江防与阻塞，应从速着手，并限期完成。希即派定负责人员主持其事。凡前方不用之重炮，与后方未用之各种炮兵，均应安置于以上各要塞之两岸。”^② 此后，蒋介石又多次要求加强长江流域的要塞建设。

1938年初，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一致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心进行持久抗战，对作战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在长江南北、平汉路东西划分四个战区负责陆上防务，第四战区长官陈诚负责保卫大武汉任务；空军集中汉口和南昌负责防空；海军负责长江流域防务。

国民政府决定裁撤海军部，另组海军总司令部，任命原海军部长陈绍宽上将为海军总司令，原海军部常务次长陈训泳中将为参谋长。1938年2月1日，海军总司令部在岳阳正式成立，司令部仅设参谋、军衡、舰械、军部四个处，所辖各部除保留第一、第二舰队外，练习舰队等十七个单位均奉命撤销，将“海军练习舰队司令部、海军海岸巡防处、海军海道测量局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301页。

②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19页。

等暂行裁撤”，“将其余各舰艇另行编队：计中山军舰、永绩军舰、江元军舰、江贞军舰、楚观军舰、楚谦军舰、楚同军舰、楚泰军舰、甘露测量船、克安运舰、定安运舰、义宁炮艇、正宁炮艇、长宁炮艇、威宁炮艇、肃宁炮艇、崇宁炮艇等，均编入海军第一舰队；永绥军舰、民生军舰、民权军舰、咸宁军舰、江鲲军舰、江犀军舰、公胜测量船、诚胜测量船、顺胜炮艇、义胜炮艇、勇胜炮艇、仁胜炮艇、海宁炮艇、抚宁炮艇、绥宁炮艇、湖鹰鱼雷艇、湖隼鱼雷艇等，均编入海军第二舰队”^①。整编后的海军第一舰队仅编有八艘炮舰、六艘炮艇，及测量、运输等辅助舰船共二十余艘，由舰队司令陈季良指挥；第二舰队编有永绥号等炮舰六艘、胜字号炮艇九艘及鱼雷快艇两艘等，共二十余艘，由舰队司令曾以鼎指挥。另闽江江防司令李世甲驻防福建马尾。江阴、太湖、镇江等区炮队改组为马当、湖口、田家镇和武汉等区炮队，负责要塞防御作战任务。此外，还加紧组织布雷队，布放定雷和漂雷，进行水雷战。

日军攻占南京后，气焰更加嚣张，幻想乘胜进攻便可很快攻占武汉，进而控制全中国。日军大本营决定继续调兵遣将，以陆军为主，海、空军为辅，投入兵力40多万人，与中国军队进行武汉决战。1938年3月，日军拉开决战序幕，组成江北、江南两个作战集团，分别由第二军司令稔彦王中将和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中将指挥。日本海军组成扬子江溯江作战部队，由第三舰队的第十一战队、第十一水雷队、扫雷艇队等组成，总兵力为二十八艘军舰，百余艘汽艇，另有两个特别陆战队和一个陆战大队。空中支援和掩护兵力为第二联合航空队。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页。

为增强登陆作战部队的兵力，从台湾调来一个旅团，组成陆军溯江作战部队，称波田支队。

1938年6月，中国政府对武汉会战进行了作战部署，在长江两岸布置兵力约一百二十个师，重新划分了战区职责。6月8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定“保卫武汉作战计划”。蒋介石要求完善该作战计划，“计划中对海军舰艇之应用，未曾注意。此应特加补正。必须将我现在之大小舰艇，与各地方之水巡队，及电雷学校、军政部所属各大小船舶，均应计算在内，切实统计，作整个之计划。对于陆军与海军个别之任务与协同动作之处所，皆应详细规定，是为最要”^①。据此，军事委员会对部队进行了重新部署，成立第九战区，担任保卫武汉任务；空军集中汉口和南昌担负防空任务；海军各部队部署于长江中游，配合陆军担负水面及要塞防务作战任务。明确了作战策略和指导，增加了海军的防御作战任务。



▲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海军战士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311页。

◎ 马当要塞防御战

马当镇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内，马当阻塞线设在位于马当镇4公里的长江流域马当水道内，该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被兵家视为通往长江上游的军事要地。

1937年12月18日，蒋介石在南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武汉会战作战计划，决定在长江流域的马当实施要塞防御作战。国民政府在汉口设立长江阻塞委员会，在马当工地设立临时工程处，在马当水域实施构筑拦河坝式阻塞线，阻塞线工程经过两次施工才基本完成。第一次的工程设计，分为上、中、底三层：

底层——用铅丝构成大网，内铺柳枝和乱石，拌水泥凝固，逐段投沉江底，然后绕以铅丝缆和芭麻辫，使之紧密连接，并在上游处用铁锚拉住，在下游处加用大木桩打入江底，以期固定地不为水流冲击所撼动。

中层——用大型铁锚和大块乱石，放置在大帆船和铁驳船里，以水泥凝固，沉列在中层之上，借铁锚齿和大石块峰尖作为暗礁，上面并布有水雷，这样坝面约低于水面二公尺许。如敌舰溯江直闯而上，则一方面将被水雷所轰击，另一方面也必触撞在礁上，而遭到致命打击。^①

因第一次施工加筑的乱石层较低和春季汛期河水涨高，工程完工后，江面上还可以通过小型船只。为此，1938年夏季，国民政府开始了第二次马当阻塞线的工程施工，在第一次施工

^① 刘嘉：《马当阻塞工程始末》，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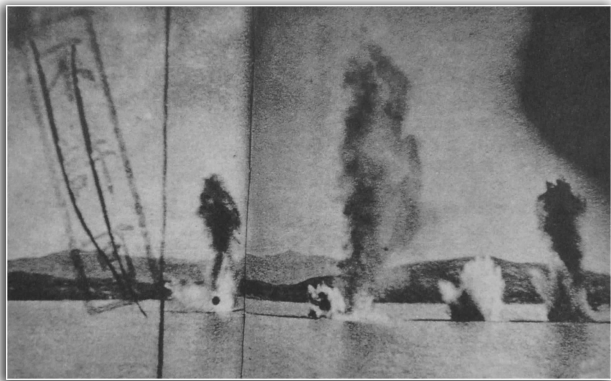
的基础上，又加筑了乱石层，并将征用的三北公司铁驳船凿穿沉入江底，再布设上大量的水雷。

在构筑江中阻塞工事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开始加紧在马当部署部队以形成牢固的作战防线：一是将九江至荻港之间的航标全部撤除，并在马当沉船三十余艘，布设水雷八百余具，设置水面阻塞线；二是在马当部署一支共有官兵 223 人的海军炮队，任命陈永钦为队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炮台，第一台台长为陈培坚，后为张鹏霄，第二台台长为齐粹英，后为叶可钰，第三台台长为林夔，构筑了娘娘庙、牛山、鸡公嘴等炮兵阵地，配备舰炮八门，对江面形成了交叉火力；三是派遣数艘胜字号和宁字号炮艇经常轮流驶往马当江面巡弋，加强水面的警戒。

按照作战部署，中国海军的作战任务是再行封锁长江，在长江中游的马当江面上建立第一道防线，阻止日本海军沿江而上进攻武汉。1937 年 12 月下旬，中国海军第三舰队从青岛撤出后，改编成江防要塞守备部队，被调往长江中游参加作战，其守备第二总队和一个陆战大队进驻马当，第二总队下辖三个大队，部署在长山阵地实施防御。1938 年 5 月 7 日，军政部任命杜隆基为陆战队支队第二大队大队副，训练陆战队士兵在陆上使用舰炮作战。

日军为阻止中国军队在马当构筑阵地建立阻塞线，从 1938 年初，不断地派飞机对马当地区实施轰炸。1938 年 3 月 27 日，日本三架海军战机飞至马当，对在江面巡逻的中国海军义胜号炮艇发动攻击。炮艇一边还击，一边规避。不久，炮艇瞭望台中弹，马世炳副艇长等负伤，艇上起火。扑灭后，崇宁号炮艇赶来将其拖往武汉修理。6 月初，中国海军又加强了马当水域的防御，增布了 600 多枚水雷。与此同时，日本海军也加紧了扫雷工作，决定由八重山号战舰充当扫雷母舰，动员各扫雷舰

投入作战，并且编成特设扫雷部队的炮艇队和滑行艇队，积极处置水雷。^①从6月17日开始，日本海军第二十一扫雷队在东流下游布雷区实施扫雷，杜隆基当时在长山指挥所中使用高倍望远镜看到“在东流一带江面（在阻塞线和布雷区以外）有三艘日舰游弋，紧接着连日发现敌以小艇上装备小口径火炮（即机关枪），向江面普遍发射，企图以火力探索我雷区位置。有时被敌击中水雷，爆发的浓烟柱冲上二三十丈高，以音测断定，敌艇在我三万公尺以外，在五六天的时间里，被敌击中爆炸的水雷，有十几个，敌人消耗的弹药，总有数万发以上”^②。



▲因沿江中国海军布雷甚多，日军溯江进行扫雷。
图为日军按下管制地雷的开关后，中国铺设的水雷爆炸情形。

6月22日，十多艘日军汽艇在军舰火力掩护下，驶向马当封锁线企图实施登陆作战。中国海军炮队突然开炮，击沉三

① [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95页。

② 杜隆基：《马当要塞长山阵地保卫战》，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艘，其余各艇纷纷逃走。日本海军扫雷舰利华号触雷沉没。日本海军指挥官见状，被迫下令将波田支队的登陆时间推迟一天，舰队返回下游出发地。由陆地进攻的日本陆军，乘大雨滂沱之际，夜袭香山阵地。戒备香山阵地的中国海军江防守备三总队第三大队官兵与日军激战一夜，第三大队中校大队长尼庆鲁右腿被弹击中，但仍奋勇指挥作战，后与200余名官兵壮烈殉国，突围出来的官兵不到十分之一，阵地失守。

6月23日，日军又组织了规模较大的部队，攻击马当要塞中心阵地长山麓等地。第十六军辎珩部与日军反复拼杀，战况甚为激烈。总部命令第167师火速增援要塞守军，夺回香山等阵地。但该师师长薛蔚英怯懦怕死，拖延不进，始终没有赶到战场，大大影响了要塞的守卫战斗。

6月24日，日本波田支队在马当下游的香山登陆，向炮台发起进攻。日舰也乘机向要塞开炮，掩护日军攻击行动。在日军海陆空三面轰炸下，要塞工事大部被毁，官兵伤亡很大。海军炮队奋勇作战，轰击来犯日军军舰，将日本鹄字号鱼雷艇击成重伤，几乎沉没，阻止了江上日舰的进攻。由于舰炮所对的方向是长江航道，炮台无法转动，不能支援守台部队。守卫要塞外围的陆军一战即退，要塞处于日军四面包围之中，且弹尽粮绝，处境十分险恶。大队日军攻上阵地时，第八中队中队长张旺手持大刀，率领士兵冲入敌群，与敌展开肉搏战，终将日军击退，张旺却因负伤过重而牺牲。

6月25日，马当江面战斗更为激烈。日军在二十多艘舰艇和大批飞机的支援下，水陆并进，全面进攻要塞阵地。海军炮队全力对付江面日舰，阻止日舰进攻。缺少炮火支援的守备队在日军炮火下伤亡很大，阵地一角被日军突破，双方展开白刃战。紧急关头，中国空军九架飞机赶来支援，赶走了正在轰炸

要塞阵地的日军战机后，向日舰和进攻部队发起攻击。中国海军炮队在中国空军的支援下，乘势猛攻日舰，日巡洋舰一艘中弹起火，其他日舰见状纷纷掉头向下游逃走。日陆军失去海军和飞机支援，攻势大减，中国守备部队发起反击，将日军击退。当夜，日军一小部偷袭守备总队部，被哨兵发现，部队包抄出来，将偷袭的日军全歼。此时，守备部队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进食，弹药也快用光了。

6月26日，日海陆空三军全面进攻要塞阵地。要塞司令见势不妙，命令毁炮后撤。日军很快攻占外围山头，并猛击核心阵地。守卫该阵地的江防守备第二总队与日海陆军展开激战，毙伤日军200余人。日军见久攻不下，遂施放烟幕掩护进攻。守备部队缺乏经验，误以为日军施放毒气，顿时军心动摇。日军乘机猛扑，突破要塞阵地。

6月27日晨，第二总队官兵撤离时在张公矶再次与进攻的日军展开肉搏，伤亡很大，各中队长、中队副多数阵亡。第二总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少尉分队长在连续三昼夜向敌冲锋十次后，两眼通红，耳膜破裂，血流不止，仍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在白刃战中与敌短兵相接，不幸被敌人用刺刀洞穿腹部，壮烈殉国。

6月28日，陆战支队第二大队配备的八门七五战炮，“被炸毁六门，现仅余二门，已运到湖口，子弹均已用尽”^①。

6月30日，鉴于马当阵地陷于被困状态，负责指挥防守作战的马当要塞司令王锡焄下令中国海军官兵撤出阵地。马当炮台被日军占领。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746—747页。

◎ 湖口要塞防御战

湖口要塞是继马当要塞之后，1938年初国民政府开始修筑的第二道封锁线，部署了一个炮队，下辖第一炮台和第二炮台，分别部署在太平山和竹鸡山，配有四门大炮、140人的兵力，协防部队为江防守备队第三总队，由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坐镇指挥。1938年6月初，中国海军又在湖口部署了900余枚水雷。

日海陆军占领马当要塞后，一边排雷，一边溯江西犯，矛头直指湖口。1938年6月25日，日本战机对在湖口巡逻的威宁号炮艇实施了攻击，投弹40余枚，威宁号炮艇多处被炸。艇长李孟元、轮机兵傅宗祺等16名官兵负伤，3名水兵阵亡。同一天，在鄱阳湖内巡逻的义宁号、长宁号炮艇也遭到日机袭击，两艘炮艇虽奋力抵抗，但最终义宁号炮艇在遭到九架日机轮流袭击后，舰体后部中弹，艇长严传经、轮机副军士长汪景瀚等7人殉职，8人负伤。

6月29日，崇宁号炮艇在鄱阳湖被日机击伤后，奉命进行了整修，随后与长宁号炮艇赴田家镇执行任务，海宁号炮艇接替了崇宁号炮艇在湖口的防御作战任务。

6月30日，海军布雷队在湖口的兔子山、鲤鱼山、姑塘等处加布了水雷，封锁水面。7月1日，占领马当后的日军开始向湖口推进。威宁号炮艇在九江北港布完水雷后，在向田家镇返航行至武穴火焰山附近江面时，遭到七架日机攻击，日军战机投弹40余枚，威宁号炮艇弹药舱、锅炉舱均中弹。炮艇且战且行，官兵用高射炮进行还击，先后击落日军战机两架，其余日军战机返航。威宁号炮艇驶至武穴在码头搬运伤亡人员上

岸和灭火抢修时，十架日机再次对其进行了攻击。炮艇官兵奋起再战，发射 300 余发炮弹。日机投弹 60 余枚，击中炮艇要害，舰体沉入江中。舰长薛家声、副长陈嘉榘等 54 人负伤，帆缆副军士长郑玉草等 8 人牺牲。同日，从田家镇开往九江的长宁号炮艇，在武穴也被日机炸沉，阵亡 2 人，负伤 8 人。

7 月 4 日，日军从陆上进攻湖口。担任岸防的中国陆军部队作战失利，先后撤退。中国海军陆战队炮兵连和特务连官兵据守山头，打退日军多次进攻，伤亡很大。日军战机对各炮台进行狂轰滥炸。当晚，海军炮队被迫拆卸炮门后，乘夜色突围，湖口炮台陷落。中国海军开始利用有限的兵力鱼雷快艇袭扰日本海军。1938 年 6 月 28 日，军政部电雷学校校长欧阳格被治以贪污罪，海军电雷学校奉令取消，海军总司令部接管 12 艘鱼雷快艇，成立快艇大队部，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下辖文 42 号、文 88 号、文 93 号、文 171 号鱼雷快艇；第二中队下辖岳 22 号、岳 253 号、岳 371 号鱼雷快艇；第三大队下辖颜 53 号、颜 161 号、颜 92 号、颜 164 号鱼雷快艇；史 223 号鱼雷快艇直属大队。

日本陆军 7 月 4 日占领湖口炮台，但江上的鱼雷封锁线依然威胁着日军战舰，日军舰艇不时触雷，所以还不敢贸然西进，直至 7 月 9 日以后，日本一些中型军舰才驶至湖口。7 月 14 日，日军战机分两批袭击海宁号快艇，战斗惨烈。海宁号炮艇被击中起火，沉入鄱阳湖中。艇上 3 名水兵阵亡，其余官兵由艇长何乃诚率领，组成布雷队，留在鄱阳湖内继续战斗。当日，海军司令部密令文 93 号鱼雷艇对驻泊在湖口江面的日本军舰实施偷袭，该艇偷袭成功，日本鸥号炮艇被击沉。

7 月 17 日，史 223 号、岳 253 号两艘鱼雷快艇准备再度夜袭湖口日军战舰，途中被中国陆军所设阻网缠绞车叶，史 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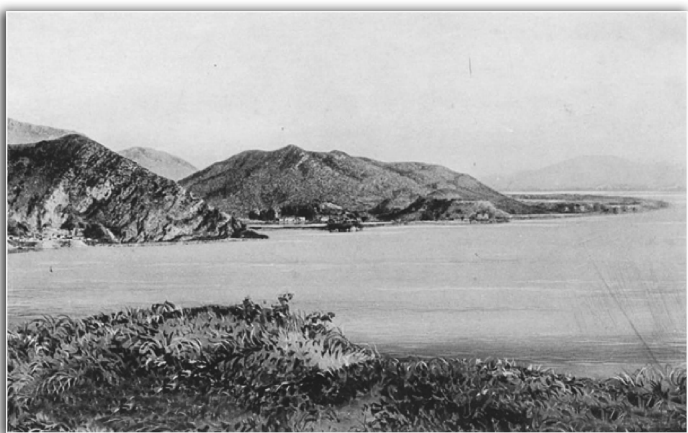
号鱼雷快艇沉没，岳 253 号鱼雷快艇受轻伤返回。中国海军鱼雷快艇偷袭日舰后，遭到了日军的报复，7 月 21 日，日军战机袭击中国海军鱼雷快艇驻泊地，文 42 号和文 88 号两艘鱼雷快艇受伤。

8 月 1 日，海军总司令部命令岳 22 号、颜 161 号鱼雷快艇对越过九江进逼武穴雷区的数艘日军舰艇进行袭击，当两艇奉命待发时，被日军战机发现，日军战机随即对两艘鱼雷快艇进行了空袭，岳 22 号鱼雷快艇被日机炸沉，颜 161 号鱼雷快艇受伤。颜 161 号鱼雷快艇奉命赴汉口进行维修，准备再战。

田家镇、葛店要塞防守战

◎ 田家镇要塞防守战

马当、湖口防线失守后，武汉的防务日益吃紧，田家镇、葛店两要塞成为守卫武汉的第二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田家镇要塞位于九江上游 60 公里处的长江北岸，是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是武汉锁钥之地。要塞分南北两岸炮台，南岸炮台位于富池口沿岸山地，地势隐蔽，江中舰炮发射的炮火和空中飞机投下的炸弹，均受死角阻碍不易攻击；北岸炮台筑于富池口对面之盘塘沿岸小山上，地势不及南岸险峻，但配备火力较强。



▲ 田家镇和对面的半壁山

蒋介石对田家镇的地理位置和防御部署十分重视，明确指示：“田家镇要塞乃我大别山脉及赣北主阵地之锁钥，五九战区会战之枢纽，武汉之最后屏障也。”^① 国民政府和田家镇外围部署了重兵，中国海军也在田家镇部署舰炮八门，以它山、象山为阵地，共配兵力 197 人，彭瀛为队长，同时将汉口以下，九江以上各航路的航灯、航标等一切导航设施尽数破除，在田家镇和半壁山间、蕲春和岚头矶间、黄石港和石灰窑间、黄港和鄂城间部署了四大主要雷区，各区先后布雷 1500 余具，布雷过程中，永平号、楚发号、三星号、平明号、远东号、楚吉号、万利号、达通号、飞鸢号、临昌号等十五艘舰船相继被炸沉，阵亡 66 人。另外，海军总司令部派永绩号、中山号、江元号、江贞号、楚谦号、楚观号、楚同号、民生号等八艘战舰协同要塞进行防御作战。海军司令陈绍宽以永绥号战舰为旗舰，在汉口坐镇指挥海军部队的防御作战。

日军可以由三条路线进攻武汉，第一条路线是由九江经瑞昌、阳新、通山、咸宁进犯；第二条路线是由黄梅经广济、浠水进犯；第三条路线是经田家镇直接沿江西进。日军占领湖口后，一面开始不断地试探性地从正面进攻田家镇要塞沿江西进；另一面采取两侧进攻的方式，对田家镇要塞形成夹击之势。8 月初，日军增加了长江流域的海军军事力量。日本海军航空队以芜湖为根据地，将能登吕号水上飞机母舰调回，另调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进入长江，载有水上飞机四十五架（包括轰炸机九架）及海军航空人员。日本海军部队另有战斗机队和攻击机队。日本海军舰队包括大小舰艇二百四十二艘，其中较大的战舰二十

^① 刘松：《田家镇海军炮队作战回忆》，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 1941 年版，第 257 页。

六艘调往华南，从日本国内运来汽艇三百六十艘，增往长江上游一百八十艘。^①

1938年8月底，日本陆军攻陷了瑞昌，迫近阳新。9月初，又进攻浠水，企图包围田家镇要塞。9月8日夜，日舰在武穴至龙坪之间游弋，炮击马头镇。中国海军漂雷队从鲤鱼山出发，灭灯航行，向日舰迎面前进，进至日舰上游的数公里处江面，漂放80余具漂雷。此时，日舰正集中精力炮击岸上目标，对江面漂雷队布雷行动毫无察觉。天未亮，漂雷队顺利完成布雷任务，悄悄迅速返回。两艘日舰触雷沉没于江底。

中国海军另派遣两支漂雷队，携带大量漂雷通过大通、贵池，袭击下游日军战舰，遏阻日舰实施运输，切断日军的供给，以缓和田家镇被困的局势。9月5日，一支海军漂雷队到达大通并与当地驻军取得联系，计划将封锁线临时开一水道，以便布放漂浮水雷。6日晨，日舰炮击大通守军，并在羊山矶、武星山各地强行登陆。下午，大通失陷，日舰驻扎港口，对中国海军漂雷队的行动进行严密监视，致使漂雷队无法布放漂雷，该布放漂雷计划失败。

另一支海军漂雷队到达贵池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海军官兵进山伐木造船，并利用手工制造布雷设备，经过三昼夜的辛劳，于9月11日完成布雷任务。青阳方面，中国海军派出监视哨探报日舰动态，以便及时布雷。日军战舰对中国海军水雷、漂雷的攻击十分恼火。

9月11日，田家镇要塞保卫战打响。长江水面上，密布着日军的战舰，日军对田家镇要塞实施了强大的炮火攻击，火光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1981年版，第24页。

冲天，成群的炮弹飞向要塞阵地，整个要塞被浓烟烈焰吞没。半壁山一带阵地上，日舰炮弹与日机炸弹密如雨注。陆军炮台阵地为隐蔽自己，不加还击，高射炮对日军战舰也无法攻击，只好暂时不予还击。无论多粗的条石和石柱，全被日军 500 磅以上炸弹炸得粉碎，步兵地下堡垒经常被炸，人员不是被活埋在壕内，就是血肉横飞。^① 日舰一天发射重炮弹 500 多发，投掷炮弹 100 多枚。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 1000 余人由武穴登陆，防守武穴外围阵地的中国军队一个连队对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连官兵全部牺牲。日军占领了武穴的外围阵地。

9 月 15 日，日军占领马头镇，武穴雷区失去控制。蒋介石鉴于战局危急，下令将田家镇要塞划归第五战区管辖，以便统一指挥，巩固要塞防务。

9 月 18 日，两艘日军战舰航至晒山附近，中国海军炮台部队对两艘日军战舰实施突袭，日军一艘战舰中弹后负伤逃走。

9 月 19 日，日军出动二十余艘汽艇在战机的掩护下，乘着雨雾迷蒙，向武穴上游航驶，在逼近雷区时，中国海军要塞炮兵部队“经专电司令部后。得令开火，各炮又开始咆哮了！”^② 日军两艘汽艇被中国海军炮台的炮火击中沉没江中，其余汽艇逃走。

9 月 20 日，日巡洋舰八重山号率驱逐舰五艘，趁雨雾迷蒙之际，掩护十一艘汽艇向田家镇炮台进攻，遭到中国海军炮火的轰击，被击退。不久，日本海军又出动两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对中国海军炮台实施炮火攻击，中国海军当即开炮还

① 马骥：《半壁山守备战》，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8 页。

② 刘松：《田家镇海军炮队作战回忆》，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 1941 年版，第 259 页。

击，击沉两艘日艇，其余舰只逃走。

9月21日，日本海军十四艘汽艇再度溯江而上，企图强行冲过炮台封锁区，实施扫雷行动，打开航道。田家镇炮台的中国守军在日舰逼近后，突然发炮猛烈攻击，当即击沉八艘日军汽艇，其余六艘日军汽艇狼狈逃窜。

9月22日，又有日军潜水舰率汽艇十余艘企图突破要塞炮火封锁区。炮台官兵英勇抗击，沉着应战。其中一发炮弹落在日军汽艇群中，四艘汽艇当即被炸翻江中，“创造了开战以来一炮沉四艇的记录”^①，其余数艘匆匆逃走。

9月23日，因中国陆海军的顽强抗击，日军沿江正面攻击受挫，日军便派汽艇绕至上巢湖企图偷渡，又被田家镇炮台官兵发现，开炮击沉其两艘汽艇。

日舰在田家镇北岸的攻击屡屡受挫，便转攻南岸的富池口。9月22日，日军舰艇向富池口发起猛烈的攻击。富池口炮台中国官兵坚决还击，北岸田家镇炮台协力实施炮火攻击。半夜，驻南岸的守备第一总队在日舰猛烈炮击下伤亡惨重，向西撤退。次日，日军占领富池口一带炮台。9月24日和25日，日军又展开了新一轮的猛烈攻击，田家镇一带炮火连天，日军用汽艇运送部队在富池口登陆。战斗中，日舰数艘被中国守军击沉。

9月26日，日本陆军由崔家山、黄谷脑各处向田家镇发起猛烈进攻，马口湖很快失守，田家镇炮台被包围，处境十分危险。

9月27日，陷入日军包围的田家镇炮台守军仍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血战，击沉两艘窜至黄连洲的日艇。日军出动多批次重型轰炸机对中国守军的阵地实施轮番轰炸，中国守军的核心工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5页。

事大部分被毁，备炮五门也被炸坏。夜间，日军在其富池口阵地炮火的掩护下，十余艘汽艇向田家镇发动攻击，企图突破要塞阵地。中国守军炮台官兵立即以机枪向汽艇扫射，顽强地击退了日军的第一波次攻击。随后，日军又组织 700 余人在飞机掩护下，连续不停地向核心阵地发起猛攻，激战一夜，双方伤亡极为惨重。

9 月 28 日，日军再度集结海空军优势兵力，向田家镇炮台发起进攻。日军 20 余艘汽艇在飞机掩护下，企图在炮台下强行登陆。中国守军炮台官兵拼死阻击。激战数小时后，日军又加强了海空火力，并于盘塘附近强行登陆成功，随之进攻至冯家山，已距田家镇炮台仅数百米。中国海军被迫将炮毁坏，撤离阵地。田家镇要塞陷于日军之手。

田家镇要塞之战，日军平均每天在田家镇发射炮弹 500 余发，日军战机共投弹在 100 枚以上，中国守军的各炮位、指挥台所、观察所均遭到轰击，陈耀先等海军官兵壮烈牺牲，陆军第 9 师和第 57 师给予了有利配合，并以血肉之躯与海军展开协同作战，使田家镇炮台坚守十二天，“中国海军共击沉日军舰艇二十一艘，击伤两艘”^①。

1938 年 10 月中旬，日本陆军采用大迂回的战术，包围武汉下游的最后一道要塞——葛店，中国海军官兵在葛店再次与日军展开激战。

◎ 葛店要塞防守战

葛店位于武汉下游，是沿长江通往武汉的最后一道屏障。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 9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3 页。

国民政府在葛店部署了防御部队，要塞司令为刘翼峰少将。中国海军在黄家矶、白浒山阵地设两个总炮台，部署舰炮十门，编配兵力 205 人，第一总炮台以方莹为台长，部署在黄家矶，下设三个分台，部署舰炮六门；第二总炮台以程崑贤为台长，部署在白浒山，下设两个分台，部署四门舰炮。田家镇炮台的中国守军与日军鏖战十二天后奉命撤退，武汉正面的江岸防区仅余葛店一道防线。9 月 30 日，中国海军在黄颡口至沙镇江段布放漂雷 120 余枚，次日起，又在团风、葛店、阳逻、湛家矶布设定雷 800 余枚，在鄂城、叶家洲等地布放漂雷 200 余枚。

1938 年 10 月 16 日，葛店防御战正式打响。日军派出多批次战机对黄家矶、白浒山阵地实施轮番轰炸。炮台筑有防空设施再加上中国守军对日战机实施炮火还击，干扰了日军战机投弹的准确性，中国守军炮台的大炮损失甚微。

10 月 17、18 日，日军派战舰对中国海军炮台实施攻击，虽发射炮弹数百发，但无一命中炮台。日军战机向炮台投弹百余枚，也无直接命中炮台。这两天，中国海军炮台损失不大。

10 月 19 日，日军出动汽艇对葛店炮台实施小规模袭扰，无大的战事。

10 月 20 日，日军舰机再次联合对炮台进行攻击，日军 40 余架战机对炮台实施轰炸，日舰向炮台发炮数十次，白浒山阵地指挥所与各炮位之间的通信设施被炸毁，暂时失去了联系。

10 月 21 日，日军在气球的指引下，向黄家矶阵地发炮百余次，无一命中，最终，中国海军使用机枪将日军气球击破，日军失去指引，暂停了攻击。日军六架战机在湖北新堤附近江面发现永绩号和江元号战舰后，对两舰实施了轰炸，永绩号战舰舰长曾冠瀛组织官兵实施反击，不幸的是舰首水线下被炸中，形成了左舷宽 1.5 米、长 0.6 米，右舷宽 3.6 米、长 2.8

米的两个破口。该舰被搁浅待援。轰炸中轮机下士林鸿秋、一等轮机兵林阿智阵亡，副军士长朱廷孔、电机匠谢应东等八名战士受伤。^①江元号战舰受损不大，日机离开后该舰驶离。

10月22日，日本海陆军同时发起攻击。攻击中两艘日军舰艇被水雷炸沉，其余日军军舰不敢贸然前进，在远处向葛店中国海军炮台实施轰击，炮台官兵也给予猛烈还击。日本陆军则轻易突破了黄家矶阵地前部署的五道防线，对黄家矶阵地形成包围之势，但在进攻炮台时遭到中国海军的猛烈还击，日本陆军死伤数十人，被迫撤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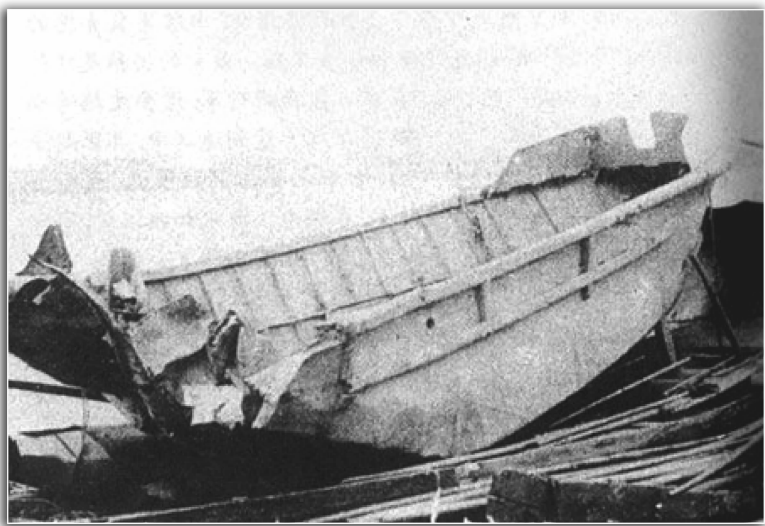
10月23日，因黄家矶阵地后路被日军切断，第一台台长方莹下令部分官兵掩埋好炮门后撤离阵地，自己与余下的十七名官兵坚守第二分台，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夜间，方莹率官兵击退了日军的一次小规模进攻。

10月24日清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闻知葛店战事吃紧，乘车抵达葛店炮台亲临指挥。下午，情况更加危急，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葛店下游赵家矶登陆并向炮台发起攻击，中国海军炮台官兵奋力还击，击沉日军汽艇四艘。

10月25日，日军在门桥镇及葛店公路间，分兵向要塞进攻，再次使用气球指挥炮火攻击，猛攻葛店要塞炮台。日军战机在天空不断向守军阵地疯狂投弹扫射。中国海军炮台官兵英勇守卫，向日舰发炮猛烈还击，使日军进攻受阻。午后，日军便衣队出现在观音山，葛店阵地三面受围，总台副郑亦汉等人在作战中壮烈牺牲。5时许，葛店炮台发现九峰方向升起了约定撤退的橘黄色气球，但炮台指挥员仍命全体官兵将剩余炮弹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打光，并坚持数小时后，将炮门拆卸掩埋，趁夜撤出了葛店要塞阵地。



▲被炸沉的日本舰艇

长江中下游最后一座要塞葛店要塞在坚守四天之后，再陷日军之手。海军司令陈绍宽最后一天乘永绥号战舰上驶，离开葛店，进驻长沙，继续指挥海军作战。葛店失守的当天，日本陆军先头部队攻入汉口，中国守军也宣布撤出武汉，向湖南及三峡地区转移。至此，为期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宣告结束。

中山舰喋血金口

◎ 中山号战舰的光辉历程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为清朝政府海军大臣载洵和北洋海军统制萨镇冰于 1910 年在日本三菱造船厂定造的，耗资白银 68 万两。该舰排水量为 780 吨，满员编制 136 人，舰身长 62 米，航速每小时 13.5 海里，主副舰炮各八门。1913 年春，战舰建造完成后命名永丰号，开赴上海，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海军第一舰队服役。

1915 年底至 1916 年初，孙中山发起护国讨袁运动。蔡锷、李烈钧等人在云南等省组成护国军起义响应，袁世凯调动 10 余万军队攻打护国军。永丰号战舰在前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的率领下，与海圻号等战舰一起加入了护国军的战斗序列，宣布起义讨伐袁世凯。1916 年 3 月 22 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但仍占据总统职位。5 月 9 日，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6 月 16 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暴病死去，护国运动宣告结束。参加护国军的舰只，仍旧各自回军服役。这是中山舰的首义之举。

1917 年 6 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在上海劝说北洋海军参加护法行动，反对段祺瑞的北洋军阀政府，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7 月中旬，孙中山从上海乘海琛号战舰到广州，

揭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海军总长陈璧光发表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起义宣言，并率第一舰队陆续从上海浩浩荡荡南下广州。西南护法舰队由永丰号、海琛号、海圻号、肇和号等十一艘军舰组成，永丰号战舰再一次参加了起义，并成为护法舰队的骨干。12月，孙中山被推选为军政府大元帅。护法舰队官兵虽坚决拥护孙中山，但由于革命阵营的南方军阀从中破坏，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中途夭折。

1922年6月16日，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兼陆军部长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围攻总统府，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粤秀楼。孙中山迫不得已，与夫人宋庆龄移往永丰号战舰避难。孙中山以永丰号战舰为座舰，号召海军将士讨伐叛逆。6月21日，海军官兵代表晋谒孙中山，表示拥护大总统，讨伐陈炯明。孙中山坐镇永丰号战舰，率领海圻号、海琛号等战舰，戡乱平叛，粉碎了陈炯明的叛乱。

1923年8月，孙中山与宋庆龄登上永丰号战舰与海军官兵一起隆重举行“纪念蒙难一周年”活动。1924年11月13日，应冯玉祥将军“共商国是”的邀请，孙中山将广东政府事务托付胡汉民暂管，与宋庆龄乘坐永丰舰到达香港后换乘了日本邮轮春阳丸号北上北京，这是孙中山再次也是最后一次乘坐永丰号战舰了。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肝病复发在京病逝。噩耗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将与孙中山先生生命联系紧密的永丰号战舰更名为中山号。4月13日，代行广东大元帅府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正式下达更名令，并亲自主持更名典礼。^①中山号战舰由此得名。

^① 《广东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第三版。

◎ 中山舰喋血金口

中山舰的舰长萨师俊（1886—1938），是近代海军宿将萨镇冰的侄孙。中学毕业后，萨师俊考入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时，正值军阀混战，他投奔孙中山的革命营垒，历任中国海军江贞号、建安号战舰舰副，后又擢升公胜号炮艇艇长，仁胜号、青天号、楚秦号等舰舰长，曾亲自指挥仁胜号战舰自上海航行到福建，开创了海军历史上内河炮艇首次航海远行的先例。1936年，萨师俊调任中山号战舰舰长，授中校军衔。



▲ 中山舰舰长萨师俊

1938年10月24日，中山号战舰随同楚同号、楚谦号、勇胜号、湖隼号等战舰驶入长江金口水域，执行从金口至城陵矶江面的警戒及保护武汉疏散的运输任务。日军战机发现后，对舰队实施连续不断地轰炸，楚谦号、勇胜号、湖隼号等战舰冲出重围，楚同号战舰则在嘉鱼附近被炸伤。中山号战舰在金口镇附近江面与六架日军战机展开了一场血战。金口位于武汉市武昌县（现江夏区）西南21公里处，距武汉不过30公里。金口长江上游两岸，一马平川，下游两岸，丘陵连绵，为历代军事战略要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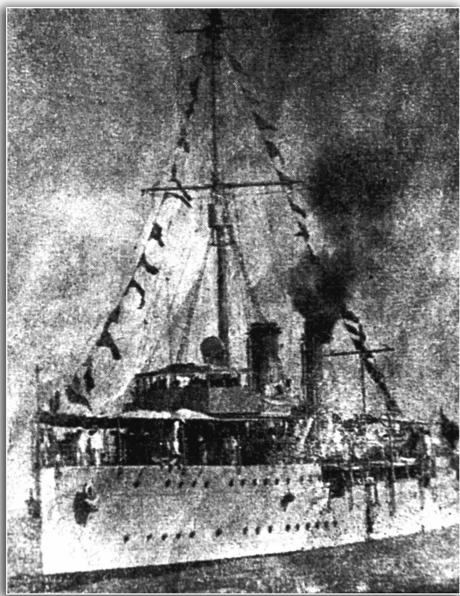
上午9时许，日本海军第十五航空队下辖二中队的六架战机在执行轰炸粤汉铁路任务后，返回江西九江途经长江嘉鱼段上空时，发现一艘停泊在江面、舰尾飘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的中国军舰，此舰即是中山号战舰。日机随即对该

舰展开了攻击，俯冲攻击时发现该舰是中山号战舰，立即通过无线电报告给九江指挥部并很快飞离了中山号战舰上空。日军九江指挥部立刻派遣渡边初彦大尉率三架战机沿江搜寻中山号战舰，准备实施攻击。日军三架战机发现中山号战舰后，随即展开攻击，但因天气不佳，当时下着小雨，以及中山号战舰实施了巧妙的规避航行并展开对空射击，日军战机无功而返。

下午 15 时 15 分，日军再次派出九架战机飞临中山号战舰上空，开始对中山号战舰实施猛烈的攻击。日军战机袭击中山号战舰时，萨师俊舰长站在指挥台上，沉着指挥广大官兵集中火力对空射击，当日军战机进入舰炮防空武器的有效射程时，萨师俊舰长命令，舰船呈蛇形前进并数门火炮一齐对空射击，打退了日军战机数次进攻。

日军战机多次攻击未果，改变进攻方式，六架战机开始轮流急速俯冲，投掷炸弹，并以飞机上的机关枪辅助扫射。激战中，中山号战舰舰首主炮因射击太久，出现了故障，火力网出现空当，日军战机乘机而入，炸弹雨点般地在舰首周围落下，驾驶台当即被炸毁，舱室内的官兵血肉横飞，萨师俊不幸也被炸断左腿，右腿、左臂俱遭重创，遍体血肉模糊，鲜血流满一地。但萨师俊忍着巨痛，依靠在栏杆上，努力支撑着身体，继续指挥官兵作战。不久，中山号战舰尾部被日军战机炮弹击中，轮机长黄孝春、轮机兵郭奇珊等当场阵亡，左舷也被日军战机炮弹击中，被炸出了一个 1 米见方的大洞，江水开始涌向舰中，3 分钟后，江水已经漫到轮机舱内士兵的腰部，并漫进了锅炉，炉火熄灭，战舰停止了前进，舰体开始渐渐地向江中下沉。舰长萨师俊得知情况后，命令官兵们先转移，“诸人尽可离舰就医，惟我身任舰长，职责所在，应与舰共存亡，万难

离此一步”^①。船上官兵强行将萨师俊舰长抬到舢板上。日军战机发现舢板载人离舰后，立即对舢板上的官兵进行扫射，弹落如雨，萨师俊舰长和伤员全部壮烈殉国。



▲在武汉会战中，中国海军中山舰被日机击沉，舰长萨师俊及部分官兵壮烈殉国。

家住金口岸边的老人于泰亲眼目睹了中山号战舰的沉没过程：“敌机第三次俯冲轰炸时，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舰身再次中弹，中山舰已是全船大火，浓烟蔽天，无数水柱冲天而起，军舰舰首开始下沉，没入水中，舰尾高高地翘在水面上。全舰官兵这时才纷纷跳水逃生，除少数泅水到达岸边外，

^① 黄恭威：《中山舰萨舰长师俊事略及抗战殉难之经过》，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55页。

其余都壮烈牺牲在江中，真是惨不忍睹。”^① 激战后，中山号战舰幸存官兵十余人，阵亡 25 人。阵亡将士名录为：

萨师俊：舰长，中校，福建闽侯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历任江贞、建安等舰副长，顺胜号、威胜号等舰舰长。1934 年冬任中山号战舰舰长，牺牲时 43 岁。

魏行健：航海官，湖南衡阳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1935 年被派英国留学，1938 年 5 月上中山号战舰，任航海候补员，牺牲时 28 岁。

黄孝春：中山号战舰轮机军士长，福建连江人。烟台海军练营毕业，曾任建康号战舰轮机军士长等职，牺牲时 48 岁。

陈智海：见习官，浙江杭州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1938 年 9 月登上中山号战舰，牺牲时 22 岁。

周福增：见习官，浙江常山人。马尾海军学校毕业，1938 年 9 月登上中山号战舰，牺牲时 22 岁。

王兆祥：中山号战舰枪炮上士，福建闽侯人。1904 年烟台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 54 岁。

陈恒善：中山号战舰簿记下士，福建闽侯人。马尾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 47 岁。

刘则茂：中山号战舰簿记下士，福建闽侯人。1928 年 2 月毕业于马尾海军练营，牺牲时 33 岁。

吴仙水：中山号战舰舵工下士，浙江黄岩人。1932 年 7 月上中山号战舰学习，牺牲时 32 岁。

林逸资：中山号战舰一等兵，福建闽侯人。1924 年 12 月由海军警备中队升中山号战舰一等兵，牺牲时 36 岁。

^① 于泰：《中山舰金口遇难目睹记》，载政协武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昌县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105 页。

李麒：中山号战舰一等信号兵，福建闽侯人。1931年9月毕业于马尾海军练营，牺牲时26岁。

郭奇珊：中山号战舰一等轮机兵，福建闽侯人。1931年12月毕业于马尾海军练营，牺牲时27岁。

张培成：中山号战舰一等轮机兵，浙江诸暨人。牺牲时27岁。

陈利惠：中山号战舰一等兵，福建闽侯人。1932年11月毕业于马尾海军练营，牺牲时30岁。

陈永孝：中山号战舰二等兵，福建闽侯人。1932年7月毕业于马尾海军练营，牺牲时25岁。

张育金：中山号战舰二等信号兵，福建闽侯人。马尾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25岁。

洪幼官：中山号战舰二等兵，福建连江人。马尾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27岁。

严文焕：中山号战舰二等兵，福建闽侯人。马尾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23岁。

李炳麟：中山号战舰三等信号兵，福建闽侯人。马尾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24岁。

江钊官：中山号战舰三等信号兵，福建闽侯人。马尾海军练营毕业，牺牲时25岁。

黄珠官：萨师俊舰长的勤务兵，轮机军士长黄孝春的侄子，福建连江人，牺牲时19岁。

陈有中：不详。

李有富：不详。

陈有利：不详。

中山号战舰被袭击以后，海军部长陈绍宽曾多次用无线电

台与中山号战舰进行联络，但一直联系不上。陈绍宽感觉情况不好，便连夜乘永绥号战舰从岳洲赶到金口，发现中山号战舰被日军战机击沉，立即组织官兵打捞了烈士遗体，并发给每位幸存者一些费用。抗战胜利后，陈绍宽在乘军舰从重庆到南京经过金口时，让舰上的官兵对空鸣枪，以示对中山号战舰及舰上阵亡官兵的哀悼。

荆湘与川江防守战

◎ 荆宣布防作战

武汉失守以后，国民政府机关搬迁至重庆，建立战时陪都，确保重庆安全、守住湖南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防御重点。日军占领武汉的同时，也占领了广州，下一战略目标是进攻长沙、衡阳，占领湖南要地，打通粤汉铁路，实现华南与华中的通联。湖南的战略要地成为中日争夺的战场。重庆三面环水，位于嘉陵江入川江口处，而荆河又处川江前卫。因此荆河的防守是川江的屏障，对重庆的安全十分重要。为确保重庆安全，中国海军的作战任务是，配合陆军在武汉上游长江各段抗击日本海军沿江而上攻击重庆。

为阻止日军继续西上进犯重庆，中国海军与日军在武汉激战的同时，在武汉上游的荆河、洞庭湖、湘江等处加紧部署设防，构筑防御工事，划分布雷区实施布雷，拆除沿江各段的航行标志等。洞庭湖是湘、资、沅、澧四水的总汇，面积辽阔，为日本海军由长江进入湘江进攻长沙的必经之地。鉴于该水域防御作战的重要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设立湘资沅澧封锁委员会，主任为陆军中将朱焕庭，副主任为海军少将陈宏泰，该委员会成员大部分由海军人员为主，专门负责协调封锁湘、资、沅、澧水域任务。1938年11月，海军成立布雷队，下辖

七个分队，由曾国晟任队长，分别使用漂雷、定雷实施布雷进行防卫。在藕池、沙市、松滋、宜都、红花套各处设置固定水雷；在监利、郝穴、松滋、宜都、平善坝等处，设置漂雷。11月9日，在石首、藕池布设定雷200枚。11月19日，在石首下游布放漂雷150枚。总计在石首阻塞线前后布放水雷500余枚。此后，又在郝穴、马家寨、陡湖堤、窑家埠、马家嘴、观音寺等处，节节布雷封锁。中国海军官兵的布雷行动是在日军战机的猛烈轰炸之下冒死进行的。布雷过程中，义胜号、永胜号、仁胜号三艇及4号、6号两艘驳船，在藕池口执行护送水雷任务时，遭日军战机猛烈空袭，全部沉没。

1939年5月，中国海军将石首阻塞力量用趸船沉江予以加强，并配以竹缆连系阻塞。10月又构筑一辅助工事，以确保石首阻塞线的安全。从1940年3月16日开始至5月间，中国海军布雷队在二洲子、朱家河附近，观音洲上游布放漂雷70枚。日本海军为防止中国海军的漂雷袭击，在观音洲用铁索系网设防御网。中国海军破坏了日军设置的防御网，致使日本海军始终不能越过荆河水道，攻取宜昌、重庆的企图难以得逞。1940年6月，日军重兵迂回包围宜昌，中国海军布雷队在砖桥、红花套布放漂雷，在石首、藕池、郝穴、太平口等处加布定雷1900枚。宜昌曾一度被日军攻占，但荆河一段从松滋到洪水港仍为中国海军控制。

1941年4月至6月，中国海军又阻止了日军打通沙市至岳阳、岳阳至宜昌间长江运输的企图。1941年4月，中国海军获悉日本海军企图打通沙市、岳阳间长江航运，将由沙市仙桃、新堤等处共同进犯监利一带。为阻止日军，中国海军布雷队在洪水港布设20枚定雷。6月，日本海军又企图进犯常德等处，希望能打通岳阳、宜昌间长江航道，中国海军布雷队复于洪水

港、石首等处布设定雷 180 枚，致使日本海军始终无法溯江西进。10 月 1 日，中国海军配合陆军反攻宜昌，连续六次在黄公庙附近布放漂雷 44 枚，日舰不敢出动协同陆军作战，从而保证了中国军队渡江作战。10 月 10 日，中国军队攻入宜昌，捷报传来，举国沸腾。中国海军在荆河布雷的成功，对陆军攻入宜昌起了很大的作用。

洞庭湖口的城陵矶又是通往荆江、洞庭湖、湘江的咽喉，为此，中国海军在此地区部署了舰炮 25 门，兵力 280 人，任命罗致通为炮队长。1938 年 11 月 9 日，日军对城陵矶炮台实施包抄战术，在芭蕉湖实施登陆。中国陆军慌忙撤出阵地，罗致通队长也带领海军官兵拆卸炮门后撤守了城陵矶阵地。10 月 12 日，日军占领岳阳，洞庭湖防务告急。1939 年 4 月，军事法庭判决“将洞庭区炮队队长罗致通开除军籍，永不叙用”^①。

为防止日本海军军舰深入，中国海军总司令部下令将洞庭湖航行标志一律拆除，在白玉圪、营田滩、老鼠夹等处布设水雷 190 多枚。1938 年 10 月 11 日、13 日调顺胜号、江平号、俞大猷号轮船及 2 号、10 号铁驳船及民船等在营田滩附近，南抵长沙、西通常德的交叉江面，筑成一道封锁线。布雷艇在洞庭湖内东起鹿角、南迄湘潭、北接荆河、西达常德的广阔水域内布下 400 多枚水雷。中国海军还把从长沙征集的二十多艘小轮下沉堵塞水道。10 月 19 日，中国海军布雷队在监利布放漂雷，对宜昌水道进行堵塞，并划定宜昌东西两处重要地区为沉船堵塞地点。中国海军除在宜昌以上、巴东以下航道进行勘测布雷

^① 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军事档案文献初编》（第 8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17 页。

外，还建成五处舰炮阵地。

中国海军的布雷行动有效阻止了日本海军配合陆军的作战行动。11月，日本海军山峬大佐和桑原中佐的报告中，对中国海军布雷队员的勇敢表示出了极大的惊异。

◎ 湘北防守战

1939年9月上旬，日本陆军集结六个师团，日本海军组织二百余艘舰艇及海军陆战队两个大队向岳阳湖面集中，准备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面对日本海军的攻势，中国海军在湘江的磊石山、老闸口、濠河口、营田、沉沙港、元潭、许家洲、易家港、湘潭，沅江的杨柳湖、八金叉，南嘴、天灯庙、洪家嘴、岳飞嘴等处紧急布雷2000余枚。布雷行动有效地迟滞了日本海军配合陆军实施第一次长沙会战的作战行动。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海军派往湘资沅澧封锁委员会工作的陈宏泰、曾万里、郭宏久等17人，以及布雷队队长林藻、周仲山、邵仑，队员薛宾璋、欧阳炎、杨光辉、蔡诗文等16人，均膺奖叙。

1941年9月，日军又集结了五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旅团，以及海军陆战队、舰艇部队、空军部队、炮兵部队等12万兵力，发起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第九战区调动四十个师约18万兵力投入作战。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命令驻守洞庭湖一带的海军布雷队，密切注意日本海军动向，配合陆军实施第二次长沙作战。9月16日，日本海军“集中军舰二十八艘，汽艇二百余只，加配飞机二十四架，准备对我军攻击”^①。

① 宋瑞珂：《第二次长沙会战经过》，载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2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9月17日，日军以海陆两军自岳阳南进。日本陆军由新墙进兵，南渡汨罗江，向长沙挺进；日本海军将舰艇集结在鹿角、九马嘴一带，企图冲进湘江，直迫长沙，以形成水陆两军会合包围之势。因中国海军布雷坚固，日舰屡次猛攻，始终无法前进一步。中国海军在湘江和沅江抢布水雷1000多枚，并在注滋口、磊石山、虞公庙等地加强了布防，日本军舰难于突破中国海军的层层防线，始终寸步难进。

9月19日，日本陆军先头部队已越过湘阴，日本海军还被中国海军的水雷阻于鹿角以北，致使日军未能形成齐头并进的协同作战态势。日本海军对此十分恼火，派出舰艇数十艘企图经横岭湖进犯锡江口，遭到中国守军炮火的打击，两艘战舰被击沉，数百日军被击毙。接着，日军又攻击锡江口和畎口阵地，均被中国守军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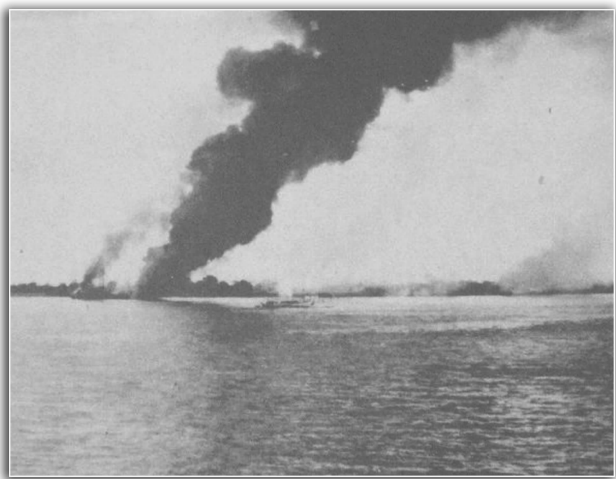
9月20日，在日军战机的配合下，日本海军派十余艘战舰攻击中国守军畎口阵，炮击老龙潭、团竹寺，中国守军顽强坚守并使用轻武器实施还击，日本海军一艘战舰被击伤。

9月21日，日本海军派出七艘战舰、十余艘汽艇援救20日被中国守军击伤的日舰。中国守军集中炮火对其进行攻击，击毁日军汽艇三艘，并将受伤的日舰击沉，击毙日军二三百人。与此同时，一个由五艘战舰组成的日本海军舰队对中国守军的芦林潭阵地进行了攻击并占领了芦林潭阵地。

9月23日，日本海军一面派战舰在横岭湖、东湖攻击中国守军阵地，一面派出扫雷艇实施扫雷作业。与此同时，中国海军也在刘家湾、元潭、扁担洲、三汊河等处加紧了布雷作业，先后布雷200多枚。

9月27日，中国守军击退了日本海军在虞公庙方面的攻击。

9月28日，日本海军一艘扫雷舰在营田滩附近实施扫雷时，被中国守军布放的水雷炸沉。



▲中国海军在长江布雷，日军舰艇中雷起火（黑烟是炸点，白烟是烟囱出来的）。

9月29日，中国守军反攻斗米嘴和芦林潭，日本海军军舰慌忙逃走。

直至10月7日，第二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前，日本海军始终没有突破中国海军布设的雷区，无法有效地配合陆军部队作战。

1941年12月19日，日军又集结了四个师团、三个独立旅团和炮兵、工兵、海军、空军等部队12万余人，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守军第九战区四十个师约18万人投入作战。此次会战时值冬季，洞庭湖呈干涸状态，更便于中国海军布雷作战。会战中，中国海军成立四个布雷队，先后在霞凝港、捞刀河、浏阳河、乔口、静港、石湖包等处加布了270多枚水雷，使日本海军沿水路配合陆军作战的企图再次失败。会战结

束后，国民政府嘉奖了第一布雷总队总队长陈宏泰和各大队大队长。

◎ 川江防卫战

川江是长江流经四川省内的长江流域的总称，该水域水流湍急，弯曲多滩，礁石星罗棋布，三峡地段地势险要，自然环境复杂，是防卫战时陪都重庆的最后一道水上屏障。武汉失守后，中国海军为保卫重庆，在宜昌至万县的长江两岸设立川江临时炮台。1939年1月，国民政府江防军召开川江要塞筹备会议，经研究决定在川江设立要塞区。3月，海军在宜昌至巴东成立了宜巴区要塞区炮台，设立第一、第二总台，下辖四台，九个分台。方莹任第一总台台长，曾冠瀛任第二总台台长，以石碑、庙河、洩滩、牛口为阵地，配备舰艇及野炮、山炮55门。另外，在红花套设立第一直属台，装备舰炮4门。10月，在巴东至万县间，成立巴万区要塞，设立第三、第四总台，下辖五分台。程崑贤任第三总台台长，刘焕乾任第四总台台长，以万流、青山洞、巫山、奉节、云阳为阵地，配备舰艇及野炮、山炮47门。四个总台共编配官兵1203人。另在第一、第二总台内各编配烟幕队两队，第三总台编配一队。

1939年7月，海军总司令部又下令正式组建川江漂雷队，由叶可钰担任漂雷队队长，下辖六个布雷队，张绍熙、高如峰、阙辅三、韩兆霖、谢为森、黄子坚分任队长。各队分别驻守在石碑、庙河、洩滩、牛口、巫山、万县。陈季良率第一舰队驻防万县指挥，曾以鼎率第二舰队驻防巴东指挥。此外，在涪陵至重庆间江段勘测了预备雷区，储存部分漂雷备用。

1940年6月，宜昌失守后，日本海军虽无法突破荆河雷

区，但海军第一总台石碑距宜昌仅十余里。陈绍宽为防意外，乘坐永绥号旗舰赶赴石碑部署防御工作，对炮台守军说，希望“全体将士站在抗日第一线，要团结一致，同生共死，坚定不移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最后胜利”^①。1943年5月后，日军多次向石碑地区发起进攻，中国海军凭借险要的地势，顽强地阻击了日军攻击，取得了石碑保卫战的胜利。战后，重庆各界慰问团为对英勇战斗的官兵表示敬意，在石碑立了“石碑保卫战纪念碑”，上面刻写：“民族英雄血，山河锦绣花，舍身争许国，杀敌当还家。正气乾坤塞，忠风世界夸，泰山权轻重，片石与光华。”

1941年8月22日，一架日军战机在巴东附近的杨家沱被击落，甘露号测量舰派兵俘获日军机械师两人。此后，日军战机连日不断对中国海军舰只实施空袭。1940年9月3日，日军将甘露号测量舰作为重点轰炸目标。甘露号测量舰在巴东附近的台子湾被日军战机炸沉，舰上官兵欧清芝、叶咏仪、王炳良、林把桐等人全部壮烈牺牲。

1941年3月5日，日本陆军从宜昌分三路向西进行攻击。为阻止北岸日军渡江进攻南岸，3月9日晚，中国川江漂雷队在石碑悄悄布放30余枚漂雷，渡江日军遭到了狠狠的打击。10日，日本陆军占领平善坝，但日本海军仍被阻挡在荆河口外。占领平善坝的日本陆军得不到海军的支援，不敢孤军深入，最终匆匆向宜昌方向退却。

1941年8月23日、24日，日军战机连续两日对中国海军

^① 高德埠：《石碑天险敌胆寒》，载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武汉会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

的江鲲号、江犀号两战舰实施空袭，两舰虽以猛烈炮火对空还击，但是最终还是因寡不敌众和火力弱小，在巴东台子湾被日军战机击沉。8月29日，中国海军定安号运输舰被日军战机炸成重伤。9月4日，中国海军湖隼号鱼雷艇作战受伤。9月14日，中国海军7号驳船在巴东被日机炸沉。

1941年11月，川江漂雷队奉命改编为第四布雷总队，严智（后为郑震谦）任总队长兼第一大队大队长，张绍熙、阙辅三、韩兆霖、刘荣霖、王文芝分任第二至第七大队大队长。1943年春，奋战在荆河的第三布雷总队撤走。荆河雷区被破坏后，川江的形势日益严峻。5月，日军西进，攻至三斗坪附近。为阻止日舰溯江西犯，第四布雷总队赶赴平善坝江畔，于5月31日布雷50枚。次日，一艘日舰在宜昌下游被炸沉。6月30日，第四布雷总队再布雷30枚，日军舰船闻讯纷纷而退。日本陆军孤军深入，在没有海军配合的情势下，不久即退走。此后，第四布雷总队继续坚守阵地，所谓“压倒优势”的日本海军始终未能驶入川江。

布雷游击战

◎ 布雷游击战部队的组建

武汉会战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改变了侵占中国的军事战略，将速战速决战略变为以战养战战略。国民政府也相应地调整了军事战略，将消耗战战略改变为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战战略，一面在前线发动有限攻势，一面在敌后发动广泛的游击战，消耗日军的实力，加强沦陷区的监管，尽全力阻止资助日军的物资，迫使日军困守点、线，破坏其以战养战的战略计划。1939年8月，中国海军舰艇已经损失殆尽，仅剩下十四艘战舰，计第一舰队的“江元”“楚观”“楚谦”等九艘，第二舰队的“永绥”“民权”等五艘。为阻止日军战舰沿长江进犯重庆，中国海军将所剩的战舰派驻在宜昌、巴东、万县、重庆等地，执行水上防御任务并协助当地防空部队对空作战。

按照国民政府的军事战略调整，并根据现有的作战实力和作战任务，中国海军也相应地调整了作战方针，决定在长江、沿海等水域逐步开展布设攻势作战的布雷游击战，并开始着手筹建布雷游击队。陈绍宽先是命令水雷制造所的股员陈庆甲，对挑选的二十名作战勇敢并自愿加入水雷游击战的人员进行布放水雷训练。然后，又派出大批人员到常德进行布放水雷

训练。

1939年11月，海军总司令部正式组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设布雷游击总队部，任命刘德浦为总队长，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五个队，各队配备电台一部，各队下辖共十个分队，总队部直辖第十一分队。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成立后，开赴第三战区，执行封锁长江、破坏日军水上交通等作战任务，与日军展开水上游击战。

1940年1月，海军总司令部修正《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编制》，任命刘德浦为总队长，叶可钰、何传永为副总队长，杨希颜为第一队队长，严智为第二队队长，郑振谦为第三队队长，陈挺刚为第四队队长，林遵为第五队队长。为强化与第三战区的协同作战，海军总司令部决定将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总队部设在江西上饶，将湖口至芜湖沿江各地划分为第一布雷游击区，作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的作战范围。随着布雷任务的增多，1940年9月，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决定在布雷总队下



▲ 中国海军长江中游布雷队队副叶可钰与触发水雷

增设第六队，任命李申荣为队长，下设第十二、第十三两个分队，配备一部电台。

1940年4月，中国海军在前期训练的基础上设立了四个布雷队，任命林祥光为第一队队长，沈聿新为第二队队长，周仲山为第三队队长，薛宝璋为第四队队长，各队由水雷制造所指挥管制，作战任务区划定为长江鄂城至九江一段的第二布雷游击区。1941年4月，中国海军将第二布雷游击区的作战区域进行了调整，以九江、汉口段和汉口、岳阳段划分为浔鄂、湘鄂两个任务区。

1940年4月，中国海军组建浔鄂区挺进布雷队，任命李向刚为队长，作战区为监利至黄陵矶段的第三布雷游击区。

1941年9月初，在前期组建的基础上，中国海军全面整编了各布雷游击队，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布雷总队。任命海军总司令部舰械处处长陈宏泰兼任第一总队队长，总部设在长沙，下辖七个大队，负责配合第九战区在湘江、洞庭湖一带作战。10月初，将长江布雷游击队改编为海军第二布雷总队，任命刘德浦为总队长，总部设在江西上饶，下辖七个大队，负责配合第三战区在沿海港口、长江沿岸及湖汉等处防御作战。1942年11月，将派往荆江的布雷队改编为第三布雷总队，任命薛家声为总队长，下设七个大队；将川江漂雷队改编为第四布雷总队，任命郑振谦为总队长，下设七个分队。第二舰队司令部负责指挥第三、第四布雷总队的作战任务。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布雷队保持着高昂的战斗热情，在长江各段主动出击，与日军展开布雷游击战，使日军防不胜防，损失惨重，始终不能在长江上顺利航行作战。



▲ 中国海军布雷第二总队合影

◎ 布雷游击战战绩

为破坏日军占领区的水上交通线，国民政府要求海军“在长江各段实施水上游击，发挥敌后攻势，以遮断敌水上交通为目的，袭击舰艇及运输船只手段，作无定时无定地之钻隙踏虚布雷”^①。1940年1月，中国海军成立的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最初划分的作战区域为芜湖至湖口沿江各地带，为长江中游第一布雷游击区。各布雷游击队，带漂雷分别进入任务区，展开布雷游击活动，频频奏效，日本海军舰艇不断被击沉。

1940年1月20日夜，海军布雷队在贵池两河口布雷15枚，炸沉日军汽艇一艘，炸死十三名日军，炸伤五名日军。

1月21日，海军布雷队在贵池、大通间，炸沉日军一艘运

^①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1941年版，第35页。

输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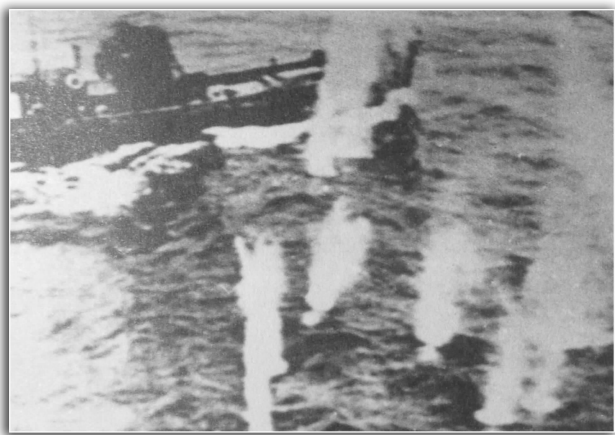
1月28日，海军布雷队在繁昌附近布雷5枚，炸沉日军运输舰一艘。在湖口下游永和洲布雷42枚，炸沉日军汽艇一艘，炸死14名日军。随后，在彭泽附近布雷炸沉日军战舰三艘，炸死30多人。

2月1日晨，海军布雷队又在马当和小孤山间炸沉1艘满载日军的运输舰。

2月7日，海军布雷队在繁昌附近的油房嘴布雷14枚，将日军停泊在汪家套的一艘装甲艇击沉。

2月17日，海军布雷队在贵池附近江心洲南港布雷16枚。18日，炸沉日军在前江口上游大王庙附近的汽艇一艘，死伤四十余人。

2月23日夜，海军布雷队在湖口布雷77枚。25日，在石钟山附近炸沉日军一艘大型舰只、一艘汽艇，170余人被炸死，40余人被炸伤。28日，在马当炸沉日舰一艘，炸死50余人，炸伤30余人。



▲ 日军舰船遭中国水雷袭击

2月25日，海军布雷队在贵池以西十八家江边布雷20枚。次日，在前江口炸沉日军中型舰只一艘，死伤数十人。

3月14日，海军布雷队在铜陵附近布雷5枚。15日，又在湖口西南鞋山至门口山之间布雷57枚。19日，日军巨型运输舰在马当触雷沉没，死伤30余人。24日，日军一艘巨型运输舰在安庆上游的官洲触雷沉没。

1940年4月，中国海军将第一布雷游击区由湖口、芜湖段扩展为湖口至江阴段。日本海军为阻止中国海军的漂雷袭击，在湖口江中架设网绳，但被中国海军布雷队破坏。日本海军上层十分苦恼，驻长江舰队司令被迫对其航行在长江的舰艇发出四条命令：“一、禁止集结行使；二、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轮，由兵舰引导；三、舰轮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间；四、凡舰轮行驶芜湖上游时必须加速驶过。”^① 四项命令中，每条都附有不遵守命令者的惩罚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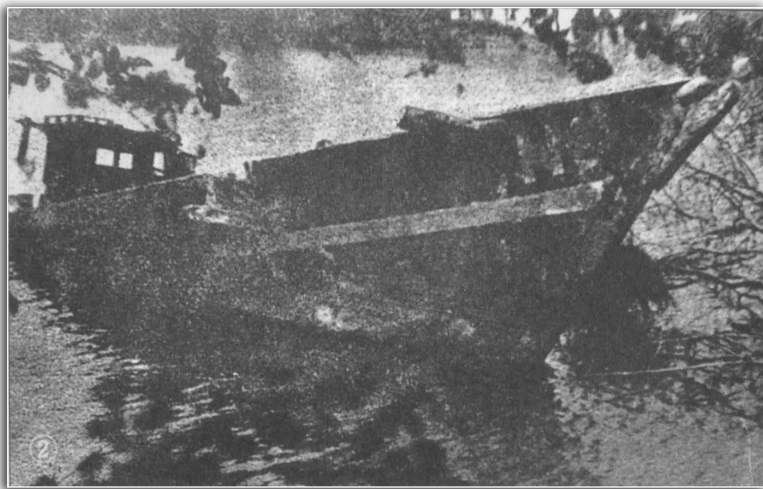
6月，中国海军各沿江布雷队又开始了积极的布雷活动。6月1日，海军布雷队在贵池两河口布雷8枚。17日，在旧县附近将日本的一艘商船炸沉。19日，在大通附近炸沉了日军的一艘汽艇和一艘小火轮。

6月4日和21日，海军布雷队在繁昌附近油房嘴各布雷5枚。25日，日军巨型运输舰西善丸号在鲁港触雷沉没。

6月17日，海军布雷队在安庆上游黄石矶布雷19枚。18日，日军一艘满载军火的中型运输舰在安庆附近触雷，在这艘运输舰慢慢下沉时，日军两艘汽艇进行抢救，也各自触雷，三艘舰艇纷纷沉没江底。同时，从下游江面驶过来的日军一艘汽

^① 陈绍宽：《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之方针》，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印1941年版，第30页。

艇，也在附近触雷沉没。



▲ 被中国水雷炸毁的日军舰艇

6月18日，海军布雷队在吉阳上游的牛头山布雷37枚。次日，一艘日军战舰在白沙洲附近扫雷时碰触水雷被炸沉，十余人死亡。23日和24日，八艘日军汽艇被炸沉，死伤50多人。

7月2日，海军布雷队布放的漂雷在黄盒附近炸沉日军汽艇一艘。

7月20日，海军布雷队在彭泽湖上游黄孤屯的方湖口外布雷34枚。7月21日下午6时，日军中型运输舰风朝丸号、吉阳丸号两艘触雷，吉阳丸号受重伤，风朝丸号当即被炸沉，葬身于彭泽湖中。

7月23日，海军布雷队将水雷偷偷布放于彭泽湖通往湖口的公路桥下，日军一辆载重汽车由桥上驶过时，漂雷受震爆炸，桥梁和汽车均被炸毁，车上40多人全部毙命。

7月24日，海军布雷队在彭泽湖附近再炸沉日军一艘汽艇。

9月1日，海军布雷队在大通和悦洲附近炸沉一艘日军汽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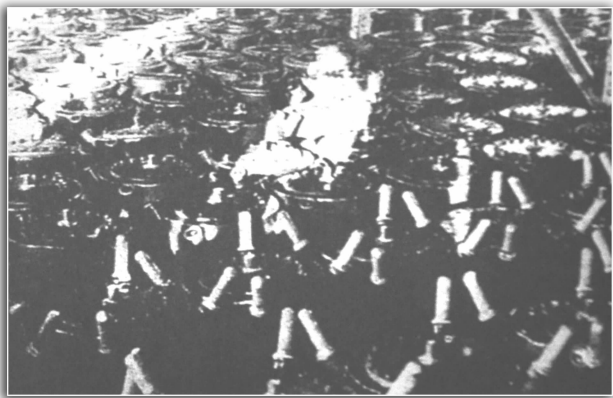
9月2日，海军布雷队在芜湖、旧县之间炸沉日军一艘大型运输舰，死伤600余人。

9月14日，海军布雷队员陈恒升等冒着生命危险在吉阳江中悄悄布雷41枚。这次所布漂雷在大渡口上游炸沉日军运输舰一艘、木船两艘。18日，又在大渡口附近炸沉日军运输舰一艘。

9月20日，海军布雷队在东流上游布雷，22日在大渡口上游张家湾江面炸沉日军中型军舰一艘、汽艇两艘。

9月23日，海军布雷队在大渡口上游十里江面炸沉日军汽艇两艘。

9月26日，海军布雷队在香口东涯子桥江面炸沉日军运输舰一艘、军舰一艘。



▲海军50磅水雷

第二布雷总队在第一布雷游击区的作战，给了日本海军以沉重打击。据统计，至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为止，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枚，击沉日大型军舰三艘、中型军舰八艘、炮舰六艘、运输舰三十二艘、大汽艇四艘、汽艇四十八艘、炮艇一艘、大火轮一艘、小火轮四艘、大铁壳两艘、汽油船一艘、木壳船一艘、商船两艘、大驳船一艘，另有汽车二十余辆，伤亡其官兵5000多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战果辉煌。

中国海军在长江第一布雷游击区的活动，使日本海军舰船遭到重大打击，其舰船大都不敢停泊于湖口以下江面，而多集中在九江以上停泊。为适应战略上的需要，中国海军又于1940年4月，在鄂城至九江段划为长江第二布雷游击区，5月，布雷队开始布雷。从1940年6月至1940年8月，该游击区总共布雷100余枚，炸沉日军炮艇一艘，运输舰两艘，驳船两艘，被拖带的民船三艘，日军官兵伤亡数百人。

1940年4月间，中国海军又划定监利至黄陵矶段作为长江第三布雷游击区，组建挺进布雷队两队，进入任务区，开始实施布雷作战。中国海军挺进布雷队先后在新堤之里仁口、樊罗许、宋家埠、龚家台，以及在君山北八里之壕沟江面布雷80余枚，击沉日军舰艇及商船十余艘，死伤百余人。日本海军用大量渔网拦扫水雷，但收效不大。

陈绍宽不时将海军布雷队的战果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求顾祝同、薛岳进行核实，核实结果是“均系属实”和“经查属实”^①。“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布雷游击队在三个布

① 《海军总司令部关于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布雷战果致蒋介石代电》和《蒋介石为海军布雷队成果与顾祝同薛岳来往电》，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0—1773页。

雷区共计布雷 1500 余枚，炸沉日军大小舰船 135 艘，其中包括十余艘大、中型军舰，伤亡其官兵 5000 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可谓战果辉煌。”^①

◎ 布雷作战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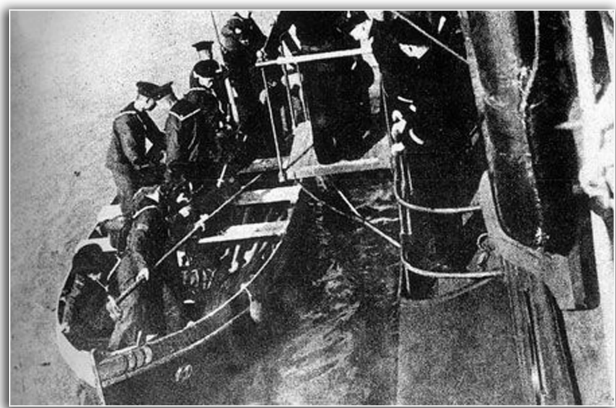
中国海军布雷队成立后，海军布雷队员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作战行动，其作战方法有：“第一，‘利用黑夜秘密布雷’。敌军严密封锁江河湖泊，白天布雷危险极大，于是游击队员昼伏夜出，利用夜幕掩护布雷，往往‘工作甫竟，天已黎明’。第二，利用‘狂风暴雨白雪纷飞’的天气布雷。在恶劣天气，日舰往往疏于防范，加上光线阴暗，浊浪排空，能见度低，声响难辨，这种天气布雷，既可减少人员伤亡，又能尽量靠近敌军舰船，命中率高。第三，‘间隙出动，遇机布放’。日军屡遭袭击后，采取封锁政策，在沿江各乡镇大肆搜索，悬赏侦缉，游击队员‘每一动静辄被探悉’，只得潜伏于深山密林之中，有时‘多日竟不得一餐’，但他们不畏艰难，将部队化整为零，各自为战，敌人戒备稍稍松懈，则乘机而出，在江河沿岸，湖泊周围遇机布雷，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第四，‘淆乱虚实，涣散敌人’。在布雷战中，海军还特制了一种‘浮筒’，其式样与漂雷露出水面部分相同，混入雷区，真假难辨，以‘威胁敌人精神，并拖延其扫雷时间’，或在‘筒上书明有利我方之宣传文字，以涣散敌人作战之情绪’。”^②

海军布雷队员为了秘密布防一颗水雷，要几个人抬着一颗

① 苏小东：《中国海军抗战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37页。

② 祝中侠：《中国海军抗战述评》，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4期，第15页。

重达几百斤的水雷，在夜间选择一些暗道、湖汊、港湾、乱木丛林实施布雷。实施布雷行动时，布雷队的行动需要其他部队的配合，布雷队先将水雷运送到江边，再装上船运到江中心去布放。这就需要掩护部队把船抬到江边，从日军据点的眼皮底下到日军后方去，把一颗颗水雷放在江中心。找不到木船时，布雷队员就得在水下作业，有时为避免日军沿江巡逻艇的监视，布雷队员就要潜入水中，实施水下布雷作业。布雷后，布雷队员要细心地清除留下的一切痕迹。冬季大雪天期间，布雷队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扫除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冬季布雷，常常发生布雷官兵冻死在江中的事情。



▲海军布雷队登艇出发（演习照片）

1940年2月《救亡日报》登载了一篇由布雷队员写的回忆，记录了布雷队员奔波在泥泞不堪的路上的种种艰辛：

为着风雪，延搁了一天，这一夜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大的任务——在敌人后方的生命线——长江上，安放了致命的火器！

一切都准备妥当，下午4时，出发的命令来了！天阴，风停止了，可是却是滑得要命！我们这一群勇敢的斗士，抖擞着

精神，于暮色苍茫中踏上泥泞不堪的征途！民众看得莫名其妙，这一群没有番号的便衣队，到底是干什么的？

起点的地方，本来是敌炮的弹着点，我们随着夜的来临，又走入了敌机枪的火力圈！一个多钟头的摸索走到了水边，这还不是我们的目的地，这是一个塘！这里也有事前准备好了的船只，没有声音，没有火光，偷偷地渡过！

一千公尺外有敌人的部队，二千公尺外的山巅有敌人的钢炮！在严冬的异国山头，他们——大和的“弟兄们”正在做思乡的好梦吧！

过了塘还有个把钟头的泥泞水道，上坡，下岭，绕过一座山，过小河到沙洲的江边，望着浩浩的长江，真有无数的感慨啊！朋友，长江仍旧无恙，可是皱着眉头在流！

运输相当困难，尤其是船只不敷使用，一直到午夜时，第一批雷才放下去——沙洲上游，入夜还有敌船游弋，他们也在黑甜乡里做着好梦吧！于是我们从从容容地工作着，下弦的月亮正好在云里放着朦胧的光，帮助我们行动！

训练有素的同志们奋勇地工作着，至3时半任务基本上完成了，我们逐渐撤回，最后一批只留下几个同志去布放，他们准备天明以前渡江，伺机再回原防。

在鬼子翻身起床之前，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只有泥泞的田里添了无数的足迹。

含了胜利的微笑，我们拖泥带水地回了原防！兴奋得神经忘掉了夜间的痛苦和劳顿！我们等待着鬼子兵舰毁灭的佳音！

在这里，我们亲身体会到——鬼子兵的不敷支配，敌人只能作点的固守，大地是我们的世界，长江还在中华民族的控制中！

最后，据民众的报告，第二天有一艘敌舰炸烂了，疯狂的

敌人派兵下山搜索，烧了山坡附近的房子，两个无辜的同胞牺牲于大火之中。^①

张浑么在谈布雷艰辛的感受时说：

雪花依然纷纷地在空中飞舞着，原野上、自然界都装上银妆，的确是美如画一般。路上已经积了好几天的雪有一尺多那么厚了。村民都躲在家里避寒，路上找不到一个行人，大地上冷静得像死一般的沉寂。

队伍奉令拨配×师，离开了原地，踏上了雪的征途。整队的健儿背着简单的行囊，小心地在雪中前进，生怕跌了一交（跤），给人笑话，大家一条心向同一目标前进，沉寂得像大地一样万籁无声，唯有脚步踏在雪里沙沙之声交响着……

这样的在雪地中走了两天到达了师部，找到宿营的地方休息一天，第二天又推进到更前方去。雪已经霁了，很难看见的太阳出来了，可是路上的雪正在溶化，比前两天更难走。师部派一位余参谋引我们去，他虽带一匹马，看我们都是步行，他也客气不骑。走了几个钟头之后，张队长看马却闲着无人骑，就要过去骑，可是骑了三个钟头以后，两脚却冻得麻木到膝盖以上，不能再骑了，于是仍下马步行，而余参谋接着骑上，也是冷不过，只得下马而行，到天黑时才到达目的地。

我们既到驻扎地后，于是就着手进行工作。第一步先侦察进路情形和江水状况，可是敌人戒备很严……进出路的情形十分恶劣，原来通达江边只有一条路，必须经过敌人几个哨位，这样就发生困难了。在没办法之中另辟了一条途径，那实在不

^① 唯庆：《长江轰炸敌舰之夜》，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80—281页。

能说是途径，因为既没有途，又没有径，差不多都是些荒地和湖沼，而那些湖沼呢，因为是在冬末的时候，稍高的地方没有水，低陷的地方却有水，深的有七八尺，浅的也有两三尺，而所谓没有水的地方雪才融化，也是泥泞不堪。我们只要选没水或浅水的地方，安些路标，也就可以绕道江边，不过运动困难些罢了。

.....

黄昏时候，队伍由警戒线开始运动了，每个健儿跃跃欲试的情绪不能自抑地表于面部，而心中仍能力持镇静和决心。我们什么都部署好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在皎洁月光之下，月色虽然有些寒光逼人，我们也忘记了寒冷，唯有两脚自动地交换着迈步前进，虽在水中涉踏着也不觉得怎样的冰冷。四周的沉寂，给惊起在空中的飞雁的嘎嘎而鸣所冲破了，我们愈前进，那水草中的一群群的雁愈惊起飞鸣，衬在这样月夜里的情景，的确有些诗意。四邻村庄的野犬，因着我们一大群人的愈迫近，而狂吠得愈凶，至今我们夜里听见野犬狂吠，下意识地就联想起这月夜的情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村后的山上就是敌人的哨位了啊！我们愈加沉寂地走过去，就这样过了敌人的几个哨位，快要到江边了。

在月光底下，敌人已经发觉我们队伍在运动。哨兵开始搜索，砰！砰！打了两枪，山上敌人就响应了，达！达！轰！轰！机关枪杂在大炮里混合发射着。就在这个时候，下游的江面发现“噗噗”的声音，原来敌汽艇也来了，我们的机关枪早已安在江边预防这一着，把他扫一阵，敌艇就狼狈而退。而据点上敌人很想冲出来，但他们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企图和有多少兵力，胆小如鼠的敌人，经我们予以相当还击后，终是没有敢冲出来。

就在开火的当儿，我们冲到江边，每个健儿都奋不顾身地按着预先分配好的职务开始作业，将一个个水雷放下水去，动作迅速而确实，态度沉着而灵活，所以能够很快地就完成了任务。每个健儿心里愉快地奏着凯歌回来，而敌人还在那里毫无目标地乱轰其人民血汗所制成的炮弹，我们很替他可惜！^①

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中国海军的军官们无时无刻不在鼓舞战士们为国杀敌：“同志们！同胞们！抬着笨重的水雷要走百十里崎岖的道路，确是很艰辛的工作！可是我们为着国家，为着民族，为着替已死了的同胞报仇，我们得干！得咬紧牙关硬干，苦干！……”^② 这些话语激励着海军士兵们克服各种困难、冒着生命危险去奋勇杀敌。

中国海军的布雷行动使日本海军感到十分害怕，“海军在中国作战，如遇陆军空军，尚能预先写遗嘱，然后应战，独一遇水雷，即行爆炸，立即与舰同归于尽，欲求写一遗嘱之短暂时间，亦不可得”^③。有一位从南京乘坐军舰赶赴武汉的日军随军记者在谈到水雷的威力时更是心惊胆裂：“长江的机雷太多了，太危险了！舰船在长江航行，需要很多人在舱面瞭望，而漂雷在水中又是那么难以望见的东西。一遇到漂雷，生命只在须臾，千钧一发，大家慌乱起来，喊的喊，叫的叫，侥幸地避过了，大家安静了。没有多久，舱面又喧乱起来了，一会儿又平静下去。这样的一天忙乱了好几次，真是头痛的事，还幸

① 张泽么：《黑夜布雷回忆录》，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317—319页。

② 乐渊：《进袭途次》，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93—294页。

③ 张泽么：《敌人的盲肠》，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302页。

生命没给它弄掉。”^①



▲中国水雷控制长江中游，使日军水上交通受阻，心理上极为恐慌。

对中国海军在长江中不断施放漂雷炸沉日军战舰，日军气急败坏，一面迁怒于当地中国民众，任意烧杀抢掠，收缴民船，威迫民众报告布雷队员的行踪；一面使出用重金悬赏的花招诱骗当地百姓报告布雷队员的行踪，发出告示悬赏参与布雷的中国海军官兵，“发现机雷所在，报告日本皇军者，奖赏三十元”，“擒获布雷队员一名者。奖赏一百元，捞获机雷一个者，奖励五十元”。^②

1940年6月，中国海军布雷谍报员陈木生在虎口日军占领区探察情况时，被日军抓获。陈木生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并痛骂日军，最后被日军活活锯死，并抛尸江中。

1941年9月，在秋浦河附近日军战舰的严密监视和手中又无船只可用的险恶环境下，中国海军布雷队大队长林遵带领海

① 张浑么：《敌人的盲肠》，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303页。

② 张浑么：《敌人的盲肠》，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302页。

军官兵泅水推着水雷到江中实施布放，将漂雷且推且泅，待泅至江心。从容布放了漂雷后，布雷队员朱星庄发现岸上有潜伏的日军，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大声高喊以通告战友，话音刚落，一排罪恶的子弹扫向他，朱星庄等人不幸地长眠在秋浦河之中了。林遵等海军官兵在河中完成布雷还没有返回岸上时，担任掩护任务的岸上第三战区陆军人员先行撤离，将林遵等人丢在河中。林遵等三十六名海军官兵冒着日军的枪炮射击游上岸后，即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第三战区长官部得知掩护部队擅自撤离的消息后大为震怒，下令所属各部队不惜任何代价救出布雷队员，并令原掩护部队如能将布雷官兵救出，可将功折罪，否则严惩不贷；张榜悬赏，救出大队长一员赏一千元，队员五百元，队兵百元。10月2日，第三战区派部队强渡秋浦河，与日军展开激战，连日争夺据点，营救被围官兵。林遵等12人利用此时机，分别于5日、6日冲出重围，脱险回队，其余人员则下落不明。

林遵等海军布雷官兵在被围期间，曾经得到一位老大娘的帮助和接济，他们极为感动。海军布雷队员刘耀璇与“大队长林遵均藏于玉米田中，日军开始放火，布雷官兵赤手空拳，无法冲出，真有坐以待毙之感。他们在田中露宿两昼夜，忍饥挨饿，滴水未进。后来视情况稍有好转，在试图逃离时，有一位老妪持两大桶米饭和一盒酸菜，来到田间，让他们食用。他们吃完后。老妪卸下围裙将剩余米饭包起，准备提供给藏于田间的其他中国官兵食用。此时，他们的眼眶湿润，感动之情，难以言表”^①。当地群众对布雷队员布雷行动的支持，对完成布

^① 陆宝千访问，官曼莉纪录：《郑天杰先生访问纪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72页。

雷任务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在安徽作战的池孟彬曾回忆说，布雷队员“布雷前均由谍报人员带领到特约的甲长家里，先是了解江边情报，再探听是否有小船，以利工作。而日军舰船时受水雷破坏，常将小船搜走，但沦陷区的百姓，知道我们是国军游击队，都特别帮忙，他们表面受日本人的牵制和压迫，但暗地里都非常爱国”^①。

在当地百姓给予了海军布雷队作战行动较大支持的同时，有些布雷队还与中国共产党的新四军部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大力支持。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第三队队长也对中国共产党和当地百姓的支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苏南实施游击布雷时，配属于新四军，受到陈毅第一支队的大力支持。地下党发动沦陷区人民群众，侦察敌情，引导他们越过封锁线，挺进到江边，布雷后再行撤出。若无老百姓协助，恐怕一步也走不成。”^②

中国海军布雷队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发扬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海军司令部对此给予高度肯定，队长林祥光、沈聿新、周仲山，队员张家宝、刘耀璇等七十七名海军官兵受到嘉奖。

① 《池孟彬先生访问记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年版，第30页。

② 陈书麟编著：《陈绍宽与中国近代海军》，海洋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第三、第四舰队作战行动

◎ 第三舰队沉船封锁胶州湾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分别停泊于青岛、威海港内，准备实施堵塞港口航道封锁胶州湾的作战计划。青岛驻有第三舰队的镇海号巡航舰，永翔号、江利号、楚豫号炮舰，定海号运输舰，同安号驱逐舰以及海燕号、海鹤号等战舰。日本海军为策应华北和上海战事，将大批舰船集中在青岛港，并开始频繁挑衅。1937年8月15日，驻扎青岛的日本舰队借口“德县路事件”要求登陆。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如日军登陆，华军唯有奋战保土。”8月20日，国民政府设立第五战区，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韩复榘任副司令长官兼所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驻青岛等地的海军第三舰队归属第三集团军战斗序列，由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青岛市长沈鸿烈指挥。

1937年12月初，日本陆军逼近山东，日本海军舰艇开始在崂山湾等地游弋，青岛局势紧张。为防止日军从青岛登陆，12月12日，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和第三舰队司令谢刚哲下令，将镇海号、永翔号、定海号、楚豫号等十二艘军舰和一艘征用的商船分别沉塞于青岛大港、小港及威海刘公岛水道中，其中九艘沉塞于青岛、四艘沉塞于刘公岛。第三舰队不战自沉。12

月18日，中国海军陆战队配合当地警察炸毁了日本在青岛的九家纱厂。12月25日，日军渡过黄河后，分兵两路向青岛和济南进攻。12月26日，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封锁青岛。12月2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海军第三舰队和陆战队一起撤离，开往徐州。12月31日，中国海军第三舰队除陆战队2000多人留在山东打游击外，其余全部撤退。



▲在青岛自沉的第三舰队舰艇

1938年1月8日，日本海军在青岛港外集中了十二艘军舰。1月10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舰艇、飞机配合下，强占了青岛市。中国海军第三舰队改编为江防要塞守备司令部，司令部设于武昌，任命谢刚哲为司令，孟宪愚为参谋长，马崇贤为副官长，下辖三个守备总队。第一总队由原海圻号、海琛号两舰改编，总队长为唐静海，驻防湖北田家镇、富池口一线。第二总队由教导团等部官兵组成，由原青岛市公安局警察长鲍传义任总队长，驻防马当，参加封锁长江航道的马当、湖口保卫

战和田家镇、葛店防御战。沈鸿烈率领的两千多人海军陆战队撤到山东内地后，改编为特种兵总队，归属陆军庞炳勋部的第三军团指挥，任命张赫炎为陆战队司令。1938年3月14日，又划归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指挥。海军第三舰队番号取消。

◎ 浙东防御战与赣江布雷战

浙江省河道纵横，但受山脉阻隔，各成一流不相汇入。日本海军舰船从东海沿各条河道进入浙江腹地，因此，加强每条河道的安全成为浙江防御的重点。以当时的中国海军作战能力而言，阻止日本海军沿江进入浙江、确保河道安全的有效作战方式为阻塞战、布雷战。淞沪战役开始时，中国海军即于浙江乍浦构筑炮台，并派海军陆战队第三团进驻衢州、金华实施布防。1938年10月，中国海军总司令部调炮队一队，携炮五尊，在永嘉毛竹岭构筑炮台并安装大炮，成立了温州炮队（1940年1月，改为瓯江炮台），任命李葆祁为队长，总炮台下辖炮台部和两个分台，协同温州守军实施防御作战，在富春江和瓯江布雷40具。

1939年3月至5月，中国海军又在椒江、清江、飞云江实施了布雷。4月至6月，中国海军永嘉炮台先后击退前来侵犯日舰数艘，击伤其巡洋舰两艘。“军事委员会以我海军炮队屡挫敌舰有功，特予传令嘉奖，炮队队长李葆祁、队员刘崇端等七名，布雷队队长叶可钰等均分别奖叙有加。”^① 日军屡次西犯不能得逞，遂于1939年9月间在瓯江、鳌江口外也布设水雷，施行反封锁，中国海军予以全部扫除。

^①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1941年版，第61—62页。

1940年3月，中国海军又在椒江、飞云江加强布雷，阻塞了浦阳江、曹娥江水道。6月，因杭州湾日舰增多，又将富春江力量予以加强，在罗鼓山和长山间增布水雷30具。8月，加强瓯江雷区，在南水道布雷20具。10月在镇海布雷，在浦阳江炸沉日舰一艘、日艇两艘，日军死伤100多人，大为震恐。

1941年3月30日，中国海军在飞云江加强布雷，因构雷区不远处停泊敌舰，布雷之小火轮又被劫，海军布雷队改用舢板冒险进行布雷。次日晨，布雷时因遇狂风巨浪，布雷队舢板翻覆，上士严乞经、下士郑依玉、陈起腾、谢长荣、列兵陈振利等壮烈殉职。

1941年4月，日舰开始在镇海口外活动，各江防务日益紧张。中国海军布雷队乃于4月12日和4月17日，先后在瓯江水道及飞云江水道抢布了水雷。4月16日，日军以汽艇载兵300多人，向曹娥江发动攻势。日军从三江城登陆，围攻绍兴，并有大批日机掩护。中国海军冒险布雷，阻止了日舰上驶。

4月23日，日军汽艇一艘，载水兵数十人，在虎爪山水道触雷炸毁，生还者仅一人。4月19日，中国海军布雷队在灵桥布放漂雷15具。20日，日军出动飞机狂炸灵桥，中国海军布雷队员陈焕猷壮烈殉职。

4月17日，中国海军布雷队员椒江强行布雷，在进抵老鼠屿时，遭到日舰的攻击，布雷队员只好驾船返回，在行至岩峙街时恰与偷偷由霞沚镇登陆向海门袭击的日军遭遇，除队员徐奎昭生还外，中队长吴征桩等海军官兵壮烈牺牲。4月19日，日军攻陷了镇海、宁波、诸暨、海门、瑞安等地。20日，日军又占领永嘉，随后又攻陷瓯江。

在浙江布防的同时，中国海军布雷队为保卫江西，在赣江实施了布雷作战。1938年7月4日，江西省湖口失守后，赣江防务告紧。1939年3月，日陆军攻取南昌，并以“水牛队”破坏吴城雷区。中国海军布雷队立即在吴城三洲头实施抢布水雷，并将一艘企图进犯之日舰炸沉。同时，为加强防务，中国海军布雷队又分别在赣江的重要水道昌邑街、樵舍、滁槎等处布雷52具；在大港口、小港口、龙头山各处布雷12具。1940年4月5日，中国海军布雷队又在市汉、尧峰岭布雷20具；5月22日、23日，又分别在双港、傅家塘两处布雷20具；8月，又分别在角山及市汉以北的龙王庙增布了水雷。

针对中国海军在赣江的布雷行动，日军数次派汽艇、飞机对布雷区实施破坏，但很少得逞，反而被炸沉汽艇数艘。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雷区一直威胁着日本军舰沿赣江航行。

◎ 第四舰队作战行动

中国海军第四舰队，又名广东江防舰队或广东舰队，驻防广东。广东是华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港口被日海军封锁，广东成为经香港与外国联络的通道，从国外输入的战略物资80%都是从香港经由广州运往内地的。日本为了迫使中国军民屈服，及早结束侵华战争，在其他战线展开作战的同时，也调遣大批陆海军对广东进行了大规模协同作战，企图彻底切断这条国际援华补给线。

1937年8月，广东江防司令部一面在虎门、大刀沙、横门、磨刀门、崖门、潭州六个主要海口实施阻塞工程，共沉船一百五十八艘，布雷队也分别在虎门、横门、崖门、狮子洋及

汕头妈屿口布下水雷，予以封锁，配合阻塞；一面派出舰艇在各海口日夜巡逻，加强警戒，派遣肇和号、海周号、海虎号、海武号、海鸥号等舰守伶仃洋至虎门一带，坚如号、湖山号、广澄号等舰守潭州口一带，江大号、飞鹏号、光华号、江平号等舰守横门一带，江巩号、舞凤号、广安号、广源号等舰守磨刀门一带，安北号、海雄号、平西号、靖东号等舰守崖门一带。以珠江天险、虎门要塞为中心，第四舰队在大亚湾和广州周围构筑了多道防御工事，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防御体系，时刻准备着迎击日军的侵犯。

1937年9月6日，日本海军开始向广东进攻，日本海军舰炮猛轰珠江口的赤湾，占领了东沙群岛。9月13日，日本海军又炮轰大鹏湾。

9月14日，日本海军第五水雷战队夕张号、追风号和疾风号等三艘驱逐舰，由伶仃洋溯江而上，进犯虎门。在虎门要塞的炮火配合下，中国海军第四舰队肇和号和海周号等军舰进行开炮拦截，双方在虎门展开激战。海面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激战中，海周号炮舰舰尾被日军巡洋舰主炮的炮弹击中，尾炮炮塔被炸毁。日军一艘驱逐舰油舱和弹药舱被击中起火爆炸，其他日军战舰不敢恋战，掩护着受创战舰开始后退。但该舰因受创严重，右舷大量进水，最终沉没在珠江口外。这是抗战中唯一一次中日海军军舰正面交锋的战斗，以中国海军的胜利宣告结束。此后一段时间，日本海军不敢再派舰艇进犯广东沿海各海口，只好改派飞机进行轰炸。

9月16日，日军派遣战机开始轮番轰炸虎门炮台和各舰艇，肇和号战舰成了轰炸的主要目标。中国海军第四舰队各战舰官兵使用机枪、步枪配合舰上的高射炮对空进行射击，迫使日机无法俯冲投弹。在前几日的攻击中，第四舰队的舰船损失

不大。从9月25日起，日军增派了战机轮流对第四舰队的舰船实施轰炸。在此后的几日激战中，中国海军击落日机一架，击伤四架，但是因各舰艇多为老旧舰艇，速度、火力都很差，尤其是缺乏对空作战武器，第四舰队的舰艇多艘被炸沉没，肇和号、海周号、海虎号战舰先后在虎门至黄浦一带中弹沉没。不久，江大号在横门、舞凤号在磨刀门、海维号在崖门也相继被炸沉，第四舰队伤亡官兵数百人，舰队较大的舰艇已损毁殆尽，仅剩下一些河用炮艇，实力大减。

根据现有的作战兵力，第四舰队重新部署了作战任务，将残余小舰艇重新编队，分扼虎门要口。派遣公胜号、江巩号、湖山号等舰担任广州至虎门一带的防务，平西号、仲恺号等舰担任潭州至板沙尾一带的防务，仲元号、飞鹏号等舰担任江门外海叠石、虎坑口一带的防务，另以鱼雷快艇四艘控制于虎门、沙角炮台，伺机出击攻击日舰。

1938年9月，日军下达了进攻广州的命令，“派遣大批陆海军进行了规模相当大的协同作战”，其中，“海军兵力包括重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七艘，驱逐舰约二十艘，舰载机约一百五十架，中型攻击机十二架，水上侦察机十六架”，“编成了由一百零六艘舰船组成的大型护航舰队”。^① 日军开始大举侵犯广东，中国海军官兵奋力抵抗，同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珠江三角洲大小岛屿密集，地势易守难攻，防御体系较完善，为中国军队的布防要地。日军不敢贸然在此登陆，采取了在大亚湾登陆作战的行动。大亚湾距广州近200公里的陆路，处于香港与今深圳市之东偏北，陆路交通便利，可以兵分多路，向

^① [日] 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龚建国、方希和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1页。

广州进攻。10月9日，日陆军第二十一军主力分乘十多艘舰船，在第五舰队护卫下从澎湖列岛的马公港起航，直奔大亚湾。因中国海军既没有在大亚湾布防军队，也没有布设水雷，日舰队仅损失一艘运输船就轻而易举地驶入了大亚湾。12日清晨，日军登陆成功。随后，日军一路攻克惠州、博罗等地，直扑广州。21日，广州被日军攻陷。日军从珠江口外和广州两面夹击珠江上的中国海军，中国海军被迫奉命撤往西江。赴西江途中，江巩号战舰在驶至番禺县所属紫泥河面时，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日军派遣了一个由三十架战机组成的机群对江巩号实施轰炸，江巩号炮舰凭借两挺高射机枪和平射机枪、步枪奋力抵抗，激战两个小时后被炸沉没。公胜号测量舰在航行至顺德县容奇河面时，也被十余架日军战机攻击，中弹沉没。

广州失守当晚，日军第五师团在第五舰队护卫下由珠江口溯江而上，猛攻虎门。22日，进入伶仃洋，直奔虎门要塞。同时，为了掩护舰队进攻，日本海军派遣战机从航空母舰和台湾高雄机场起飞，向虎门炮台和停泊在炮台附近的鱼雷快艇以及各海口舰艇，实施猛烈轰炸，虎门、沙角炮台工事被炸毁，火炮损失严重，四艘毫无空防能力的鱼雷快艇先后被炸沉。23日晨，沙角炮台失守。23日晚上，虎门要塞失陷。广东国民政府海军随之转入内江，除去被炸沉的江巩号、公胜号和四艘快艇，都陆续到达西江，在肇庆一带展开布防。几天后，日本陆军又沿广三铁路开始进攻三水。江防司令部担心日军占领三水后，切断舰队的退路，又紧急命令各舰再退至三水上游的青歧至肇庆一线。

舰队撤退至三水上游时，突然发现日军在三水河口思贤滘一带部署了装甲炮舰，在思贤滘东岸等地构筑炮台阵地，准备突袭中国海军西进舰队。江防司令部命令执信号战舰率坚如号、仲元号、仲恺号、飞鹏号、湖山号等六艘军舰向三水的思

贤滘、马口方向搜索前进，击毁日军炮台。各舰冒弹猛进，展开极为猛烈的炮战，一会儿工夫摧毁了日军四座陆地炮台。日炮兵发现执信号战舰悬挂着旗舰旗，调集岸上所有火炮集中攻击执信号，驻广州机场的日空军闻讯也来助战，十三架战机围着六艘军舰展开激战。在日机和火炮的集中攻击下，旗舰执信号中弹负伤，舰长李锡熙右腿被弹片击穿，他命人抬来一把椅子，坐在指挥台下继续指挥作战。随后，又有数发炮弹击中执信号战舰，舰体开始倾斜，在这危急关头，李锡熙当即命令执信号舰穿过炮火封锁区，驶入日军阵地火炮射击死角，用舰炮抵近射击日军炮台。不幸的是日军两发炮弹直接命中了锅炉和轮机舱，几分钟后，执信号战舰沉没在思贤滘口，舰长李锡熙及副舰长林春炘，枪炮员周昭杰等 23 人壮烈殉国。

执信号旗舰沉没后，其余各舰仍继续同日军顽强作战，日军将火力集中转向了坚如号炮舰，不久，坚如号炮舰两处中弹，7 人负重伤。中国海军舰队火力大减，趁着夜色，坚如号和其他军舰撤出战斗，驶回了肇庆。

三水之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对此十分恼怒，急欲将中国舰队一举聚歼，10 月 30 日起，调派多批次战机连日对中国海军舰艇进行攻击。中国海军各舰艇虽竭力抵抗，但因缺乏空中掩护力量和防空火力薄弱，几天时间里，坚如号、仲元号、仲恺号、飞鹏号、湖山号等舰先后被日军炸沉。

中国海军第四舰队在广东除开展沉船阻塞、舰艇出击重创日军外，还实施布雷作战，构成了第三条防线，取得了较好的战果。1937 年 8 月，抗日烽火点燃不久，广东江防司令部组织了技术人员加紧研发制造水雷。1938 年 10 月，共研制出水雷 2000 多具，并在原来的三个水雷分队基础上增编了十一个水



▲1938年10月30日于广东三水战役后被敌机炸沉的仲恺号

雷组，雇用十余艘小火轮和百余艘民用船，分别在广东沿海布下大批水雷，构成了水中防线。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时，一艘掩护舰触雷被炸沉没。10月22日，日军三艘汽艇在潭州触雷沉没。10月25日，日军长运丸号运输船在珠江口被炸沉。1939年7月10日，日军五艘运兵船和一艘铁拖船在磨刀门东西两侧触雷沉没。7月24日，日军一艘浅水炮舰及一艘武装渔船在横门雷区触雷沉没。1940年9月28日，在北江石角，日军一艘汽艇触雷沉没，日兵30多人被炸死。1941年12月，日军一艘铁甲汽艇在东江大田霸雷区触雷沉没，日军十多人被炸死。1944年4月17日，一艘日舰在新昌河陈冲雷区被炸沉，日海军大佐一名及官兵40余人毙命。

在布雷炸毁日军舰船同时，中国海军布雷队员也做出了牺牲。10月23日，第十一布雷组组长刘友求率领布雷队员在淡水河实施布雷时，遭到日军战机的袭击，布雷船被炸沉，全组

官兵全部殉国。虎门陷落后，广东江防司令部转进西江，封锁肇庆峡，第四舰队舰艇已损失殆尽，游击布雷成为了主要作战任务。布雷队布防的雷区遍及粤、桂两省的各主要江河及部分沿海。1944 年秋以前，先后在西江、新昌河、北江、东江、韩江、邕江及沿海一些港口布设了水雷。1944 年 9 月，日军大举进攻桂柳地区，江防司令部立即在各预备雷区布雷，在浔江、邕江、柳江以及南宁附近设立新雷区。桂柳会战后，江防司令部损失很大，舰艇和岸上设备几乎全部被毁，江防司令部被撤销，1945 年 7 月，改为粤桂江防布雷总队，下设两个水雷大队，四个中队，十二个分队及特务、通信、输送等队。

中国海军第四舰队即广东江防舰队，凭着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依靠着岭南水乡的有利条件，同强大的日军展开了舰艇交锋和布雷游击，顽强地阻止了日军向西江、东江深入。

闽厦防御作战

◎ 防御战准备

福建与台湾隔海相望，日军占领台湾后，开始觊觎福建。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增加了在台澎部署的舰艇数量，派大将阿部对中国东南沿海进行勘察。1936年6月20日，日本海军十艘舰艇游弋到厦门附近海域进行示威。随后，日本第十三驱逐队司令西岗茂泰率领吴竹号、若竹号两艘军舰由汕头窜进厦门附近海域，朝颜号、芙蓉号、割萱号、早苗号等日本军舰也不断地在闽南沿海海域巡弋侦察。从1936年12月到1937年1月，日本海军第五水雷舰队司令江户兵太郎、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海军武官须贺等人先后乘军舰到厦门“访问”。

日军海军的侦察和示威行动早就引起了中国海军的注意。1937年6月，中国海军司令部密令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厦门要港司令林国庚严加戒备，驻福建的中国海军加强了防范。为了阻止日军从闽江口登陆深入内地，马尾、厦门要港司令部和海军陆战队加紧修筑了防御阵地，防守闽江一带的马尾要港司令部修建了闽江口（即马尾）要塞，驻防厦门的厦门要港司令部修建了厦门要塞。其中，厦门要塞设立总部，下辖胡里山、盘石、白石、屿仔尾共四个炮台及一座鱼雷炮台，配备要塞炮九尊和鱼雷炮两尊，以胡里山炮台为主炮台，部署陆战队

一个营；马尾要塞设立总台部，辖礼台、电光山、划鳅、烟台山、金牌山、北岸、崖石七个炮台和一座鱼雷炮台，配备要塞炮三十七尊和鱼雷炮两尊。划鳅炮台是前卫，礼台炮台为左翼，烟台山、金牌山两炮台为右翼，电光山为主台，北岸为后卫，崖石为侧卫，以此互为犄角，部署陆战队一个团掩护要塞。抗战全面爆发后，海军部考虑到要塞主力炮口径都比较小，年代也比较久远，射程非常有限，弹药补充困难，防御力量有些薄弱，又在厦门增设了霞飞、香山临时炮台，在闽江口增设了红山、东岐、牛道山、獭山临时炮台。

在构筑炮台的同时，根据陈绍宽从速构筑闽江口阻塞线的命令，为确保马江、长门地区安全，马尾要港司令部还筹划部署了阻塞线。1937年8月中旬，福建省建设厅指定闽江工程处负责设计构筑要塞阻塞线。从9月3日起，福建海军将征集的靖安号、建康号、闽江号、同利号、建安号、济发号等商轮、码头船、大帆船和福建省盐务稽核所的缉私船共五十七艘，装满砂石沉在闽江口长门外，福斗岛至壶江岛之间的主要航道上，在闽江的三个通航港道长门、乌猪、梅花白头屿填筑了石块，并派正字号、抚字号、肃字号三艘炮艇巡逻守卫，楚泰号炮舰警戒南港。9月18日，又将芭蕉尾至马尾间所有航行标志破除。1938年5月、6月，1939年4月，又分别在福斗江面、梅花、乌猪、长门江面等地布设水雷127具，为抗战到底做好了准备。

◎ 厦门防御战

1937年9月3日，日军开始派遣战机轰炸厦门各要塞炮台防御阵地和海军驻厦门各机关驻地。十二架日军战机分成四排

在低空盘旋 10 分钟后，开始扫射、轰炸厦门要港司令部驻地，驻守厦门的中国海军只好用高射炮和机枪向日军战机实施还击。在日机的轰炸中，中国海军厦门要港司令部、造船厂、无线电台、医院、航空处机关等被炸毁。同日，日本海军舰艇在飞机掩护下，向厦门要塞阵地发动了进攻，日军驱逐舰羽风号、若竹号等三舰，突然驶到大担山灯塔前，列成阵势，向白石炮台及曾厝垵海军飞机场发射。驻守屿仔尾炮台的中国海军部队，在主台官何荣冠的指挥下，立即开炮迎击，支援总台。在日军若竹号舰尾中弹受重创失去战斗力后，日舰急忙调转舰头使用舰炮攻击屿仔尾炮台，一时间，镜台山上弹片横飞，烟雾弥漫，炮台官兵仍勇敢地炮击日舰。这时胡里山、白石炮台的守军也开始发射，攻击日军舰船。日军舰船在中国海军的夹击下，若竹号战舰右舷冒烟，开始倾斜、下沉。见此情形，日舰羽风号等两舰仓皇地拖着若竹号掉头驶离厦门港海域。日军青屿山后的一艘巡洋舰上三架战机也起飞了，向胡里山炮台及飞机场分头俯冲投弹，掩护日舰撤退。在日军战机的掩护下，日舰全部逃出了厦门港海域。战斗中，中国海军三个炮台守军阵亡 5 人，伤 4 人。

10 月 26 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金门实施登陆并占领了金门岛。金门岛面积约 300 平方公里，其西端距厦门胡里海岸约 18 公里，属于金门的大担、二担岛，与厦门相望。在日军攻占金门时，陈仪调遣第 157 师对金门发动反攻，但第 157 师为余汉谋的嫡系部队，与蒋介石宿怨很深，采取拖延方式，迟迟不发动反攻。蒋介石十分气愤，1938 年 1 月，命令第 75 师接替了第 157 师的厦门防务。第 75 师到达厦门后，将司令部移到了漳州，也迟迟未对金门发起反攻。1938 年 2 月，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将林国庚调到海军总司令部任军衡处处长，任命高宪

申为厦门要港司令，接任林国庚担任厦门海军防御作战的指挥官。

1938年的四五月间，日军在华中的进攻受挫，于是想利用海军在华南发动进攻，配合其华中的军事行动。1938年5月3日，日海军少将宫田率领了三个海军陆战队分乘四艘运输船从日本佐世保军港出发，6日上午到达澎湖马公港与日本华东派遣军第十四舰队会师。9日上午，日本海军集结了巡洋舰、驱逐舰六艘，运输舰四艘，航空母舰能吕登号和登陆艇十多艘，民船三十多艘，飞机三十多架，以及海陆空军3000多人，从澎湖出发，扑向厦门。下午5时许，二十余艘日军舰艇停泊在厦门东北五通海面，开炮攻击中国守军第75师阵地。夜间，日军舰队利用淡淡的月光，悄悄地潜入厦门禾山、五通、浦口海岸外2500米的海面上抛锚。10日晨2时许，日军山岗部队分乘登陆艇，趁着黑夜，涉水登上浦口—泥金的浅滩埋伏；3时，日军派战机三十架开始轮番轰炸厦门东北海岸中国守军炮台阵地；4时许，日军三十多艘炮舰一齐向何厝、澳头发起炮击，以密集的火力掩护士兵强行登陆，中国守军香山、霞边炮台立即开炮迎击。在日军舰炮、飞机的猛烈攻击下，香山阵地炮位全部被炸毁，霞边炮台官兵进行了誓死抵抗，除一人之外，其余壮烈殉国。泥金、浦口陷落。10日上午，日军相继占领了五通、何厝、江头等阵地。下午，日军增兵1000余人，并在飞机、舰炮轮番轰炸的掩护下，占领莲板要地，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晚上，中国守军449团2营由角尾增援，对莲板、梧村发动反攻，但收效甚微。

11日6时，中日双方在厦门市区北部的美仁宫展开激烈交战。日军驱逐舰三艘、炮舰两艘从海面猛烈炮击白石炮台，另一部分日军在黄厝、塔头强行登陆并开始围攻白石炮台，白石

炮台中国守军被迫退守胡里山炮台，胡里山炮台中国守军最后弹尽援绝，被迫撤至厦门北部，在高峙坚持战斗。总台长张元龙下落不明，参谋龚庆龄被俘，生死不详。11日上午，日军进入厦门市區，四处放火，烧杀抢掠。

中国海军利用有限的炮台火力，在厦门顽强地抗击着日军。厦门失守后，日军战机战舰开始全力攻击屿仔尾炮台，炮台形势危急。中国海军派盘石炮台台长邓宝初率领各台残余官兵，冒着日军猛烈炮火前往屿仔尾炮台增援。自12日晨起，日舰、日机多次对屿仔尾炮台发起猛击，守台官兵拼力苦守，一直坚持到13日下午，炮台、弹药库、火炮备件全被炸毁，才被迫退出了阵地。“是役各台计阵亡中士江有胜、戴文敬、詹益茂，下士喻梓桂、黄云海，炮兵张梅生、陈金贵、雷凤祺、游莘友、彭启明、张马鑾、林玉春、轩云山、龙水钩、高齐云、陈石山等，其余轻伤者十人”^①。所有驻厦门海军人员撤至马尾，与马尾要港司令部合并，厦门海军的七个机关单位全部裁撤，高宪申奉调重庆海军总司令部。16日，厦门全岛沦陷。厦门防御战，共击毙日军280人，击落日机一架，中国守军、武装警察、保安队、壮丁阵亡和遭日军屠杀的群众约7000人。僧人“文心”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厦门沦陷时的场景：“日本海军登陆之际，厦禾群众，均逃走一空……20余日之后，余从万石莲寺步返南普陀寺视察之时。一路所见，城市荒凉，不见行人……寂寞之尘环，悲惨异常，墙断扉破，户闭垒残，加之炎日如焚，飞鸟不下，鸡犬亡群……呜呼！惨不忍睹！”

^①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1941年版，第55页。

◎ 闽江口防御战

日军占领厦门后，闽江口面临的形势陡然严峻起来。1938年5月23日，日军战舰和战机开始攻击梅花、黄歧、北菱等处炮台。5月31日，日军战机与负责扼守闽江口封锁线、正在巡逻的抚宁号、正宁号、肃宁号炮艇展开激战，抚宁号炮艇中弹沉没在福州亭头江中，“电信员陈传滂殉难，并阵亡下士任木旺、王鸿钧，列兵杨贤铨、陈太淦、陈晖、林福懋、杨修套、袁顺遂等，中重轻伤者四人”^①。

6月1日晨6时许，日军派出大编队战机再次对监视哨艇——正宁号、肃宁号实施轰炸，两艇虽奋力还击，但终因寡不敌众，被炸中要害，正宁号炮艇当即沉没，肃宁号炮艇进水搁浅岸边。随后，日军战机使用机枪对肃宁号炮艇进行扫射，最终肃宁号炮艇沉没。列兵方邦荣、张元奎等壮烈成仁。剩余的抚宁号、正宁号、肃宁号三艇幸存官兵组成了闽江口巡防队，以蒋元福为队长，继续担任防御守卫作战任务。6月12日，日军派出三十四架战机对中国海军驻马尾各机关实施轰炸，要港司令部、造船厂、练营、医院等房屋多处被日军炸毁。6月23日和7月1日，日机又再次轰炸了马尾海军机关。

1939年四五月间，日军加紧了对闽江口地区的进攻。5月，日机日舰再次对要塞各炮位、马尾造船所等地进行轰炸。6月，日军多次骚扰停泊在闽江口的各国商船，并夺中国民船，派舰窥伺长门、福斗封锁线。正面进攻受挫后，日军改用偷袭战术。6月27日，占领金门、厦门的海军司令官原田清一

^①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1941年版，第56页。

中将派出一部兵力偷袭孤悬海口的川石岛，驻防川石岛的海军监视哨和巡防队一小队，与日军展开激战，炮长高翰战死疆场，日军占领了川石岛。日军在川石岛上构筑了工事，架设了炮位，与长门要塞相对峙，并不时向长门要塞发炮攻击。川石炮台距长门要塞约 12000 米，正在电光山主台两尊二十八生克虏伯大炮的射程之内。29 日，日军再次偷袭福斗岛，被中国海军陆战队迎头痛击，伤亡惨重，仓皇退去。

1939 年 7 月 5 日，海军总司令陈绍宽到达长门，视察了各炮台，并慰问各台官兵，提振了各炮台官兵的士气。随后的一年中，日军发起了几次小规模攻击行动，都被中国守军击退。1940 年 3 月 11 日晨，日军一艘大型汽艇准备驶入要塞封锁线，实施扫雷作业，结果驶到芭蕉尾沉没。

1941 年 4 月 18 日晚，日本海军二十多艘舰艇和陆军第 18、48 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外加伪军 1000 余人乘坐二十多艘汽艇和一百多艘民船，悄悄地汇聚在马祖海面，准备借着浓雾和月色偷袭要塞，川石方面也有日军多艘汽艇往返游弋。中国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发现此情况后，立即下令“闽口要塞各炮台，及担任掩护要塞作战之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第四团，准备作战”^①。

19 日凌晨 3 时许，日本海军陆战队五六百人在战机和舰炮的掩护下，由川石方向猛攻闽江口的福斗、琅岐两岛。驻守两岛的海军陆战队各有一个连兵力，面对日军的进攻，他们奋起抵抗，附近的獭石炮台开炮实施支援；电光山、烟台、金牌山各炮台都遥击自川石进攻的日军，阻止其后援部队前进。福斗岛四面环水，接济不易，后退尤难。中国海军陆战队守军与日

①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 1941 年版，第 58 页。

军激战三小时后，“连长汪丙椿失踪，连附刘志舜战死，全连几告覆没”^①，日军遂占据该岛。

琅岐岛守军与日军在吴村一带激战，电光山炮台发炮助战，双方相持不下。5 时许，日军见久攻未克琅岐，遂改派一个师团的陆军在八架飞机的掩护下，由连江筱埕、长乐漳港两地登陆。由于驻防连江、长乐的第 80 师一个营，第 75 师一个营不战自退，日军成功登陆，向长门要塞步步推进。海军陆战队和炮台官兵，誓死保卫长门炮台，作出了重大牺牲。在炮台外围都已被日军占领的情况下，陆战队士兵仍死守下岐一带，保卫长门炮台。战斗异常激烈，“团附周嘉惠，连长张赓耀均阵亡”^②。中国守军伤亡人数在不断增多，炮台官兵的通信被炸断绝，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中国守军仍顽强地坚决死守各炮台要地。日军三艘驱逐舰、四艘汽艇赶到川石进行增援，守防各炮台的守军等到其进入炮弹有效射程内后，合力发炮猛击，击伤一艘驱逐舰，击沉两艘汽艇。日舰队受到重创，连忙撤退到芭蕉尾一带，只好利用其较先进、射程远的舰炮向电光山炮台实施远攻。

在闽江口炮台各守军誓死抵抗之时，日军占领了连江县城和长乐县城后，并汇聚下岐，开始对长门要塞进行围攻。下午，长门炮台陷入日军包围之中，中国海军陆战队和守台官兵奋勇抵抗，但寡不敌众，未能阻止日军占领炮台。日军逼近炮台时，中国守军一面以机枪、步枪进行最后抵抗，一面毁掉大炮，焚烧掉弹药库。傍晚 6 时许，阵地失守，为数不多的海军陆战队将士和守台将士突围出来撤向东岐炮台。

①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 1941 年版，第 58 页。

② 《海军战史》，海军总司令部编印 1941 年版，第 58 页。

20日，马尾要港司令部紧急调集驻防马尾的陆战队，准备坚守剩下的卫马尾、红山、闽安一线，保卫东岐炮台等阵地。21日，日军向中国守军的闽安、红山两阵地发起攻击，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阻击，日军损失惨重，被迫退回。与此同时，日军另一支部队轻而易举地攻占阵地，中国守军主力陆军第一百军所部临阵退缩，撤出阵地。沿连江、长门西下的日军畅通无阻，顺利进占了福建省城福州。

随后，日军派出两支部队，一支部队进攻闽安镇、红山两地；一支进攻驻防在马尾的海军各机关。马尾海军四面受敌，要港司令李世甲奉命突围。行前，忍痛将海军数十年惨淡经营起来的马尾造船所的设备 and 建筑物炸毁，将搁浅在福州南港的楚泰号军舰炸沉。

闽厦防御战历时三年半，福州至厦门沿海全线失守。战后，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的八个机构被裁撤。海军马尾医院和海军练营迁移至后方，海军马尾造船所保留名称。李世甲被任命为闽江江防司令兼海军陆战队第2独立旅旅长，一直坚持与陆军配合作战。闽江口的防御作战，迟滞了日本海军的水上进攻，为掩护马尾、福州的机关、学校、工厂内迁争取了时间，也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取得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中国海军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中国海军受降

◎ 投降前夕的日本海军

1945年8月15日，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向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把世界五分之四人口卷入灾难深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响彻云霄的正义呼声之中以同盟国的胜利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同日本法西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战结束后，中国海军参加了战后接受日军投降这一神圣而又光荣的任务。

日本投降之前，其海军舰队的大型舰只绝大多数被调到太平洋与盟军作战。在盟军强大海军实力的打击下，日本海军大型舰只几乎被歼灭尽净，“共损失包括八艘战列舰在内的682艘舰艇、约600万吨。战后，残存的舰船为535艘，但多数也受了损伤”^①。因此，所属的各分舰队番号也被迫撤销。日本海军留在中国的主要兵力为驻在陆上的守备队和在海南岛的“海南警备府”，具有作战能力的舰只屈指可数。

^① 高晓星：《中国海军对日抗战和受降述评》，载《民国档案》1999年第1期，第86页。

1945年2月以后，穷途末路而又不甘心灭亡的日本海军，又从国内调运了一批自杀性的快艇，将其部署于中国沿海。这种快艇装有汽车发动机一台，长5.1米，重1.4吨，最大航速可达26节，艇首装有250公斤烈性炸药，并配备1具火箭筒和直径12厘米的火箭弹两发。每艇由一人或二人操纵，凭借其速度快和艇首装有的250公斤烈性炸药，作战时可采用撞炸大型舰船与之同归于尽的作战方式。日军将这种海上自杀式舟艇称为“震洋艇”，其编队称为“震洋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将大量的航空兵派往中国，对中国海军的舰船和守台官兵进行狂轰滥炸，试图消灭中国守军的抗战意志和力量。随着战事的扩大，日本海军又将这些航空兵调往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菲律宾、关岛、新几内亚等地，与英美海空军作战。在与英美的历次大空战中，日本海军精锐的航空兵也被消灭殆尽。日本海军只好将剩下的一些侦察、战斗、轰炸、运输等杂七杂八的飞机混编成两个航空队派往中国，担任中南、华东的海上防卫任务。这些飞机性能差，加上飞行人员新手多，日本海军航空队对从中国西南后方起飞的中美机群和从菲律宾方向飞来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和轰炸，无招架之力。此外，日本海军在青岛附近还部署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华中航空队，因战机破旧、战斗力有限，只好任其地面及水上部队遭受空中的攻击和轰炸。

日本宣布投降后，根据盟军的指令，日本海军被废除，海军省改为第二复员省，解除了所有舰船的军籍，拆除舰炮及鱼雷武器装备后，执行接运海外的日军战俘及日侨回国、清扫日本海域水雷的任务。依照中国方面的命令，侵华各地区的日军司令部，统统改称为该地区的日本官善后联络部，处理就地投降后交出武器、装备、物资、车船、飞机港口、设施和日俘回

国等事宜。日本海军驻上海的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改称为“中国战区日本海军总联络部”，日本海军驻中国其他地区的部队也分别改为该地区的日本海军联络部，由原任指挥官担任部长，处理日本海军方面的投降事务。

◎ 接受日本海军投降

1945年5月，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海军顾问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会议结束后，陈绍宽又风尘仆仆赶往英国考察。陈绍宽在英国伦敦获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中断了考察，返回重庆筹划接受日本海军投降的工作。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率陆海空三军将领，接受了侵华日本陆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和侵华日本海军司令福田良三的投降，陈绍宽代表海军参加受降仪式。日本军队投降总兵力为128万多人，其中，日本海军方面不含在中国台湾驻有的人员和武器装备，日本海军人员约4万人，共有舰艇船舶计5.46万吨；军舰十九艘（三艘可用）、驱逐舰七艘（六艘可用）、鱼雷快艇六艘（均可用）、小型潜水艇三艘（两艘可用）、炮艇二百多艘（大部不可用），其余均为小艇、帆船等，大多损坏。中国方面接收仓库和冷藏库共202座，各型车辆2646辆，还有扫雷、电信、卫生器材共7.8万余件，枪支、手榴弹和地雷等陆战武器25.6万余支，鱼雷、水雷和深水炸弹等水中武器5200余枚。

9月10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给冈村宁次下达的军字第二号命令称：一、日本驻华舰队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

(香港除外) 台湾澎湖列岛, 日本舰队之舰船、兵器、器材、一切基地设备、基地守备队陆战队暨一切其他附属设施等, 均归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海军中将曾以鼎负责统一接收。二、各海岸及岛屿之基地, 仍由中国各受降主官派兵接替守备。命令要求, 冈村宁次转饬其中国方面日本舰队司令官海军中将福田良三遵照执行, 由中国海军接收日本海军的舰船、兵器、器材、一切基地设备等。中国海军不设航空兵部队, 因此, 日本投降的海陆军航空部队, 全由中国空军负责接收。侵华的日本海军都由中国陆军集中收容管理后, 由美军提供大型登陆舰和部分日本船只遣送回日本。

9月12日,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又下达了接收京沪长江区域内之汪伪海军的命令。1940年3月, 汪精卫集团在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 随之也就有了汪伪的陆军和海军。汪伪海军规模不大, 设有四个要港司令部。南京要港司令部拥有两艘巡逻舰、两艘炮艇, 先后由许建廷、李庚熙、尹祚乾担任司令。江阴要港司令部于1941年3月下旬成立, 以杨哲人为司令。华北要港司令部成立于1942年7月, 辖有威海卫基地队、烟台基地队、连云港基地队, 海军练兵营。鲍一民担任要港司令。广州要港司令部于1941年11月成立, 招桂章任司令。汪伪海军将“维新政府”的水警学校改为中央海军学校, 并筹办了海军士兵练习所、水路测量局。海校设在上海高昌庙, 以日本海军军官为航海、轮机专科教官, 其余教职员多以留日海军军官和退职旧海军人员充任。中国海军总司令部派人赴各地接收日本海军时, 往往先接收汪伪海军。汪伪海军舰艇、学校、要港司令部等机关被接收, 人员大部为国民政府所录用。

在一个多月时间里, 中国海军完成了接收日本海军投降的繁杂任务。

曾以鼎负责上海方面的接收工作，设立军械、物资两处。上海是日本侵华海军的指挥部所在地和重要基地，但是没有可以作战的日军舰艇，因此，中国海军在上海方面的接收重点为日军的仓库物资。在接收中，为防止有人浑水摸鱼作奸犯科，还特别设立了军法处。接收开始，先派人到日本海军工厂、仓库、机构，监视日人行动，防其私卖物资。然后，令日军造册报处，点验登记，至次年2月上旬接收完毕。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命令，除军火武器和军需物品为海军留用一部分外，其余粮食、煤炭、资产和其他物资以及车辆、船舶等，均移交海关、招商局和政府有关经济部门。

晨溪水雷厂厂长曾国晟、人事股股长郑天杰负责长江方面（川江至汉口）的接收工作。接到陈绍宽负责接收工作的命令后，曾国晟、郑天杰带晨溪水雷厂几个人，乘厂里的小火轮沿沅江经洞庭湖直到汉口，郑天杰留在了汉口负责接收工作，曾国晟继续带人直趋九江地区的湖口。在汉口，郑天杰的手下只有勤务兵一人，他只得先联络汪伪政府的海军司令陈某，将其司令部改为接收办公室，留任部分人员协助接收工作。陈某通知日本长江方面特别根据地司令与联络官，派代表依规定办理交接工作。日方随即造册，列出人员和军品名单，随后，郑天杰接收了日伪海军数十艘小型船艇、库存的武器装备以及不少无主的房子、汽车、卡车。郑天杰下令凡有证件可作证明的所有房子、汽车等，一律归还原主。此后，国民政府派一名行政院特派员到汉口总负责武汉地区的接收工作，郑天杰将日伪海军仓库物资转交统管，结束了海军的接收工作。曾国晟带着手下的几个人赶到湖口后，上岸找到日伪海军机构了解情况后，知道这里的日伪机关仓库甚多，带去的人手根本无法应付，于是到上海找到了陈绍宽，报告了接收工作的困难情况。

华北区接收员余振兴少将负责青岛方面的接收工作。9月17日海军华北区接收员余振兴少将带了几个人赶往青岛，依靠向国民政府效忠的伪威海卫要港司令鲍一民，派兵看管日海军仓库、厂坞及其他设备，然后查阅清册逐步点收后加上封条。至10月4日，青岛方面接收完毕。

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广州方面的接收工作。张发奎派人除了接收广州要港和舰艇外，10月底还接收了直属日本驻派澳门海军武官指挥的华南伪海军总司令甘志远部下的十多艘小型舰艇，以及陆战队三个支队和两个直属大队。

中国海军任命李世甲负责厦门方面的接收工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派遣李世甲兼任接收厦门日本海军专员，李世甲奉令后，即率领海军陆战队4团的一个营，于8月20日由福州南行，准备由集美进厦门接收。不料与福建省政府、福建华安的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简称华安班）在接收问题上起了争执，互不相让。交涉一个月之后，三方面经请示国民政府，商定受降方案为：海军接收范围是原厦门要港司令部、海军厦门要塞、海军飞机场、海军厦门造船所、海军医院和海军电台等机构，于9月28日在鼓浪屿海滨饭店举行海军受降仪式；福建省政府接收厦门伪市政府及其所属的行政单位、金融机构、海关、税务、司法、邮电等部门，并由省保安处接收金门日伪军的所有机构和物资。华安班是中美合办的特务机构，不能作为一个接收单位，但为了安抚他们，划出鼓浪屿为其驻地，并于10月上旬由华安班在鼓浪屿主持一个受降仪式。

李世甲派新任厦门要港司令刘德浦协助办理接收事宜。刘德浦命令厦门日本海军司令原田编造投降官兵花名册和舰艇、军械、弹药、物资等清册。随后，李世甲率先头部队到达，主持了中国海军受降仪式。参加受降的有刘德浦和他的参谋长、

副官等人，代表日方受降的有日本海军中将原田清一及其参谋长等五人，共接收四艘日本舰艇，最大的为400吨的炮艇，其余为机帆船。日本投降官兵2000余人。收缴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机关炮几十挺，山炮数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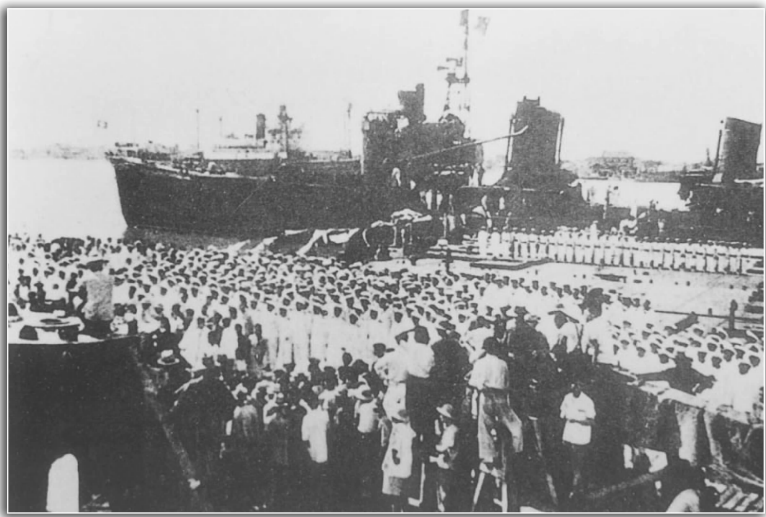
中国海军在沿海和长江地区接收的地点还有南京、舟山、安庆、九江等地，至1945年10月中下旬，全部接收完毕。中国海军接受日本海军投降，是近代海军历史上最感自豪的一页，洗雪了甲午海战惨败的耻辱。中国海军受降后，陆续遣返日本海军官兵4万多人。1946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派遣卢东阁中校等人随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接收了一批日本舰艇和设备作为战争赔偿。

1947年年初，根据中、美、苏、英四国协定，日本本土剩余舰艇由四国均分。经前后四次抽签分配，共处理一百三十一艘，中国得三十四艘。

1947年6月19日，中国海军在上海成立接舰处负责接收日本舰只的准备工作，海军上校杨道钊任处长。6月20日，钟汉波奉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之命，赴日本九州接收日舰。6月29日，钟汉波搭乘盟军水上飞机前往佐世保，办理日军舰艇移交的一切手续并在佐世保港查验三十四艘舰艇。

1947年7月1日，在美国军舰若鹰号护送下，钟汉波率雪风号、初梅号、枫号等三艘驱逐舰和四阪号、海防14号、海防194号、海防67号、海防215号等五艘护航驱逐舰，共计八艘舰艇，从佐世保港起航先期回国。7月3日下午2时25分，第一批日偿舰艇驶入上海吴淞口，中国海军官兵登上各舰后，编队进入黄浦江。上海市民们奔走相告，纷纷登上江堤观看。傍晚，编队到高昌庙，在江南造船厂附近江面锚泊。7月6日上午9时，中国海军在高昌庙海军江南造船所D号码头举

行了接舰仪式。仪式会场上悬挂着“接收分配日本军舰典礼”的横幅和国际海上信号旗。200 多名日本舰员站在码头一边，参加了中国海军接舰仪式。中国海军第一军区司令方莹少将主持接舰仪式，军政官员和各界人士共 2000 多人出席活动。在激动人心的军乐中，各舰缓缓降下日本国旗，升起了中国国旗，在场人员全体肃立致意。换旗完毕，美军上尉高沙取出日舰交接证书，前日本海军中佐绪方和方莹分别在证书上签字。至此，八艘日本军舰正式归于中国海军。



▲上海江南造船厂接收第一批日本赔偿舰的现场

第二批日本赔偿舰只为茑号、杉号等两艘驱逐舰，对马号、海防 118 号、海防 192 号、海防 85 号、海防 205 号等六艘护卫驱逐舰，共计八艘舰船，在中国领队官为姚珣海军上校带领下，7 月 26 日从日本佐世保出航，7 月 28 日抵达上海龙华江面。7 月 31 日，中国海军少将方莹在日军茑号驱逐舰上主持了接收仪式。

前两批日偿军舰在中国海军上海第一基地完成接收后，鉴于港内泊港舰艇太多，拥堵不堪，并给江南造船所的保修工作造成很大压力，因此，方莹和海军接舰处处长杨道钊上校向海军总部提议，后续日偿军舰改驶他处接收。海军总部决定将余下的日偿军舰驶往中国海军青岛第二基地接收。

第三批日本赔偿舰只为宵月号驱逐舰，隐岐号、屋代号、海防40号、海防104号、海防81号、海防107号护卫驱逐舰，16号运输舰，共计八艘，在中国海军少校钟汉波带领下，于8月25日从日本佐世保出发，次日傍晚到达青岛港外大公岛海面。8月30日上午8时，中国海军在宵月号驱逐舰上举行接收仪式。中国海军第二军区司令董沐曾海军少将主持仪式。



▲青岛接收典礼开始，宵月舰上首次升起中华民国海军旗。

8月13日，盟军总部又把剩下的三十九艘日军辅助舰艇也进行了分配，中国抽得波风号驱逐舰，输送第172号运输舰，白崎号给粮舰，济州号布雷舰，驱潜第9号、49号驱潜艇，黑

岛号辅助布雷艇，扫海第14号、19号、22号辅助扫雷艇，共计十艘日舰，在中国海军领队官姚屿海军上校的带领下，于9月28日从日本佐世保出航，10月1日到达青岛港，10月4日举行简单隆重的升旗仪式，完成交接手续。

以上共接收三十四艘舰艇3.6万余吨，相当于战前中国海军舰艇总吨位的半数以上。因有些舰船已破损不堪军用，海军只留用了二十八艘，用中国的各市、县命名后服役。接收日本舰艇，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反侵略战争后第一次获得外国海军的战争赔偿。

中国海军在日本接收分配日舰的同时，还做了一件为民族雪耻的事情。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曾将清朝北洋海军的镇远号、靖远号等舰俘获。为炫耀其在甲午海战中的战绩，日本将镇远号、靖远号两舰各重4吨的铁锚陈列在东京上野公园，铁锚周围环立镇远号战舰的主炮炮弹10枚，再以镇远号战舰锚链围绕。几十年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经过该地，莫不掩面悲愤，中国海军人员更是感到奇耻大辱。抗战胜利后，海军少校钟汉波任中国驻日代表团联络官，受海军当局指示，将这些历史遗物索回，以雪国耻。经钟汉波少校多次交涉，日本终于在1947年5月将之归还中国。这些遗物后辗转至青岛陈放在国民党海军军官学校校园内，以激励后人不忘国耻。新中国成立后，镇远号战舰铁锚又被陈放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 收复台湾、澎湖列岛

台湾是中国最大的岛屿，与大陆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被迫

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澎湖列岛和台湾。”从此，台湾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达 50 年之久。《开罗宣言》明确声明：“日本所窃取的中国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

1944 年 4 月，国民党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任命陈仪为主任委员，做好接收准备。1945 年 8 月 26 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发出中字第十二号备忘录：

一、本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第二项规定台湾及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内之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由贵官负责指挥向本总司令投降；

二、刻本总司令又奉命接收澎湖列岛之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之投降，此地区内之日军，亦应由贵官负责指挥向本总司令投降；

三、希贵官立即召集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及台湾、澎湖之日军最高指挥或其全权代表，暨驻在上述地区与驻在中国之海军最高指挥或其全权代表，于九月二日以前齐聚南京，准备与贵官同时参加签字，并接收本总司令之命令。^①

1945 年 10 月间，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统一领导接收台湾工作。军队方面，陆军以七十军军长陈孔达、六十二军军长黄涛，空军以中校张伯寿等，分别在台北和台南负责接收日本陆军，海军派李世甲为接收台湾、澎湖日本海军专员。

李世甲受命后，在福州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名义，在报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军事（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49 页。

上转登海军总司令部命令，通知在抗战期间因编制紧编而精简的海军人员，与因病因事离职的官兵，均限期报到，酌量安排使用。数日内，录用了200余人，用作充实赴台接收的力量。又调海军陆战队4团（缺一个营）和一个海军布雷中队，连同收容归建的海军官兵共1500人，于10月16日，在4团团团长戴锡余和布雷中队队长林斯昌率领下，乘雇佣的大帆船二十艘，从马江出发，劈波斩浪，于10月28日到达基隆。李世甲率领参谋长彭瀛、参谋处长陈秉清、中校秘书长陈吉庐、中尉副官卢根乾、中尉军需官林文继和特务等，先于18日乘海平号炮艇由马江出发，19日晚到达基隆，翌晨进入台北，设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于台北教育公会堂。李世甲立即命令日本海军驻台湾司令长官福岛中将，克日造具投降官兵花名册和舰艇、炮械、弹药、财产、物资以及档案、图表、机密文件等清册各三份，听候接收。禁止对外通信，所有电台均由中方监视；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和各港口所布水雷，严令限期扫清，不得遗漏。

1945年10月25日上午，陈仪在台北教育公会堂主持了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坐在主席台上受降的是以陈仪为首的九位中国官员和陆海空三军将领，李世甲作为海军代表端坐主席台。主席台两边坐着盟国来宾和中国方面的高级官员。代表日军投降的是以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为名的五名日本海陆空军将领。

仪式开始，由陈仪宣读国民政府的命令，接着由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后由陈仪向全国广播受降经过，播毕即告结束。这确是划时代的事件，洗刷了中华民族50年来的耻辱，不仅解除了日寇的枷锁，而且获得了重握民族生存所系的海权。

10月30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向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安藤利吉发出军字第一号命令，要求“日本高雄警备府司令长官所属台湾澎湖海军部队（欠海军航空部队及台湾要塞部队）及拨刺部队之武装舰艇、装备、车马、军港、营建、厂库、设备、器材、物资并台湾澎湖所有军警公用船舶，文卷、书类，分别集中台北、基隆、高雄、马公、北港，自十一月一日由台北开始，向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所指定人员移交，受其区处”^①。

受降之后，李世甲令第二舰队参谋长彭瀛驻台北，为台北地区接收日本海军的负责人，并设海军基隆港口办事处，以海军上校参谋严寿华为处长，负责接收驻在基隆的日本海军。李世甲亲率海军陆战队4团直属部队和2营、布雷队等推进高雄左营军港，令该军港司令官黑濑贺少将悉数交出武器、物资，所有日本海军官兵均送入战俘营等待遣返。11月初，又率领部队渡海至澎湖列岛接收马公港，设海军马公办事处，以海军中校参谋叶心传任处长，负责接收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

经过近两个月的接收工作，共接收日本海军俘虏1.9万余人，分别就地集中管理，逐批遣返。其军械、弹药等由日方造册移交上报。日本海军舰艇在台湾所剩二三十艘，接收时除有三人操纵的潜水艇和鱼雷艇各四艘外，其余都是100吨左右的木壳驱潜艇和小型铁壳登陆艇，此外，还有蚊子快艇几百只。

对在台日军交出的军械、物资的点收，是在陈仪的统一领导下，分军政、陆军、海军、空军、宪兵各组进行的。日海军

^① 《抗战胜利后台湾日军投降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接收档案资料选·中国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命令》，载《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第62页。

航空队由空军组接收，澎湖地区的日陆军由海军组一并接收。军政组又分直接、间接接收。凡各陆军工厂、货场、病院、仓库、军事营由军政组直接接收；其他由陆海空军各组接收的军品、物资等，于集中完毕后，由军政组间接接收。

海军组分台北、高雄、澎湖三个地区接收。台北地区分武器舰艇、物资器材、通信器材等三组，高雄地区分五组，澎湖地区分三组，均以事务的简繁、人手的多少来划分。海军接收人力不算少，但仍感不敷分配。如基隆的要塞和各仓库，都只能派三四名士兵，大库加派一名班、排长，执行监视、指挥之责。日军人员陆续遣返后，只好把仓库严封后看管，至于库内通气不畅，物资受潮等问题，均未进行处理。点收工作从11月1日起，到12月11日结束。军械、器材、仓库物资都由日方造册移交，原地保管，军械集中储存，上报海军总司令部和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 收复南海诸岛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南海中众多岛屿的总称，主要散布在海南岛以东和以南的广阔海面上，按照地理位置不同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1932年，法国悍然宣布占领了西沙群岛的永兴岛；1933年7月，又强占南沙群岛中的九个岛屿。对此，国民政府多次提出抗议。1939年，日军强占了海南岛，又进占西沙和南沙，并把南沙群岛划归台湾高雄市管辖，赶走了法国人。

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规定，日本将其侵占的台湾连同南海诸岛一并归还中国。日本投降后，日军先后从南海诸岛撤离，国民政府开始筹划接收南海诸岛，决定由海

军总司令部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并由海军派兵进驻各岛进行驻防。1945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收复了台湾。12月8日，台湾省气象局派员乘帆船成田号，自高雄出发，12日下午5时30分，到达林岛登陆，竖起中国国旗。13日，派员登岛调查岛上情形，并在测候风力塔南5公尺处植一木牌，正面写上“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气象局接收完了”，背面写上“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政府在接收了离大陆较近的东沙群岛后，又开始着手收复南沙、西沙群岛。

1946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管辖，命海军总司令协助广东省政府接收，并由海军组成南下舰队派兵进驻各岛。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国海军总司令部研究决定，调护航驱逐舰太平号、驱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号和中业号组成舰队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任命海军上校林遵为指挥官，海军上校姚汝钰为副指挥官，率四舰进驻西沙、南沙群岛；在每岛驻军后设海军电台一座，驻陆战队一个排，编设人员五十九名，直属海军总司令部指挥，并派两名上尉为西沙、南沙群岛电台台长；每岛装备250瓦功率的发报机组及相应设备、25毫米口径机关炮9门、机枪4挺、长短枪22支；每半年补充供给一次，驻岛人员每年轮换一次，驻岛期间支领三倍薪金。

在国民政府接收南海诸岛时，法国政府也打算乘机重新占据西沙群岛，派出了军舰在南海海域频繁活动。1946年10月5日，法国军舰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岛上竖立了石碑。国民政府对法舰侵占中国领土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并决定于当月及1947年1月4日与法方谈判，要求法军立即撤离。因为越南战事紧张，法国人忙于战事自动放弃谈判，收复这些岛屿对国民政府来说刻不容缓。



▲赴南海前，林遵（中立者）于太平舰与指挥官官合影。

1946年10月26日，南下舰队太平号驱逐舰、永兴号驱逐舰、中建号和中业号坦克登陆舰等四舰在上海吴淞港口集中；10月29日，在林遵率领下，由上海黄浦江口出海南航。出航前各相关部门派出了代表一同随往，空军派出的代表为蒋孝棠、仲景元，联勤总部代表为戴蕃填，广州行辕代表为李思逊，海军海道测量局代表为刘天民。

11月2日，南下舰队续航至虎门，林遵率领舰队参谋和各舰舰长拜会广东军政负责官员，并会见了广东省接收各岛的负责人，交换工作情况，补充修订行动方案。广东省行辕主任罗卓英为舰队官兵举行了盛大的酒会，勉励海军官兵不畏艰难，完成收复南海诸岛的光荣任务。广东省政府派政府委员肖次尹为接收西沙群岛专员，省府顾问麦蕴瑜为接收南沙群岛专员。11月6日，南下舰队驶离虎门，经珠江口、三亚，8日抵达海南榆林港。

南下舰队执行任务期间正值冬季，海上风力较大，不适合出海执行任务。但是，接收西沙、南沙的任务时间紧迫，关系

到国家领土的完整，林遵下令舰队于11月10日出海。第一次出海航行了十多海里后，遇到海上强风，舰队迫于无奈只好返航。11月19日，林遵决定第二次出海，舰队航行100海里后，遇到台风，舰队如再向前航行，有舰毁人亡的危险，舰队被迫第二次返航。

两次航行无功而返，耽误了一些时间。为尽快收复南沙、西沙岛屿，林遵决定，舰队分头行动，由舰队副总指挥姚汝钰率永兴号、中建号两舰进驻西沙永兴岛；舰队总指挥林遵率太平号、中业号两舰进驻南沙群岛太平岛。11月24日凌晨，姚汝钰率永兴号、中建号两舰到达西沙永兴岛，在礁环1海里外抛锚，舰队参谋张君然首先率战斗小组登陆搜索，发现“岛上有残破不堪的建筑四五间，岛边有一长约200米的栈桥，但未见有人”^①。于是在一座较高的建筑物的残垣断壁处竖起旗帜。随后，舰队按原定部署组织人员登陆，抢运物资，搭建活动营房，构筑工事，修建炮位。经过五昼夜艰苦工作，进驻工作才告大体完成，驻岛官兵生活设施安排基本就绪。11月29日上午，舰队派出仪仗队，随同国民政府中央各部代表、广东省接收专员和驻岛人员，举行了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揭幕仪式。安放了纪念碑，并在纪念碑正面精刻了“南海屏藩”四个大字，背面刻了“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立”。至此，海军完成了进驻西沙群岛任务。

12月9日，林遵率太平号、中业号两舰第三次出发前往南沙群岛，12日中午抵太平岛西南方抛锚，登陆搜索，此岛系一孤岛，岛上未见有人居住，“岛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小日

^① 胡洪波：《抗战后中国收复西沙群岛纪实》，载《世纪之声》1996年第2期，第35页。

本’修建的纪念碑，上方绘有日本国旗，下方写着‘大日本帝国’五个字”^①。进驻海军官兵将日军修建的纪念碑摧毁，并在岛上修建了营房，在较突出的台基上竖立了一座纪念碑，碑身为方锥形，四面刻字，正面刻“太平岛”三个大字，背面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碑左侧刻“太平舰到此”，右侧刻“中业舰到此”。立碑竣工后，举行了隆重的接收南沙群岛仪式，海军官兵升旗鸣炮，并摄影留念。15日上午，两舰告别太平岛，沿途巡视了南沙群岛北部的南钥、中业、双子等岛屿后，于20日返回榆林港。



▲林遵率编队登岛后，立碑留影。此碑正面刻“太平岛”，背面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重立”；左面为“太平舰到此”；右面为“中业舰到此”。该碑至今仍立于太平岛。

^① 胡洪波：《抗战后中国收复西沙群岛纪实》，载《世纪之声》1996年第2期，第35页。

随后中国海军还重新命定了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个群岛及各个岛、礁、沙、滩的名称。1947年元旦，海军总司令部电令嘉奖参加接收南海诸岛的官兵，命令进驻西、南沙群岛的舰队留驻广州，就近处理两群岛事宜，并筹备春季补给工作；舰队筹组海军珊瑚岛电台，于春季补给时进驻珊瑚岛。

1947年5月，根据广东省提议，国民政府命令海军代管各群岛行政工作。海军总司令部随即在西沙和南沙设置了两个管理处，任命进驻舰队的张君然为西沙群岛管理处主任，海军总司令部训练处参谋彭运生为南沙群岛管理处主任。另外，海军总司令部还在广州设立了黄埔巡防处，任命姚汝钰为处长。除永兴号战舰在广州驻防，配合巡防处和西沙、南沙外，其余各舰驶回总部。

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把持着中国的海关，控制着交通口岸，其军舰、商船在中国的领海和内河自由航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为恢复主权展开了外交斡旋，几经周折，终于在1943年1月11日正式签订了中美、中英新约。除九龙半岛、香港岛外，英美政府正式撤销了在中国的所有特权。随后，中国又和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法国、瑞士、丹麦、葡萄牙等国签订了类似条约。这样，百年来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基本都被废除了。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通过对日受降和收复海疆，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领土和领海主权，而且还公布条例，实施对领海港湾的管理权。1946年，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颁布《外国军舰入我领海及港口暂行办法》计十三条。其要点如下：

一、外国军舰请求进入中国领海及港口，须通过其使馆取得中国外交部同意；

二、外舰来华的任务须为非军事性的，如其任务有关军事或其他特殊性质，或拟赴地点在中国开放口岸以外的，须由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会商办理；

三、各地方政府、海军机关在没有接到中央机关通报的情况下，对企图进港的外舰应予阻止；对已取得中国政府同意的，要注意其行动，发现与原报任务不符的，要阻止它的活动，同时电告海军总司令部转请外交部，向该国使馆交涉，责令立即驶离。

这个暂行办法作为我国政府恢复领海主权的一个里程碑已永远载入史册。

中国海军抗战评析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来在反对外来侵略中第一次取得全面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优秀儿女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生死决战，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海军的广大官兵也不畏强敌，舍生忘死、奋力拼搏，为最终击败日本帝国主义立下了战功。历史没有忘记中国海军的浴血抗战史，中国人民也将牢记中国海军抗战的英雄们，并以此为鉴，面向未来，建立一支强大的保卫家园的海军力量。

一、中国海军是在与日本海军实力相差极为悬殊的条件下展开对日作战的，通过中国海军的顽强作战，为国民政府的转移和军事部署赢得了时间。中国海军在长江沿线对日作战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淞沪战役爆发前夕起到南京陷落时止（1937年8月—1937年12月）。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协同陆军进行淞沪作战，并在江阴方面实施封锁，使日本海军无法沿长江水道进逼南京。中国海军在江阴要塞阵地坚守一个多月，击沉、击伤日舰十余艘，日军占领江阴要塞阵地后，为打通阻塞线花费了大量时间，中国海军以舰队和要塞实力封锁江阴，使日军舰艇四个月时间内不能由长江下游上驶，为国民政府江阴上游部署防御线争取了时间。第二阶段从南京陷落时起到武汉会战结束（1938年初—1938年10月）。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阻止日本海军军舰沿江西犯，马当、湖口、田

家镇、葛店要塞战和阻塞战使日本海军在此受阻了十个月，为部署重庆保卫战争取了时间。陈绍宽曾对马当要塞作战作出评价：“马当的阻塞，直把敌人军舰压迫在芜湖方面，达半年之久，其间给我们争取了许多有利时间，来从事保卫大武汉的军事配备。”^① 第三阶段从武汉会战结束时起到抗战胜利止（1938年10月—1945年8月）。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卫荆河、湘江、川江，阻止日本海军沿江进犯陪都重庆，同时破坏长江日占区的水上交通线。陈绍宽在《海军抗战纪事》中说：“吾人所引为自慰和自勉者，厥为沿江正面阵地，在我雷区封锁与海军炮队防守之两重力量控制下无一处被敌突破，使其不得不畏难而放弃由水路进攻溯江西犯计划，而采用陆军迂回兜击之笨拙战略。”^②

二、中国海军沿江沿河对日作战，延缓了日本海军进攻的速度。在以上三个阶段对日作战中，中国海军根据战场的客观情势和本身实力的变化分别实行阻塞战、要塞战、水雷战三种行之有效的战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美梦，完成了消耗战、持久战的使命，延缓了日本海军进攻的速度。中国海军除沿长江对日作战外，在沿海地区也针对日军采取阻塞战、要塞战、水雷战等多种战法，与日本海军进行了殊死搏斗，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淞沪战役打响时，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叫嚣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但日本海军从水路突入的军事行动，受到中国海军的节节阻遏。武汉失守后，日军舰艇一直蛰伏在石首以下的岳阳江面竟达一

① 陈绍宽：《三年来海军抗战工作之检讨及今后发展之方针》，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6页。

② 陈绍宽：《海军抗战纪事》，载《海军抗战事迹汇编》，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1年版，第23页。

年零九个月之久。1940年宜昌失守后，中国海军的水雷战、布雷游击战则使日本海军不能控制荆河地区，更无法驶入川江进犯重庆。中国海军在处于极端劣势的情况下“再折再励”，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换来了辉煌的战果。据档案资料统计，到抗日战争结束时，日伪舰船在日军侵华期间共损失三百多艘，其中大部分是被水雷击沉炸伤的。在山东、浙赣、闽厦、粤桂等地沿海和内河，也迟滞了日军的进攻步伐。日本海军在中国水路的侵略行动，处处捉襟见肘。所以，日本海军力量尽管颇为强大，却未能充分发挥其优势。日本陆军由于得不到海军支援而遭到失败。

三、中国海军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海军，同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陆海空三军中，最有希望施展身手、最有把握轻易取胜的是日本海军，然而实际上恰恰是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中屡遭挫折，中国海军给日本海军以重大杀伤。同时，中国海军为“保国家之主权，争民族之生存”，数千名海军官兵英勇地牺牲了，绝大多数舰艇悲壮地沉没了。1941年4月，海军堵塞各港口舰艇共十五艘，22895吨，占原总吨位的44.6%；抗战中被日本空中力量炸沉了三十一艘战舰，21127吨，占原总吨位的41.3%；尚存舰艇十三艘，7266吨，占原总吨位的14.1%。到8月，又有三艘战舰被日军炸沉，中国海军长江舰队仅存十艘战舰。^①广大海军官兵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万古长存！江阴海空血战、中山舰海军官兵喋血金口、长江敌后布雷队的艰辛布雷行动是其中最为感人的几个篇章。

四、中国海军抗战血的教训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

^① 牛淑萍：《中国海军长江抗战初探》，载《安徽史学》1999年第1期，第85页。

财富之一。海军抗战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无海防即无国防。中国作为一个滨海之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就不可能有巩固的国防。政府与民众必须对海军的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切莫重蹈历史覆辙。现代战争是立体作战，海陆空三位一体，不可偏废，“厚陆薄海”“舍海言空”都是极端错误的。历史表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 1.8 万余公里海岸线和辽阔海域的大国，为了开发利用海洋，保卫祖国的安全，反对外敌从海上侵略，必须高度重视海军建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